

“瞧你说得多粗野？”飞燕回避他的目光；“你在姑娘们面前，是这么放肆的？”

“从前不是，现在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经此巨变，我要彻头彻尾成为一个无聊的江湖人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这一来，我的心理上就没有负担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笑得阴森：“我发现你们江湖人所行所事，其一是不把别人当人看，也不把自己当人看。其二是随时随地可以杀人，也随时可能被人所杀。其三是讲仁义道德讲理性的人，是活不了多久的。从现在起，将会有许多狗养的畜生要倒霉了，我就要把江湖闹个天翻地覆的，刮起血雨腥风。”

“你这种转变很可怕……”

“你将会看到更可怕的，所以你在心理上必须有准备，除非你离开我远一点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意思？”飞燕悚然问。

“因为你将发现，接近我必定会为自己带来许多是非意外和不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将会发现自己成为他们迁怒的对象，将会不断发生这次被波及、被掳劫、被凌辱的故事。这也是你们江湖人劣根性之一：欺善怕恶，迁怒弱者。好了，不要多说了，你是一位好姑娘，好自为之。”

“凌风……”飞燕急叫。

可是。晁凌风已经走了，身形冉冉而去，眨眼间消失杏树林深处。

夜来了，孙家大院毫无动静，十余栋房舍黑沉沉，没有灯光，不见人影。

二更过去了，三更天依然毫无改变。

五更初，五个夜行人越墙而入，消失在黑暗的内院房舍深处，毫无声息发出，像五个鬼魂。

不久，小厅堂中终于出现灯火。

共有七个人聚会。

其中两人显然是匿居在内的，孙家大院内并非无人留驻，而是留驻的人不外出走动而已。

“真的毫无动静，这一天一夜中，的确不曾有人前来窥探踩线。”留驻的一位大汉坚决地说：“即使是最没见识的人，也不会再来踩探放弃了秘窟。”

“晁凌风不是最没见识的人，飞燕也不是初出道混混。”那位佩了开山斧的中年人冷冷地说：“昨晚到处行凶，指名追查他俩的一群神秘人物，更是可怕的武功超绝老江湖，其中很可能有人前来寻找线索，你们留在此地的人千万不要大意。”

“闲话少说。”为首的青衣人不耐地挥手：“长上派人传下话来，晁凌风与飞燕杨娟，很可能与昨晚大开杀戒那群神秘人物有关，咱们必须留意他俩

的一举一动。你们留驻此地的人，发现任何动静，皆需以急足向上察报，如无制服他们的把握，不可逞强贸然出手，以免反而落在他们手中，知道吗？”

“晁小辈又没有三头六臂，上次不是被神针玉女轻易地擒获了？”一名大汉气虎虎地说：“咱们这许多人，明枪暗箭齐施，难道就对付不了他？长上似乎有点反常，起初并不在意晁小辈，现在却将他列为劲敌，是不是太抬举这初出道的小辈了？哼！”

“孙兄，你不要不服气。”为首的青衣人好言相劝：“各方面的人都在找他，近期内将有不少武功超尘拔俗的高手名宿，应召前来对付他，咱们这些小有名气的人，还是暂且避开他才是上策。长上传下话来，要通知咱们的人尽快撤离已经暴露的秘窟，孙家大院正是其中之一，所以你们必须尽快设法撤走。”

“天一亮咱们就撤。”留驻的大汉悻悻地说。

“那就好。时光不早，咱们要到他处传讯，该动身了，这里的人必须千万小心，咱们走。”

五个人喝掉杯中茶，离座而起。

门缝中突然传入一声怪啸。

声虽低但入耳清晰。

五人脸色一变，为首的人机警地迅速吹熄了桌上的灯火，厅中立即陷入黑暗中，全宅寂静如死。

外面是一座供女眷游乐的后花园，栽了花木建了亭台，黑夜中似乎鬼影憧憧，夜风一吹，花木枝叶摇摇。

尤其是竹枝发出的摩擦声音，最为令人心为之紧。

一个修长的黑影，屹立在花树棋布的草坪中心，不言不动鬼气冲天，像是刚从地府深处来到阳世的鬼魂，阴森之气慑人心魄。

“你们准备得相当完善。”黑影的语音也充满了鬼气；“传讯的人具有自保的实力，暗中另派高手保护，足以对付有意袭击传信人的狩猎者。你们已经发出警讯，打算里应外合，反猎我这个狩猎人。在下等你们完成布网，现在该现身了吧？”

微风飒然，黑影一闪即至。

“阁下的蹑踪术真的不错。”现身的蒙面佩剑人也用带鬼气的语音说：“身法飘忽如魅，定非泛泛之辈，乍隐乍现有如鬼魅幻形，江湖道上罕见你阁下这种轻功高手，亮名号。”

“不久自知，该亮名号时，在下定亮。你们负责保护的人共有三位，反追踪的技巧无与伦比，值得骄傲。”黑影的嗓音沉静从容：“何不一起现身？在下只有一个人，你们不会害怕吧？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在下知道你们害怕，蒙面巾一直不敢除去。”

“蒙面是咱们的标志，你阁下应该知道咱们并不害怕。阁下追蹑在敝同伴身后前来、不知有何用意？”

“来找诸位讨消息。”

“甚么？讨消息……”

“正确地说，要口供。”

“大胆！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这种话？”

“不知道，在下也不需要知道。既然你脸上用遮羞布掩去本来面目，用

意就是怕被人知道身份底细，必定不是什么有头有脸人物，在下不必知道。”

“哼！等老夫把你弄得半死不活之后，再告诉你老夫是不是有头有脸人物。”

黑影疾闪而来，是穿裙的。

“尤老小心，他是晁凌风。”穿裙的黑影急叫。

可是，已晚了一步，尤老声落人已闪电似的扑上了，左爪前坤，右爪下沉，一前一后一上一下，速度与劲道极为惊人，爪攻出才听到高速破空的气流激荡声，忿怒之下出手，用了全力志在必得。

晁凌风早有准备，早就料定对方被激怒之后，必定用可伯的致命绝学一击。

他的手更快，似乎快了一倍，出手的劲道对方无法看出，奇准地斜搭上对方的左爪背近腕处，马步向下沉向后侧退。

太快了，谁也无法看出变化。

五指一搭的刹那间，他感到对方手上传来的反震刚猛怪劲十分惊人，而且灼热如焚，假使他不是手上运足了神功，手一搭上对方的爪背，五个指头可能被震碎，或者皮裂肉焦。

像是玄门神功三昧真火，对方的一双手真的有似烙铁，爪下无坚不摧，被抓实那还了得？

一声狂叫，尤老飞翻而起，平空中翻腾两匝，却未能安全着地，砰一声摔倒在两丈外，几乎攒中那位穿裙的女人，摔了个手脚朝天狼狈万分。

女人既然敢抢出向尤老提警告，武功必定比尤老高明，但做梦也没料到尤老出手枪攻，一照面便灰头土脸，因而大吃一惊，心底生寒。

还来不及有些反应，晁凌风已找上了她，一掌当胸长驱直入，现龙掌吐出便已及胸。

黑夜中拼搏，全凭经验与本能攻击防守，不可能完全避免被对方击中，问题是击中的地方是不是要害，以及是否禁受得起打击。

女人经验丰富，晁凌风则禁受得起打击，双方势均力敌，一照面间，便电光石火似的攻防了十余招。

经验是累积而获得的，晁凌风每搏斗一次，便多获一分经验。

女人虽然武功惊人，但在他手下仅能获得短暂的优势，十余招一过，便被他领悟出反击的技巧。

一声冷哼，他的掌排开女人浑雄周密的防卫网，斜拍在女人的右肋下，如山劲道突然进爆而出。

砰一声大震，女人倒摔出丈外，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呻吟着挣扎难起。

两人交手说来话长，其实为期极暂，女人被击倒，那位被攒飞的尤老仅来得及挣扎着站起。

第三个黑袍蒙面人，刚好从另一角落，以令人震骇的奇速扑出。手中剑发出龙吟虎啸般的慑人心魄振鸣，身剑合一比虹而至。

晁凌风身形如电，一晃之下便在剑尖前失踪，却出现在列站起的尤老身旁，毫不客气地一掌将尤老重新击倒，信手拿了尤老的剑。

“阁下的修为已臻化境，剑上已经可以发出剑气伤人。”他拔出夺来的剑，去掉剑鞘向青袍人叫：“居然蒙面遮羞，成了见不得人的货色，冲上来！”

青袍人正剑化电虹，无畏地向他冲来。

“铮！”震鸣刺耳，火星飞溅。

电虹在他的剑前震扬而起，而他的剑尖却长驱直入，到了青袍人的右胸前。

青袍人大骇，扭身闪避沉剑急封。

噗一声响，他的剑把云头，重重地反撞在青袍人的小腹上，贴身、转剑、反撞，其快如电，一气呵成。

“嗯……”青袍人俯身拖剑急退。

“啪！”耳光声震耳。

“哎……”青袍人惊叫，仰面摔倒。

三位可怕的高手，全部躺下了。

“你……你这是什……什么赖皮剑术？”掩住小腹正要挣：扎站起的青袍人怪叫：“简……简直是泼皮打法……”

“不错，这是赖皮剑术。”晁凌风拂动着剑说：“在下用剑接招，没错吧？一耳光把你揍倒，也没错吧？你又何必计较对手用什么剑术？能击倒对方就是胜家，胜家就是高明的人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以为你是剑术名家？”

“二十年来，老夫剑下十战九胜……”

“你少臭美。把剑拾起来，在下用剑让你开开眼界，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青袍人咬牙切齿拾剑，似乎腹部仍感到不好受，俯身慢慢抓住了剑把，慢慢地作势挺身而起。

“你如果再次突袭，在下一定杀死你。”晁凌风冷冷地说：“你既然自认是剑术名家，就不能有刚才突袭的有失风度举动，在下不会原谅你这种人。”

青袍人的确准备创造第二次突袭的机会，知道诡计落空，只好迅速地挺身站稳，亮剑立下门户。

剑气再发，杀气涌现，青袍人的内力驭剑极具威力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晁凌风伸剑问。

至少，在声势上他就差了一大截，剑上连剑气也不能发出，更缺乏霸道的慑人气魄。

不论是出剑的气派，或者驭剑的功架气势，皆平平凡凡毫无过人的表现，比青袍人那种气势磅礴的情景完全不同。

青袍人看破好机，立即发起雷霆万钧的抢攻，冷哼一声，剑虹射到，身到剑及，风雷骤发。

他的剑毫无力道地楔入对方剑虹织成的剑网，可怕的剑气竟然排不开他伸入的缓慢剑影。

青袍人的剑网非常的绵密，但似乎仍有一道几微的间隙，而他的剑，恰好从这一丝几微间隙中楔入，然后剑势突然加速，加快了数倍，疾射青袍人的右肋。

“铮！”剑鸣震耳，人影乍分。

青袍人反应快速绝伦，居然在千钧一发中沉剑自救，险之又险地封住了这神乎其神的一剑，同时疾退八尺脱出险境。

一幅袖桩，突然飞出丈外，翩然飘落尘埃。

是青袍人的袖桩，因沉剑自保而触及晁凌风的剑，不可思议地被削落

了。

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确是发生了。晁凌风的剑并非是吹毛可断的神刃，柔韧的袖桩，怎么可能一触即断的？

剑与袖接触的方向是平行的，袖根本不可能与剑锋相交接触，除非是在行将接触的刹那间，剑锋恰好扭转，从直点改变为斜拂。一如果是扭转斜拂，这表示晁凌风的剑临时改变目标，也就表示青袍人能逃出剑下，并不是幸运，而是晁凌风无意伤人，有充裕的时间改变剑势更易目标。

青袍人骇然稳下马步，意似不信地瞥了自己的衣袖一眼。

“你驭剑的内功很不错，剑术也狂野泼辣。”晁凌风轻拂着剑向青袍人移步接近：“但要想在晁某面前侥幸，无此可能。阁下，你愿意招供吗？”

一招受挫，青袍人失去信心。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”青袍人惊惶了：“要什么口……口供？”

“你们的长上是谁？”晁凌风沉声问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招，在下会……”

“老夫迄今为止，还没看过长上的庐山真面目。”青袍人急急地说；“与老夫打交道传口讯的人，全是戴了头罩的人。咱们这些人中，只认信记不认人。”

“你们的分辨信记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……嗯……”

被击倒吐血的女人，本来侧坐在青袍人的右后方不远处行功调息，这时突然跳起来，前掠八尺虚空一掌拍向青袍人的背影。

晁凌风想阻止，已无能为力。

青袍人身形前冲，向晁凌风冲去。

晁凌风飞跃而起，从青袍人顶门上空飞越，猛扑女人，不用剑而伸出左手，虚空向下抓。

女人仅退了一步，晁凌风已飞越青袍人下降。

“啪！”女人一掌反拍在自己的印堂上，知道跑不了，因而自行了断。

晁凌风的破空抓劲慢了一刹那到达，女人已仰面倒下去了，印堂内陷，颅骨已裂。

青袍人也向前栽倒，挣扎了几下，再也爬不起来了，口中鲜血狂流而出。

晁凌风心中一凛，这鬼女人杀了同伴灭口，自己也自杀以免被逼供，显然地位比青袍人高，很可能是直接指挥青袍人的人，他失去一个重要人物，得不到口供了。

他转身寻找被他击倒的尤老，可是，尤老已不知何时溜走了。

他不死心，迅速进入房舍，希望能拽住屋内的人逼取口供，他知道屋内至少还有五六个人。

黑夜中屋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任何角落也可以躲藏，到何处去找人？想得到必定白费劲。

辰脾左右，他才回客店，退了房间取走了行李，匆匆出了宾阳门，到了城东的郊区。

不能在城内闹事，城内活动不易，举动皆在对方的监视下，他必须出

城找地方隐起行踪，化明为暗方能办事，方能避免受制于人。

他在东湖的南岸一处小村落，向一家姓张的农户借住，还以为真的可以摆脱对方的追踪。

小村仅有十余户人家，位于东行的大道旁，这地方不适宜隐身。他毕竟缺乏江湖上的经验。

他打算午后再到东湖走走，或许能碰上一些人打听消息。

上次在东湖碰上了不少人，这些人应该可以供给他一些线索。

整理好借住的简陋客房，正想小睡片刻养神，门外已传来脚步声。

“晁公子。”主人张老农在外叩门：“外面来了七八个人，要求见公子爷。”

“哦！是些什么人？”他拉开房门问。

“他们不说，只说见面自知，有男有女，佩刀技剑。公子爷，请千万小心。”

“多谢关照。”他由衷地说，举步向外走。

出了院门，他颇感意外。

八位男女，他认识两位。

一是太极堂的追魂夺命刀楼炉主。

一是上次在东湖拦住他的美丽小姑娘。

原来这美丽的小姑娘，是太极堂的人，而且地位甚高，八个人显然以小姑娘为首。

他曾经对这位小姑娘甚有好感，想不到小姑娘却是太极堂的重要人物。

小姑娘那天穿得朴素，像个小家碧玉，今天却是穿水湖绿劲装，外罩薄绸同色披风，气质完全改变，变得明艳照人，风华绝代中带有三五分英气，佩的剑光花出色，比公冶纤纤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比起飞燕杨娟，似欠三两分成熟，但青春少女的气息，却比飞燕容易吸引人。

天下的男人们，谁不喜爱青春少女？

“诸位消息真灵通。”他出门微笑：“在下刚到片刻，诸位就找上门来了。楼老兄，有何见教？”

追魂夺命刀的身份地位。在其他六位同伴中，显然排名在最后，因为所站的位置在最外侧。

“堂主的千金，特来求见阁下。”追魂夺命刀讪讪地说：“不敢相瞒，敝堂派有眼线，留意阁下的动静，所以知道阁下的落脚处，因此……”

“因此前来会晤？说吧！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“小姐，这位就是晁爷。”追魂夺命刀向小姑娘欠身说：“晁凌风，晁爷，这是堂主的千金冉芳华冉姑娘。”

“幸会幸会，冉姑娘。”晁凌风抱拳为礼：“那天在东湖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……”

“该说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晁爷。”冉芳华羞红着脸，神态十分动人：“那天一指高升该是晁爷赶走他的，而非公冶姑娘所逐走……”

“姑娘料错了，那天确是公冶姑娘把一指高升迫走的。请问姑娘，找在下有何见教吗？”

“奉家父所差，请晁爷至小洪山镇小叙，请教晁爷被劫持的经过。”

“这……其实，在下迄今仍然查不出那些人的底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下被暗算劫持的事，与一帮一堂无关，而一帮一堂却为在下的事而流血火并，

在下深感遗憾。目下满城风雨，谣言满天飞，在下委实不宜与任何一方的人往来，以免引起更深的误会。令尊的盛意，在下恕难应召，姑娘请谅。”

“晁爷，请务必成行。”冉芳华坚决地说。

“很抱歉。恕难从命。”他也坚决地拒绝。

一名中年人哼了一声，鹰目闪闪生光。

“阁下。”中年人沉声说：“堂主的千金可是一番诚意，阁下不必推三阻四。一帮一堂为了阁下的事，死伤甚惨，在情在理，阁下也该有亲自出面交代的必要，要不就是作成心虚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晁凌风不悦地抢着问：“好一个作贼心虚，你说话的口气，是贵堂主所授意吗？”

他本来就对太极堂有成见，总觉得九天玄女于天香，设谋劫持青龙帮的少帮主，不论任何方面都是不合道义的事，主观上就认为太极堂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五十二命的客船血案，要说太极堂毫无干连，那也是难以令人心服的论调，至少大多数江湖人不以为然。

虽则金狮曾经义正辞严向他保证与太极堂无关，但要说他完全相信，那是欺人之谈，他心中有疙瘩乃是情理中事。

这位中年人的口气，勾起了他心中的怒火。

“晁爷请息怒……”小姑娘一看不对，赶忙出面劝解。

糟了，他更冒火啦！

“冉姑娘。”他虎目怒睁：“你居然不先制止你的人胡说八道，看来，你是有意带人来示威的了。”

“晁爷，请听我说……”冉姑娘毕竟也是少见识的人，处理不了这种突发事件，急于解释，反而弄得更糟。

“在下没有听你说的必要。”他大声说：“你一度曾经指责在下说谎，所以在下不相信你，因为你把真话当作谎言。你们走，有什么事，你们去找妙手空空柏大空，因为他拍胸膛包揽了你们一帮一堂的过节，与我晁凌风无关，请不要来打扰在下的清静。”

来的八个人中，除了冉姑娘年纪比他小之外，其他的人包括追魂夺命刀在内，年岁都比他大得多。这些自命不凡在江湖玩命的人，怎受得了他一个后生晚辈的怒责？

那位紧跟着冉姑娘形同保镖，相貌威猛高大魁梧的中年人，立即怒容满脸，虎目怒睁。

“姓晁的，你这人火气怎么这样大？”中年人沉声说：“不要以为本堂的弟兄尊敬你，你就……”

“你简直在放屁！”他粗野地叫：“看你们这种声势汹汹的鬼样子，这叫做尊敬？如果不尊敬，岂不是要把在下踩在脚底糟蹋？哼！在下的确火气大，当在下被一群狗养的杂种，用阴谋诡计掳入地牢，用金针过脉制了十三条经脉，再上绷架绞桩灌辣椒水逼供，要在下心平气和与你们这群不知感恩的人表示驯服，你是昏了头。我警告你们，在晁某尚未查出凶手之前，贵堂难免涉嫌，所以你们最好识相些，离开晁某远一点，不然，哼！”

他愤然说完，扭头往农舍走。

“晁爷……”冉姑娘惶然叫。

“小姐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”中年人阻止姑娘多说：“看他那精神抖擞

的神气样子，像是被金针过脉上绷架绞桩折磨的人吗？”

“成副堂主……”

“小姐，请让本副堂主处理。”中年人用具有权威的口吻说：“金狮宋副堂主说这小辈如何了不起，本副堂主却是不信，不将他带回小洪山镇，如何向堂主交代？不能与这小辈来软的，哼！”

他止步候然回身，冷然注视着夸海口的成副堂主。

太极堂有三位副堂主。

金狮宋斌是首座副堂主。

金狮之所以能位居首座，并非因为武功居首，而凭声望、人缘、为人公正尚义而获致。一个领导人才，不可能是样样第一的超人。

金狮知道晁凌风非常了不起，但这位太极堂的第二位副堂主镇八方成君豪，却不相信有关晁凌风的一切传闻，只相信亲自目击的事。

自命不凡的人，大多数不相信传闻。

“你想来硬的？”晁凌风轻蔑的态度和口气，立即引起镇八方的愤怒。

“不错。”镇八方怒声答：“对付你这种毛躁幼稚，胆大妄为的小辈，唯一的办法，是毫不留情加以惩戒打击，免得你日后闯出更大的祸事来。”

“冉姑娘。”晁凌风转问冉芳华：“你不打算阻止这位狗屁副堂主胡说八道吗？”

火上加油，镇八方怎受得了？不等冉姑娘有所表示，镇八方已疾冲而上，大手一伸，金豹露爪劈胸抓到，要用擒拿手法擒人。

晁凌风突然疾退八尺，身形一晃，随即侧射丈外，似乎在刹那间连换三次方位。

这瞬间，镇八方已经双手连攻三招，原来那一记金豹爪是虚招，招发即变，掌进身随，三记凌厉无匹的劈空掌势若雷霆，内劲破空声如隐雷，掌力已可伤人于八尺外，内功修为已臻炉火纯青境界，难怪敢夸海口。

“在下已从阁下的神意中，看出你的意向。”晁凌风拉开马步沉声说：“在下不怪你动杀机，却不原谅你这种毫无成名人物风度的攻击手段。”

镇八方心中暗惊，没料到突击居然落空，三记劈空掌已浪费了三成真力，碰上了劲敌，心中一惊，便不敢再出手枪攻，立下门户暂取守势，全神待敌。

晁凌风似已料到对方已失去信心，一声低啸，扑上了，无畏地走中宫强行欺上，行正面强攻。

镇八方吐气开声，连发两掌。

劈空掌力在晁凌风的巨掌挥拂下，消散于无形，隐雷似的破风声，变成了泄气的异响声。

近身了，巨掌排空直入。

“啪！”镇八方挫马步硬接，劲气四荡。

力与力的拼搏，功深者胜。

镇八方惊叫一声，踉跄暴退三步，马步一乱，右掌不住发抖。

晁凌风唔了一声，一闪即至，掌发似弃雷，四声打击及体震响传出，似是四声同时爆发，四掌全落在镇八方的胸腹部位。

“呃……”镇八方终于支持不住了，双手无法封住对方沉重快速的打击，挨了个结结实实，连一掌也没封住，直撼内腑的力道击散了内功，气散功消如击败革。

“吧嗒！”镇八方仰面摔倒，手脚全松了。

四把刀剑同时扑到，阻止晁凌风扑向镇八方。

一声沉叱，晁凌风像扑入羊群的猛虎，从刀剑丛中强行切入，掌劈脚飞有如电耀霆击，四位高手像撒豆似的，向四方飞跌。

一声娇叱，冉姑娘及时加入，叱声中纤掌已光临晁凌风的左肋，她必须阻止晁凌风痛击她的部众。

“啪！”晁凌风硬封住她的掌。

一阵令人目眩的抢攻随即展开，双方以快打快奇招迭出，攻得猛烈防得绵密，片刻间各攻了十余招之多，与先前晁凌风力拼镇八方的内功相搏完全不同，各展所学以拳掌招式取胜，看谁能击中对方的要害。

晁凌风如果不是早先对冉芳华有好感，他必定以内力行致命一击。

他感到有点困惑，这位小姑娘的拳掌变化十分泼辣诡奇，似乎比冷剑的女儿景春莺，修为相等而经验要丰富些。

他所见过的四位小姑娘，武功修为似乎都相差不远，似乎都比老前辈的高手名宿强，果真是江湖无岁武林无辈。年轻的一代取代前辈指日可待。

他，也是年轻一代中，武功修为最出色的一个。

景春莺是侠义名门的千金，有一大群捧她的人。

公冶纤纤是青龙帮帮主的女儿，有一大堆奉承她的人。

冉芳华是太极堂堂主的女儿，统率一大群部属。

飞燕杨娟是江湖女英雄，有身份有地位的名女人。

他没有理由不向武林风云人物的道路上迈进，他应该获得应有的地位。

心念一动，雄心陡涨。

身法一变。他掏出了真才实学。

左掌封住了冉芳华的一掌一拳，他的右手奇兵突出，看破好机钻隙而入，劈啪两声轻响，马步一沉，屹立稳如泰山。

掌背击中对方的右后肩，再拍在对方的右肋下。

冉芳华飞退丈外，冒汗的面庞突然失去血色。右肋不易击中，而且是要害软弱部位，挨一下真不好受。

假使掌上用了内力，保证会拍断三根肋骨。

“你们走！”他沉声说：“不要再来。太极堂的人，今后必须离开晁某远一点，晁某耐性有限。记住：在下已经警告过你们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冉芳华粉面铁青：“我们可是抱有诚意，前来敦请你的……”

他哼了一声，扭头便走，脚步沉重地踏入院门，重重地把门关上。

“可恶！”被揍得浑身疼痛的镇八方，又愤怒又惊恐地冲他的背影怒叫。

镇八方身边仅带了两个人，当然这两人全是他的心腹。他不随堂主的千金返回小洪山镇，却往城里走，准备找朋友商量。

仍然感到身躯疼痛。他恨透了晁凌风，但又恨又怕；

风雨欲来，三个人在城郊的路上走，是非常危险的事，很可能会碰上青龙帮的人寻仇报复。

但他并不在乎青龙帮的人寻仇，以青龙帮的实力，真没有几个敢和他镇八方拼老命的高手。

走了两里地，路旁的竹丛中，踱出一个相貌平凡的青袍人，年纪与他不相上下，快半百年纪了。

“成副堂主，阁下似乎气色不怎么好。”青袍人拦住去路，脸上涌现阴笑：“栽在姓晁的小辈手下了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他讶然止步。

“不要问在下为何知道，反正知道就是了。”

“尊驾……”

“休问来历，反正是友非敌。”

“哦！真的？尊驾是有意在此等候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你奉到指示，进城去找一个人。”

“唔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”镇八方极感惊讶；“在下接到指示，根本不可能让外人知悉……”

“在下知道了，不是吗？”青袍人阴笑更浓：“至于下一步的行动，也只有在下知道。”

“下一步的行动？”

“对。当你们对付不了晁凌风时，第一步行动就是要你返城，去找妙手空空柏大空。

第二步行动，是把你的尸体留在晁凌风的落脚处附近……”

镇八方是成了精的老江湖，但表面上却显得暴躁，反应迟钝，在双方对话中，可显出他的迟钝性格来。

与一个知道自己底细的陌生人打交道，岂能处处表现出自己无知与惊讶？

其实，他心中已有了应变准备，让对方把他看成无知与愚蠢的人。

不等对方把话说完，他突然向前一仆，双脚向后猛地左右分张。双手一推地面，身形已飞腾而起。

两把钢刀一直一横，在他身后突起发难，却慢了一刹那，他已先一刹那仆倒，双脚分别踹中两位随从的小腹和下阴。

他的两个随从，竟然是要杀他的人。

青袍人吃了一惊，一声怪叫，疾冲而上，左手向正在飞翻下落的镇八方背影急抬。

斜刺里飞来一段连枝带叶的树枝，恰好击中抬起的左小臂。

一声崩簧响，一支铁羽袖箭折向飞走了，救了镇八方一条命。

青袍人已无暇追取镇八方的性命，一声沉此，转身剑出，反应迅捷无比。

两声金鸣震耳，人影各向侧飘退。

青袍人退出丈外，骇然变色。

一个黑袍人垂剑站在两丈外，头上戴了鬼面具，即使在昼间，也令看到的人心中发毛。

远逃出三丈外的镇八方，惊骇地拔剑戒备。

他的两个要谋杀他的随从，抱住被他端碎了内脏的小腹，蜷缩在地挣扎，发出濒死的哀吟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青袍人惊骇地叫。

黑袍鬼面人哼了一声，举步逼近。

“你身上也藏有一张鬼面具，不同的是。你的鬼面具尽皆獠牙，而我的

鬼面具没有獠牙。”黑袍人阴森森地说：“同时在你的怀中，怀有一块金色的鬼头信牌，那是认牌不认人的信符。你我双方，应该互相有所认识，本来彼此互不侵犯，尤其是配带鬼面具的身份很高，应该互相回避才是。”

“但阁下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管了在下的家事。”青袍人大声抗议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昨晚情势已变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贵方已严重威胁了我方的权益。你知道，权益受到威胁会有些什么结果。”

“原来……原来昨晚梅亭山咱们的外秘站，是被你们所挑的……”

“不错，你们的外秘站很多，内秘站也不少。外秘站的人戴黑头罩蒙面，内秘站的人戴鬼面具。昨晚一夜中，敝方的人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处内秘站，甚感失望，也对贵方行动之秘深怀戒心。今天，可找到你们内秘站的人了，阁下愿意随在下去见敝长上吗？”

“你还奈何不了在下。”青袍人咬牙说：“贵方挑起纷争，必将两败俱伤，值得吗？”

“这一天反正早晚会来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但目下却非其时。”青袍人语气有点软弱。

“这很难论定，阁下，双方各展实力，到达某种境地，必定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，打破平衡相安的局面，晚了断不如早了断，目下正是早了断的时候了，是贵方打破平衡局面的，因此虽非其时，也必须引发。现在，你我两人中，必须有一个人屈服，唯一解决之道……”

一声低吼，青袍人奋勇抢攻，剑起处电虹激烈吞吐，风雷骤发气势磅礴，一剑连一剑步步进逼，剑气涌发砭肌彻骨，攻势之凌厉惊心动魄。

鬼面人沉着地封架，闪动飘忽乍现乍隐，在漫天彻地的剑网中来去自如，偶或回敬一记神来之剑，必可将青袍人的剑势诱变为守势。

一刚一柔，棋逢敌手。

“在下留意你的左手。”鬼面人一面封招一面说：“一个剑术已到了这种境界的人，居然用袖箭杀人，必定另有其他更恶毒的暗器。你经过巧手化装易容，在下必须揭开你的本来真面目，就可以猜出你们的主子到底是谁了……”

青袍人的剑势陡然一变，飞腾的剑影中，突然出现三星若有若无的谈影，风雷声突然夹杂着异啸。

鬼面人剑势一紧，传出一连串奇异的轰鸣，然后人似流光，曳带着迅速逸出的剑虹，远退出两丈外，脱出青袍人可怕剑术的威力圈。

青袍人似乎也真力受阻，想追击也力不从心。

“该死的！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鬼面人稳下马步厉声说：“破釜沉舟一博，以神驭剑有我无敌；这是山西解州唯我山庄星罗门绝学，星罗剑术中的追魂三星绝招。星罗门前后四代门人子弟中。练成这招是称剑术一绝毒招的门人，仅有五个半。你一定是那半个，仅能发挥一半的威力……你想走？”

青袍人一跃三丈，久斗之后，依然有余力飞跃而走。

镇八方是成了精的老江湖。及时侧倒，滚转。倒翻，反应超人。

青袍人逃走时的一枚三棱刺。划破镇八方的左臂外侧，如果镇八方不知道闪避，必定被射中心坎要害。

不但躲过一刺，也躲过随后追逐的鬼面人一剑。

鬼面人确是想毁了他的腿，防止他逃走，以便回来擒他要口供，却被他滚转躲过断腿之危。

他心胆俱寒，贴地急窜退入竹林，如飞而遁。

看了两人拼剑的情景，他完全丧失了斗志，唯一的念头是赶快逃走。

他镇八方只能镇住八方的地棍混混，镇不住这些剑术惊世骇俗的高手名家。

过去，他日空一切自命不凡。今天，被晁凌风打得信心全失，再碰上两个剑术可怕的神秘高手，他傲气全消，心胆俱寒。

“本堂有许多吃里扒外的奸细！”他一面飞逃一面心中狂叫：“要我去找柏大空的混帐东西也是奸细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”

他这个老江湖，按理应该找大路向城里逃的，却精明反被精明误，怕在大路上容易被人迫及，而落荒逃命以为可能扔脱追赶的人。

远出两里外，突觉背心一震，双脚立即不受指挥，冲出三丈外，砰一声摔倒向前滑。

浑身发僵，好不容易抬起头，眼前出现青袍人熟悉的面孔，脸上有凶残的表情。

他心神一懈，生意全消。他即使想有所举动，也无能为力，脊心挨了一袖箭，死定了。

“不要怨我。”青袍人一脚踏住了他拔箭：“我必须杀你灭口。那个鬼面人很高明，但他对我的暗器怀有强烈的戒心，所以追不上我，我可以任意摆脱他，甚至随时都可能杀掉他。但今天，杀你比杀他更重要，所以你得死，你知道得太多了。”

他浑身一阵抽搐，意识逐渐模糊。

12

小村在艳阳下安静如恒，天底下似乎没有任何怪事，能打扰这些朴实农夫的安宁。

借住的晁凌风，已经外出打听消息。

村后的偏僻田野附近，有一座荷叶田田的池塘，塘岸柳树成荫，柔软的枝条在微风中轻拂，一切皆显得和平安详。

青袍人带了一名壮实的大汉。

两个人却带了三具尸体。

大汉拖了两具，一手一具毫不费劲。

“就摆在这里。”青袍人放下镇八方的尸体说。尸体已经发僵，背部被袖箭击中的创口，已经用剑加宽改变了创口，已经看不出是被袖箭所杀害的痕迹了。

“这里距村已在两里左右。”大汉也放下尸体说：“恐怕无法嫁祸给晁小辈呢。”

“笨虫，放近了反而不合情理。”青袍人说：“听我的安排，错不了，保证晁小辈有九张嘴，也无法分辩，跳在大江里也洗不清嫌疑……”

蓦地，右后方传来一声阴森的冷笑。

“真的吗？”冷笑的人接着说。

两人吃了一惊，火速转身向敌，左右一分。

是那位鬼面人，而且多了一位打扮相同的鬼伴，除了身材稍高之外，外表几乎完全相同。

青袍人脸色大变，本能地拔剑戒备。

大汉也拔出了狭锋单刀，大环眼凶光暴射。

“在下料到你阁下必定回来，事没办法，你无法向主子交代，所以一定会回来的，果然被在下料中了。而且你带来了同伴，在下的同伴也来了。”鬼面人阴森森的嗓音带有几分鬼气，面具内的双目更是冷电四射。

“你知道在下并不是怕你，只是不想因你而误事，所以走避希望你知难而退，你可不要料错了。”青袍人语气相当强硬。

“在下知道你的星罗剑法厉害。”鬼面人阴阴一笑：“铁羽袖箭和三棱刺更是追命的恶毒玩意。但在下也相信，你这半个星罗门人，绝对难逃出在下的手掌心，你心中比任何人都明白。”

大汉的大环眼，颇感诧异地狠盯着对面两个鬼面人。

“蒲老兄。”大汉向青袍人说：“这两个人，好像你的同伴；你们怎么啦？”

“同伴？”青袍人蒲老兄冷笑：“不错，兄弟的确有几个戴鬼面具的同伴，你也见过其中一两位，但你再留心看清楚，兄弟那些同伴的鬼面具画有獠牙，这两个家伙……”

“唔！不错，他们的鬼口中没画有獠牙。”

“所以，他们是兄弟的仇家。”

“仇家？好，交给我料理，让兄弟替你分忧。”

“小心他们的剑……”

“笑话！我昊天一刀吴猛，还用得着小心两个见不得人的混球？”大汉傲然地说，横刀向两个鬼面人大踏步走去。

“原来这么一个猪一样的家伙，竟然是江湖上颇有名气，天下三刀之一的昊天一刀吴猛，果真是人不可貌相呢。”鬼面人似乎颇感意外。

“这家伙一露面，我就知道他是昊天一刀。”第二名鬼面人说：“听口气。咱们的神秘强劲对手，并没将这家伙网罗在旗下呢！”

昊天一刀狭锋刀向前一引，怪眼彪圆。

“你两个见不得人的狗东西……”昊天一刀的吼叫声像打雷。

第二名鬼面人哼了一声，一闪即至，赤手空拳疾冲而上，毫无顾忌地近身，丝毫没将名震天下的三刀之一放在眼下。

刀光疾闪，风雷乍起。

鬼面人的身形诡异地闪动了两次，竟然从狂野的刀光中切入。

“劈啪！”耳光声暴起。

刀光一顿，昊天一刀狂乱地后退。

鬼面人不可思议的身影如影附形，紧贴在昊天一刀的左肩外侧，正是狭锋刀的威力圈死角部位。

“扑”肘重重撞在昊天一刀的背肋上。

昊天一刀狂叫一声，虎跳出两丈外，泼野地扭身挥刀，马步大乱。

鬼面人随昊天一刀的身形旋转，这一刀当然落空。

“扑扑！”掌狠狠地落在昊天一刀的左右颈根。

“我不信你能挺多少下。”鬼面人一面出掌一面说，这两掌昊天一刀如果没有深厚的护体内功相抗，脖子恐怕早就碎裂分家。

可是，昊天一刀受得了，但信心全失，狂叫两声，猛地一跃三丈，卞通通水声震耳，跳水逃命。

威震江湖的天下三刀之一，竟然被对方赤手空拳打得昏天黑地，刀成了无用之物，再不逃岂不其蠢如猪？

青袍人蒲老兄被鬼面人那不可思议的怪身法，吓得心中发毛，当机立断，左手暗地向在旁虎视眈眈，严密监视他的另一位鬼面人一扬，身形向后疾退，飞掠而走。

一枝袖箭，三枚三棱刺，快得令人无法看到形影。

可是，鬼面人早就暗中提防，暗器一发，人已移影换形换了方位。

蒲老兄远出五丈外，突然一剑挥出悚然后退。

前面，背手屹立着打跑昊天一刀的鬼面人，拦住去路，似乎早就在他前面等候了。

一剑落空，鬼面人根本不曾出手拦截。

“你是星罗门出类拔萃五个半门人的半个。”鬼面人背着手缓步逼进：“丧门剑客蒲安，很好。阁下想必是内秘站的高身份主事人之一，在下要口供。”

“你……你休想……”丧门剑客厉叫。

“不是想，而是要。两个问题，阁下必须给在下完满的答复。”

“你少做梦。”

“在下经常做梦，人哪能一辈子不做梦？连白痴也会做梦。其一，谁替阁下牵线，投效你这位主子长上的？其二，你的主子长上是何来路，姓甚名谁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！来吧！一比二，在下打发你们……”

“呸！你配？”

“在下……接剑……”

剑攻出了，左手的暗器也发出了。

剑是毒招乱洒星罗，攻向前面的蒙面人；暗器是三枚三棱刺，偷袭后面另一个堵后路的蒙面人。

剑和暗器全部落空，对手太强了。

“啦！”耳光声巨响。

“嗯……”丧门剑客踉跄侧闪。

正想挥剑自保，右小臂突然一震，被踢中手时，剑突然脱手飞抛。

“劈啪！”又是两耳光。

这两耳光他受不了啦！眼中金星直冒，口中牙断血出，无法抗拒的可怕掌力，似要化肌溶骨，可怕极了。

砰一声大震，他仰面摔倒，眼前已无法见物，绝望地双手乱挥以保护自己。

靴尖吻上了他的肋胁耳门，一连三脚重踢，力道千钧，足以踢破一流内功高手的护身气功，踢得他不知人间何世。

“在下的话，说一不二。”鬼面人阴森森地说：“不招，你一身零碎将会一件件掉散。”

“哎……”他痛得忍不住叫号。

“给你十声数招供，数！”

另一位蒙面人欠身应喏一声，开始叫数。

他浑身一震，如中雷殛

将人大卸支解，以及十声数逼供，还有说一不二……这些事，是江湖人耳熟能详的骇人规矩，高手名宿闻名色变的典故。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不……不知道长……长上是谁……”他崩溃了，声嘶力竭叫号。

“六……七……”另一蒙面人继续叫数。

“用……用一千两银子，招引我入伙的人，是……是太清道人……”

“太清道人？哪一个太清？”

“他……他是太……太清……”

“天下间没有一千个太清，最少也有五百，哼！你……”鬼面人冷笑：“说他的绰号，或俗家姓名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只知道他自称太清……其他……老天爷！有人给你一千两银子，请你掩去本来面目做杀手，任凭你掳财劫色，有许多同伴帮助你，听你指挥，你还要求什么？还犯得着去追究长上是什么人？何况如果不接受，就有性命之忧。我……”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真的不……”“那么，你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。”

“饶……命……呃……”

同一期间，晁凌风在东湖如愿以偿，找到一些他需要找的人，希望能澄清一些疑团。

当他出现在东湖时，便引起有心人的注意。他不怕有人注意，只怕没有人注重他。

到达通向紫虚观的小径，三个青衣人正好站在路口等候他接近。

“晁兄请了。”那位魁梧威猛的佩剑中年人，首先向他抱拳行礼打招呼：“在下已久候多时。”

“咱们认识吗？”他警觉地回礼，目光扫过左右两个年约四十上下，面目阴沉的人。

“在下程啸天。”

“哦！”他恍然：“青龙帮总舵令主八极灵官程令主，久仰久仰。”

“晁兄，在下奉帮主嘱咐，特来请晁兄移玉陈公套，帮主面致谢意。”

“奇怪！”他感到不是滋味，又是强行请客的：“似乎晁某已成为不少人认为可以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混混了。在下委实想不出猜不透，贵帮主安的什么心眼，随意派人招来挥去，贵帮主不知道在下忙得很吗？”

总舵令主的身份地位，可说仅比帮主副帮主稍低些，派总令主相请，可说是天大的面子了。

无如他连遭事故。尤其是不久前太极堂强请之后，难免心有成见，所以说话带有不满和火药味。

“晁兄，帮主确是诚意的。”八极灵官居然不生气，笑容可掬：“本帮的人，都知道晁兄正在追查沉船杀人的凶手，只希望向晁兄提供一些线索，别无他意。如果晁兄事忙，在下不敢勉强，请到右首的小亭小坐，在下当提供一些线索给晁兄参考。”

他的火气消失了大半，感到自己的态度有点过火。

“在下多少知道贵帮所获的线索，也概略了解这些线索似乎并不重要，

重要的线索贵帮并没找到。”他摇摇头苦笑：“谣言满天飞，谣言是靠不住的。”

“晁兄……”

“贵帮可曾查出江永隆与李世鸿两位乘客的线索？”

“这……正在查。”八极灵官一怔，两位同伴更是眼神一动：“敝帮正在积极清查每一位乘客的底细，牵涉的地面广，需要时间……”

“在下所查的方向，与贵帮不同，各查各的，贵帮请不必替在下费神。哦！程令主可知道北雷的下落吗？”

“北雷？晁兄找他……”

“请勿追根究底，请见告。”

“在武胜门外的新河洲，与东风西雨住在一起。”八极灵官欣然说；“这家伙好像有病，由东风西雨两个老凶魔保护。晁兄要找他，在下愿为前驱。但不瞒晁兄说，敝帮的人惹不起这些魔头，无法全力相助。”

“只要令主指引在下前往，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“陈分舵主廖分舵主，你们先回总舵返报。”八极灵官向两位同伴下令：“本令主与晁兄前往新河洲走走。晁兄，咱们走。”

晁凌风注视两位分舵主片刻，他知道廖分舵主这个人，武昌分舵的分舵主分水犀廖勇，在江湖颇有名气。

武昌分舵，指东面的武昌县，而非目下的武昌府城。

总之，青龙帮高手云集，各地的重要负责人分舵主，已经应召赶来应变了。

两位分舵主对他的态度相当谦恭，客气地抱拳告辞，但直待他和八极灵官走后，方离开原处动身返回府城。

新河洲是江边一座小洲，有一条小沟隔开，其实是陆地的一部分，不算是洲，上面住了百十户人家，距府城不过五里左右。

八极灵官非常热心，沿途为他解说三凶魔匿居处的形势。

新河洲是青龙帮的势力范围，当然事无巨细皆在帮众的有效监视下。

他不希望青龙帮介入，因此一过洲上的小桥，便请八极灵官回避，独自进入洲上的唯一小街。

这一带全是些简陋的民宅，正是藏匿隐迹的好地方。

他停在一座稍像样的民宅前，先察看左近的形势，这才上前叩门。

大门拉开，一个短袄已成灰色的中年穷汉当门而立，讶然打量他这位人如临风玉树的公子爷。

“哦！公子爷有事吗？”穷汉惊讶地问。

“在下姓晁。”他笑笑：“贵宅住了三位大叔，都是佩刀挂剑的人，其中一个姓雷的患了病，没错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在下是他们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公子爷……”

“对，朋友。你去通知他们姓晁的来了，他们就会出来啦！在下在外面等他们，劳驾。”

“好的，小的这就……”

活未完。门内有人伸出手，将穷汉往里拖，接着钻出东风和西雨两凶魔。

西雨仍然是道装打扮。两人的气色都不怎么好。

“小狗！你竟然找上门来了。”老凶魔东风似乎胆气壮了许多：“你来了，就休想活着离开。”

西雨却像一头惊恐的丧家犬，想上又不敢上。

“呵呵！那天在客店，由于有妙手空空现身，在下没能好好揍你一顿，至今仍感遗憾。”晁凌风笑容可掬向街心退：“你还有机会挟尾巴滚蛋，因为在下今天要找的人不是你，是北雷。”

东风一声怒叫，疾冲而上。

“不可鲁莽……”吃过苦头的西雨急叫。

自命不凡的成名人物，对自己被人挫辱的事，大都讳莫加深，即使是知交好友，也不愿据实相告，以免面子难看。

西雨也不例外，所以东风并不知道晁凌风的底细。

北雷更是目空一世的人，当然不肯把栽在晁凌风手下的事说出。

叫晚了，东风已冲上发招，真力聚于掌心，一记现龙掌行正面抢攻，猛拍晁凌风的胸口，力道如山，掌出真力发如山洪，可撼山摇岳的掌力破空吐出。

天下四大魔君全力一击，初出道的毛头小伙子，怎禁受得起这可怕的致命一击？

晁凌风不想暴露真才实学，也不想硬挺对方精纯内功的霸道一击，身形速闪两次，避开正面涌来的无传拳力，从斜方向突然切入近身，掌如开山巨斧，一掌劈在老魔的左肩胛骨上。

东风已运功护体，精纯的内功可抗刀砍斧劈，但却挺不住晁凌风的肉掌，大叫一声，马步一虚，身形前俯，身陷危境不肯罢休，神龙摆尾反手就是一掌后攻。

一掌落空，腰脊被晁凌风踹了一脚，身躯冲势加剧，向对街的屋角撞去。

这一脚力道不轻，但东风禁受得起，手一触屋角，身形上升，反飞，下落，双脚凌空向下面的晁凌风猛踹而下，身法居然十分灵活。

晁凌风哈哈一笑，疾退两步，恰好让东风在面前伸手可及处飘落。

不等东风落实，他大手一伸，抓住了东风的背领向下一带。

一声裂帛响，东风的青袍被撕开了。糟透了，腰带也被抓断，裤腰也糟了殃。

“哎……呀……”东风惊叫，手掩住下体，带着破衣破裤，半裸着身子，发狂般向门内逃。

“我的剑……”东风冲入大门狂叫。

门内站着气色更差的北雷，手中握着东风的剑。

“剑在这里。”北雷说：“你也不是小辈的敌手，快从后门逃命。”

东风虽然有剑在手，但衣裤不全怎能再出去？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街上的晁凌风，举起手中的破布帛狂笑。

西雨心胆俱寒，发着抖往门里退。

北雷不再理会东风西雨，老鼠似的向后门逃。

后门是通向一片沼泽的荒野，三里外便是分隔洲的小新河。

河宽仅五七丈，浓密的芦苇高有丈余，人往里面一钻，真不好找。

沼泽十分泥泞，芦苇丛生。

距农宅的后门约一里左右，九名蒙面人蛰伏在内严阵以待。

东面传出一阵涉水声，出现两个高大的蒙面人。

领先那人亮出掌中的银色鬼头牌，同时右手打出手势。

“诸位。”那人收了鬼头牌沉声说：“不久之后，将有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追逐东风西雨北雷三个老凶魔前来，诸位务必全力帮助三老魔，搏杀那个年轻人。记住：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

“不是他死，就是你们亡。”另一位蒙面人语气更厉：“除非杀了他，不然，你们一离开此地，便是叛逆，唯一的结果是死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九个人几乎同声应诺。

一比九，还加上威震江湖的三老魔，谁也可以料想得到，决无失败的可能。

“也许三老魔不可能全部到齐，但诸位根本不需倚仗三老魔。”下令的蒙面人加以补充：“成功与失败，诸位该知道如何选择，该知道怎么做。现在，诸位可以分开隐身等候了。记住，外围有大援策应，诸位必须有必胜的信心，祝诸位胜利。”

九人四面一分，隐起身形。

传令的两个人，则循原路退走。

西雨是个丧了胆的人，冲入宅内竟然慌张地闭门，似乎想把小偷关在门外，忘了自己是大名鼎鼎的一代凶魔，竟反常得变成胆怯的平凡人。

这一来，便慢了一步，逃抵后门附近，北雷已经不见了。

“等我，等……”西雨狂叫：“说好了有意外就一起走，你不能独自逃命……”

叫声中，冲出后门，北雷的身影已消失在远处的芦苇丛中。

最倒霉的是东风，发生的意外的确太意外了，被人撕掉了衣裤，即使最精明的人，也会乱了步骤，总不能以堂堂一代凶魔身份，光赤着身子逃命。

好不容易奔入房中换衣，比西雨更慢了几步啦！

穿好长衫抓了剑，奔出后堂，前面已猛虎似的冲入晁凌风，逃不及啦！

“哈哈！你要作困兽之斗？”晁凌风狂笑，扑上毫无顾忌地伸手便抓。

东风羞愤交加，火速拔剑。

“我给你拼了！”东风厉叫，一剑挥向劈面抓来的大手，剑上风雷骤发。

伸来的手突在剑尖前消失，而另一双大手却探隙而入，奇准地扣住了他握剑的右手肘上。

他连晁凌风的手从何而来也看不清，便感到鼻尖一震，挨了一记重拳，登时眼冒金星视力消失，鼻向内陷鲜血泉涌。

“砰噗噗……”五六记重拳及体，在两臂与小腹开花，第七记重拳终于击散了他的护体气功，内腑受不了啦！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手中剑早已掉落，双手挡不住打击。

砰一声大震，背部重重地倒撞在墙壁上，屋柱摇摇，尘埃纷下。

“砰噗！”肋腹又挨了两重拳。

被逼贴在墙上挨痛打，这滋味真不好受。

“不……不要打……了！”他痛苦地叫号。

晁凌风一把揪住他的胸领抵在墙上，大拳头在他的左脸上磨了磨。

“我要把你全身两百多根骨头，一根根打松、拆散。”晁凌风大声说：“你这种宇内神憎鬼厌的老凶魔，死掉了天下虽不至于就此太平，至少不会比现

在更坏，所以我要……”

他头青脸肿，满脸鲜血，手脚发软，完全失去抗拒的能力，好惨。

“不要打……我……”他魂飞魄散地讨饶：“我……我认……认栽……”

“认栽也不行，我要替你在江湖除名。”晁凌风凶狠地说，一记短冲拳捣在他的丹田上。

“呃……放我一马……”

“不能放你一马。”晁凌风又加上一拳。

“哎……我……我用消……消息交……交换……”

“交换你的命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是你……你的命……”

“好哇！你已经是死人多口气，而且马上就要断气，竟然妙想天开，要交换我的命？”

“真……真的，我……我发誓……”

“唔！你好像不是情急胡说。”晁凌风不再痛击。

“真的不……不是胡说……”

“好吧！先透露一些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先透露一些，怎能决定是否值得放你一马？”

“我说……他……他们……”

北雷身上余毒未清，他的解毒药不怎么对症。

飞燕的防身九绝毒针号称九绝，唯一的对症解药无法仿造。幸而他在江湖闯荡间，与黑道凶魔六合瘟神攀上深厚的交情。

六合瘟神詹无极不但善用瘟疫，也是用毒的大行家，所以送给他一些珍贵的解毒药物，当然也向他索取了不少金珠财宝。

六合瘟神从不做赔本的买卖，解毒药索价奇昂，虽至亲好友，也不白白奉送。

解毒药虽然不怎么对症，但疗效仍然可观，加上人体本身就有排毒的本能，只要能支持一些时日，就可以度过难关。

他已经接近痊愈边缘，所以有足够的逃命精力。

远出里外，他气喘如牛，脚下一慢。

西雨也是个身有旧创的人，但总算赶上了。

“你他娘的混蛋！”西雨气喘吁吁跟在后面大骂：“我西雨十分尊敬你北雷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临危丢弃朋友的胆小鬼，为何食言只顾自己逃生？你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蛋！”北雷转身回骂：“谁叫你和东风闻出门外逞匹夫之勇的？你们不知道晁小狗厉害，连毒郎君欧阳炎也望影而逃，用号称奇毒之精的夺魂雾，也奈何不了这小狗，我能不溜之大吉？何况我目下用不上三成真力。你，你胆大是不是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为何不管东风，不与东风一同撤走？”

“这……”西雨语塞，打一冷战扭头回顾。

东风不见跟来，幸好后面也不见晁凌风的身影。

“你算了吧！”北雷冷冷地说：“我不是怕晁小狗，而是目下我余毒未清功力未复，日后，哼！”

“你不是他的敌手，即使你已恢复了十成功力。”西雨也冷笑：“日后，你最好避开他远一点。”

“你少给我长他人志气……”

“你比飞天蜈蚣屠七公强多少？”

“反正是比他强就是。”

“好吧！算你比飞天蜈蚣强，强一百倍好了。哎呀！快走，他来了。”

“谁来了？飞天蜈蚣？”

“晁小狗。”西雨惊恐地向来路一指。

北雷果然看到不远处的芦苇缝隙中，有人影快速向这一面移动。

“快走，把他引到指定地点，便没有咱们的事了。”北雷匆匆地说，转身撒腿便跑，速度甚快。

沼泽地容易留下足迹，两凶魔奔跑脚下沉重，即使不是故意，也足以留下明显的履痕，等于是留下线索，让追赶的人放胆沿迹穷追。

两人只顾逃命，没料到追的人来得那么快。

狂奔出里外，落后的西雨一时心血来潮，奔跑中扭头回顾。

北雷虽说只能发出三成真力，仍然比西雨快，超出前面十余步，拼命狂奔。

西雨这一扭头，吓了个胆裂魂飞。

晁凌风紧跟在他身后，伸手可及，亦步亦趋，神定气闲，冲他咧嘴一笑，像是一头吃饱了的狼，面对着一头羔羊诚牙舔舌，并不急于扑上。

“不要！”他狂叫：“不要追……追得太……太近……不……”

“太近了，他们投鼠忌器，是吗？”晁凌风嘲弄地笑笑说。

“我……”他挤命狂奔语不成声；“北雷，等……等一等……联……联手……”

“北雷是怕死鬼，不会等你。”晁凌风低声说：“他知道如果等你，他也得赔上老命。”

“北……雷……”他只顾狂叫。

“北雷是十分聪明的，他知道埋伏的人一定会先用暗器袭击，埋伏的人决不会投鼠忌器，必定连他也跟着遭殃，他怎肯等你联手？”

“不要射我……”他突然发狂般厉叫。

这瞬间，背部一紧，腰带被人抓住了，身形陡然飞升，然后被人向例方摔出。

可怖的暗器破风声入耳，数种高速飞行的暗器从脚下掠过，他惊得血液似乎已经凝结了。

假使不是被人抓住飞跃升起，哪有命在？

下面，人影八方暴起。

他晕头转向，被扔得不住翻腾，翻腾中，眼角看到下面刀光霍霍，剑气森森，各种暗器的闪光如电芒闪烁。

在下坠着地之前，他听到连续传出的痛苦叫号和厉叫，急剧闪动的人影根本无法分辨是些什么人。

叭啪一声，他摔倒在泥浆中，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，拭掉眼皮上的泥

污，眼前朦胧地看到晁凌风刚贴近一名蒙面人，掌一沾蒙面人的手臂，蒙面人便像死狗般飞抛出两丈外，似乎人一沾掌便崩溃了。

他知道此地有人埋伏，但不知到底有多少人，反正似乎四周都可看到躺倒的躯体，和抛落的刀剑。

有两个蒙面人，正向南面飞逃。

这刹那间，他知道晁凌风击倒了许多人，暗器全部落空，眼前的事实，不由他不信，也不由他不惊。

“老天爷！”他心中叫天：“这小狗好可怕。我是两世为人，他为何救我？我得逃走。”

晁凌风实在没有救他的必要，可是，却将他抓飞躲过致命的暗器，将他扔离斗场。

逃，也是一门最高的学问。

他不但要逃离晁凌风。更得逃出自己人灭口的魔掌。

他重新向泥地里一伏，蛇一样滑入芦苇深处。

两个蒙面人逃的功夫也相当到家，挫低身形贴地窜滑，尽量避免发出芦苇的碰撞摩擦声和泥水声，而且速度不能慢。

无暇回顾，两人一口气逃出里外。

新河洲共有三条桥，最南一条地势稍隐蔽些，是通向府城与大道衔接的主要桥梁。

只顾逃命，也只顾提防有人追赶，却没料到前面变生不测。

逃得最快的蒙面人刀隐肘后，窜势刚尽，正待再次脚下用劲向前窜，斜刺里突然芦动剑光现，等看出异兆，剑已贯体而入。

“留活口！”后面传来晁凌风的大叫声。

第二名蒙面人发现有变，但已来不及刹住脚步，向同伴的身后冲去，百忙中出刀全力挥出。

刺杀第一名蒙面人的人长剑一挥，铮一声崩开刀，身形疾转，反手一剑斜抽，虎跳丈外。

“呃……”第二名蒙面人间声叫，向前冲，胸腔交界处被剑划开了尺余长裂缝，肝肠向外流进。

晁凌风双手叉腰，虎目怒睁。

“阁下。”晁凌风向收剑屹立的人沉声说：“你根本不必攻第二剑，你已先一刹那听到在下的叫声。就算你听不到，也是蓄意谋杀。这人已经乏力，刀上真力不到一成，而且对你毫无提防。你是个成名人物，这一手比谋杀更恶劣，哼！”

刺杀两个蒙面人的人，是八极灵官程啸天，青龙帮至高无上的总舵令主，除了帮主之外，总舵令主是实际上的司令人，地位与身份极高。

“晁老弟如此责难，是不公平的。”八极灵官不承认错误，冒火地分辩；“地面太滑，招势一发便不易控制，为了避免自己受伤害，必须攻击自保，谁知道这家伙如此稀松平常？”

似乎理字上站得住脚，交手拼命，招一发有我无敌，八极灵官理直气壮振振有辞。

事故已经发生，无可挽回。晁凌风冷静地察看两个蒙面人片刻。

两个蒙面人一个剑中心坎，一个胸腹被剖开，大罗天仙也救活不了已

死的人，再责难八极灵官也无济于事了。

“在下是故意纵走他们的，你误了在下追根究底的大事。”晁凌风无可奈何地说。

八极灵官乘机下台，换上了笑脸。

“十分抱歉。”八极灵官态度转变得好快：“在下看到老弟远在三十步外，以为老弟不可能迫及，因此抢出拦截，没料到他们禁不起一击，帮了倒忙，遗憾之至。哦！北雷几个老凶魔呢？”

“老凶魔奸似鬼，逃掉了。”晁凌风泄气地说：“程令主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老弟请放心，敝帮眼线众多，不难查出三老魔的下落，何不随在下返城，至敝帮总舵与敝帮主商量行止？”八极灵官诚恳地邀请。

“很抱歉，在下要返回小街再找线索，三老魔躲在此地，设下埋伏等候在下，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丝马迹，在下要追查。”晁凌风坚决地拒绝邀请。

“这样吧！在下伴同老弟走走……”

“谢了，在下一个人办事要方便些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！老弟小心些，告辞了。”八极灵官不再坚持，知趣地告辞走了。

七具死尸，散布在方圆五六丈的芦苇中。

有些尸体的蒙面巾已经脱落，有些仍然掩住面孔，扭曲失血的狰狞面庞，令人看了心中发毛。

刀剑也散落在四周，现场十分凌乱。

没有血迹留下，没有断肢残骸等候捡拾。

晁凌风已经查验过五具尸体，心中疑云大起。

他清晰地记得，他不曾杀害任何一个人。

东风这怕死鬼为了保命，透露有人埋伏诱杀他的消息，自始他就不曾有过杀人的念头，他只想找出那些人的首领来，那个主谋十分神秘，要追查必须从活人的口中获得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。

因此，他用风扫残云的快速打击，把七个蒙面杀手打昏，追踪两个他有意纵放的蒙面人。

八极灵官杀了那两个蒙面人。

据他所知，九个蒙面杀手，都是可独当一面，武功出类拔萃的名家。

按理，像八极灵官这种一方之霸，一比一可能旗鼓相当，但在刹那间连毙两人，就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了。

八极灵官的武功艺业，已超越了一方之霸的境界，此人的修为不仅足以雄霸一方，而且足以在江湖大展雄风，可知青龙帮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稀松，旗下拥有不可轻侮的高手名家。

他对青龙帮不再忽视，也心生警觉。

尸体没有致命的伤痕，是昏迷之后被杀的。

杀昏迷的人太简单了，不需特殊的手法，手指压住双耳下的藏血穴，血液不上脑部，片刻即死。

掩住口鼻更简单，但有经验的人可以查出来。

所检查过的五个人，都是被压住血脉而死的。

这表示什么？有人杀之灭口。

“这附近还有其他杀手！”这是他的结论。

“人一定还潜伏在洲上。”这是他第一个念头。

他到了第六具尸体旁，小心地检查尸体的死因。

这是一个年约四十出头，狮鼻海口颇为骠悍的中年人，蒙面巾不在脸上，腰带上挂有剑鞘。

百宝囊不在身上，也没有荷包腰囊等等盛物器具，身无长物，显然事先已经作了周详准备，没留下任何可辨识身份的物品。

唯一可分辨身份的是面貌，但他对江湖人物可说所知极为有限，只认识最近所接触过的人，杀手灭口不毁伤死者的相貌，并非百密一疏，而是无此必要，正确地估计出他不会认识这些人。

他查验了六个人，的确一个也不认识。

这人的剑，横搁在八尺外的泥地上，剑身打磨得光亮锋利，晶芒映出附近物体的影像，真可算一把上品的杀人利器。

他搜遍尸体衣裤内每一处可以藏物的地方，但一无所获极感失望。

刚摘下剑鞘，察看鞘内外是否有夹袋，眼角余光突然看到前面那把剑的反映晶芒，出现异影闪动。

他的反应愈来愈锐敏，经验也愈积愈丰富。

身后有人凌空斜扑而来，人在半空脚不沾地，因此毫无声息发出。

机警敏捷的人，本能的反应永远比神意快一刹那。

他手中的剑鞘闪电似的反手向后上空扔出，人乘势向前仆倒，着地，翻转、出掌，一气呵成，反应神乎其神。

生死关头，他用上了真才实学，人躺在地上，向上吐出的双掌神功迸发，两股无形的可伯劲流，在八尺上空会合，然后发出一声劲气迸发的异鸣，罡风骤发，气流急剧流动的啸声有如狂风掠地，也像午夜的万顷波涛。

两个黑袍人一前一后，中间相距约六尺，像一双怒鹰凌空下搏。

“啪！”第一个黑袍人被剑鞘斜撞在脸部，鼻裂肉开，颅骨内陷，人仍向下扑，手中剑仍向前伸。

嗤一声剑贯入泥中尺余，剑故人体下坠的力道所撼，从中折断，人体亦重重地摔落。

假使他仆倒时不翻转，剑必定把他钉死在地上。

第二名黑袍人的刀，被他击出的两股掌劲一聚一爆，刀突然断成五段，余劲威力仍然，一涌及胸。

黑袍人下扑的身躯一顿，上身一挺，嗯了一声，重新下坠，砰然一声大震，在地上挣命，五官血出，只叫了两声，便开始抽搐。

他挺身踉跄站起，感到右半身一阵酸麻。

原来第二名黑袍人扑落中掌的前一刹那，左手已虚空向下攻出一记撼山拳。

撼山拳的性质，与少林的百步神拳相差不多，可伤人于丈外，拳出威力万钧，气功到家的人也禁受不起，击实时，磨盘大的巨石也碎如尘粉。

他挨了一拳，拳劲击实右胸，难怪感到右半身酸麻，护体神功有被击散的现象。

他大感吃惊，如此可怕的拳功，定非无名之辈，为何不顾身份从背后偷袭？

气血一阵翻腾，他赶忙坐下，定下心神运气行功，以便及早恢复精力。

他攻出的两掌，是匆忙中骤然聚劲急发的，比事先运功而发多耗一倍

以上的真力，必须及早调息。

片刻，他听到脚步声。

危机来了，必定是第三批杀手，武功也必定比前两批杀手高明，有点不妙。

精力尚未完全恢复，但他不能在行功时被人宰割，立即定下心神，徐徐散去所聚运的先天真气。

来人也到了，两个气概不见的佩剑青袍人，年约半百出头，气概风标十分吸引人的注意，给人的印象是沉静、稳健，不苟言笑，不怒而威。

两人正站在第六具尸体旁，不住打量尸体的面貌，也不住打量不远处刚整衣而起的晁凌风。

晁凌风的身旁，两个偷袭的黑袍人已经气绝。

第一位青袍人，目光中有怒意，眼神突然变得凌厉无比，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冷电寒芒来。

晁凌风徐徐面对着两个陌生的青袍人，心中颇感意外，这两位杀手，为何与前两批人不同，不立下杀手？

同时，他心中暗懔。

对方定然认为足以对付得了他，认为是最高明的杀手，所以不屑偷袭突袭。

强敌当前，他必须全力应付。

“人是你杀的。”第一位青袍人沉声问。

他只杀了两个青袍人，事急自保不得不全力一拼决定生死。

至于其他七名杀手，要否认不是他并非易事。

“不错。”他冷然答。

也许，他以为对方问的是他身旁的两个黑袍人。

“这人。”青袍人指指脚下的第六名杀手尸体：“是武林中侠名远播剑南双剑客，老大龙剑周毅，你杀他必定没有充分的理由，你必定是那些神秘杀手的重要人物，你……”

“哼！道理好像都被你阁下占尽了。”他冒火地说，忍受不了对方的指责。

他也曾经过生死关头，也曾几乎死在撼山拳下。

他的胜利，是从出入鬼门关而获得的。

他感到奇怪，对方怎么抬出武林道义来说理？那该死的龙剑周毅分明是埋伏的卑鄙杀手，怎么会是侠名四播的名剑客？

“你能杀了龙剑周兄，必定十分了不起。”青袍人居然不动怒。

“还过得去，阁下是他的什么人？你称他周兄……”

“是朋友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也是他们一伙的杀手了，在下……”

“老夫必须盘问你。”

“在下也要挖你们的底细。”

双方的话都带有火药味，都把对方看成敌人。

“你不打算接受盘问吗？”青袍人语气渐厉。

“大概你两位也不愿接受了。”

“那就……”

“那就凭武功决定了，是吗？”

“年轻人，你找一把剑。”青袍人冷冷地说。

“好，劳驾，把你身侧不远处那把剑丢过来。”

那是龙剑周毅的剑，一把近乎宝剑的剑。

另一位青袍人将剑拾起，信手向他一抛。

他抓住剑，心中大感诧异。

这瞬间，他消失了杀死对方的念头。

“两位上吧”他立下门户候敌。

另一位青袍人笑笑，反而背起双手。

“好狂的年轻人。”与他打交道的青袍人说：“老夫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两人即使在生死边缘，也不会两人联手，你我将是一场最公平的决斗。你请吧：前三招是你的，能在三招之内杀我，算我命该如此。学艺不精，请。”

二十余岁对五十余岁，似乎不能算最公平。

青袍人让三招，的确可算最公平了。

三招之内，青袍人决木可以反击，死了活该。

这是他第一次碰上一个光明正大与他决斗的人。

“我不会占你的便宜。”他坦然地说：“为了表示敬老尊贤，当然不至于让你失望，放肆了。”

他亮剑走位，虚攻了三招。

双剑比划了三照面，不折不扣的舞剑。

双方的身形突然静止，双剑遥遥相对，两双虎目眼神冷然相向，剑上发出隐隐龙吟。

阳光似乎突然失去热力，森森剑气彻体生寒，气温不可思议地骤降，无形的煞气充溢在天宇下。

双方的气势愈来愈强烈，气氛渐紧。

另一位青袍人脸色渐变，似乎被森冷的剑气逼退了两步。眼神充满惊疑悚然的表情。

一声冷叱，晁凌风进攻了，气吞河岳无畏地切入，剑虹破空势若雷霆。

“铮铮！”暴震急骤，青袍人的剑起处，剑无可避免地接触，双方出剑太快了，不可能有变招的机会。

两人的剑皆像匹练般闪动，接着，青袍人的匹练陡然贯隙楔入，锋尖从不可能的空隙中反击及体。

晁凌风的剑虹，也几乎在同一瞬间变化万千，不但及时震开几乎及体的锋尖，他的剑尖也到了青袍人的右肋下，封招回敬几乎同时完成。

剑气及护体神功冲击，爆发出一阵不可思议的冷流。

人影倏然中分，立即移位又面面对。

两人都心中暗惊，神色更庄严肃穆。

旁观的另一位青袍人看出情势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“玄门神奇剑气，以神驭剑。”另一位青袍人是行家，悚然地惊呼：“小心……”

叫声中，双剑再次接触，开始快攻，开始各展所学全力争取优势。

剑虹已难以分辨，人影移动快逾电光石火，一连串狂野绝伦的绝招源源而出，剑气爆发像是殷雷狂震，眨眼间各攻了十余招，险象横生令人心胆俱落。

已看不出剑虹，似乎已成了剑网，快速的程度可想而知，好一场疯狂的缠斗。

二十招、三十招……

一声低叱，一道剑虹斜飞而出，带起一阵罡风，和一声撕裂人心的破风厉鸣。

另一道剑虹，也侧射丈外。

一声低吼，分而又合。

一幅布帛飘出三丈外，是青袍人的一截腰巾。

电芒破空，势若崩山，是年青力壮的晁凌风，行雷霆一击。

“铮！”双剑相交，力与力的相搏，一切花招已经用不上了。

“铮铮！”火星急溅，人影飘摇。

罡风怒号，三丈内芦苇望风偃倒。

再一次狂震，两人各震出丈外。

“老夫三十年来剑下未逢敌手。”远在两丈外的青袍人冷然说：“道消魔长，老夫誓以全力与你生死相决，义无反顾。”

晁凌风已感到真力以奇速灭退，必须在短期间结束这场最艰险的恶斗。

如果他先前不曾受到撼山拳的重击，真力决不可能耗损得如此快速的。

他必须获胜，获胜才能保住性命。

蓦地，他全身似乎突然松懈下来了，握剑的手似乎并没用力，但双目凝视着剑尖，神意已完全附在剑尖上。

剑尖前，似乎幻现出一道隐隐光华。

他的呼吸，似乎停止了。

迈出第一步，脚下轻得像是完全失去了重量。

青袍人吃了一惊，脸色一变，左手猛地托住了右腕，马步徐徐下沉。

聚力于一点，生死一击。

晁凌风逐步逼近，剑尖突然降下半尺。

青袍人似乎被自己的剑所带动，身形一晃。

旁观的青袍人大吃一惊，手不由自主地搭上了剑把，却又颓然放手。

“元神驭剑。”旁观的青袍人悚然叫：“青云，保住心脉……”

晁凌风突然止步，目光从剑尖移至对方的双目。

“你是冷剑景青云？”他沉声问。

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青袍人也沉声答。

“下次，你最好不要向我递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如果在下查出你是这些杀手的主使人，在下会找你了断。”

“你说什么杀手主使人？”

“这些人，是北雷、东风、西雨三个人的同伙，引诱在下前来，在此地埋伏偷袭，先用暗器再围攻。这个什么龙剑周毅，是在下打昏的，却被同伙杀了灭口。阁下，你最好及早设法洗清自己，不然，哼！我会找到你的。”

声落人动，像是流光逸电，向北冉冉而去，眨眼间便形影俱消。

“这……这人是何来路？”冷剑骇然问。

另一位青袍人是电剑严涛，脸色泛青流着冷汗。

“传说中的五行遁术。”电剑悚然说：“他是御剑遁走的，五行中的金遁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刚才他的确在使用元神御剑，你恐怕要丧身在他剑下。以你的功力行破釜沉舟一击，你死他也将真力耗竭，就算我不顾道义乘机收拾他，也于事无补。唉！青云，恐怕我们错了。”

“涛弟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他一定是晁凌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错不了，青云。我们的眼线，发现大批神秘人物北来，所以我们分途踩探。这些人，就是冲晁凌风而来的，东风西雨北雷，确是匿伏在此地。”

“这……”冷剑楞住了。

“剑南双剑落成了神秘人物的杀手，九成九是真的，我们错怪了晁凌风。糟了，咱们进快回城，查一查剑南双剑客的行踪，便可证实一些事，柏老哥应该知道一些消息，走！”

“晁凌风，晁……凌风……”冷剑一面走，一面喃喃自语；“这误会愈来愈深了。”

13

人只要肯用心去思索，对所发生的事能冷静地去想，多少会理出一些头绪的。

晁凌风愈来愈机警，愈来愈聪明了，这是经验的累积，和肯用心去想，所以他的思路渐趋成熟。

第一次与冷剑在极不愉快的情形中见面，他对这位宇内五大高手名列第一的名人，确是有几分好感。

他感到奇怪，冷剑为何也卷入这种波诡云谲的纠纷里？理由何在？

他侦查沉船一案，为何那么多蛇神牛鬼以他为目标？那天，他被擒被虐待，那些人显然不重视他，目的只在要他屈服，要他投效，与沉船案扯不上关系。

为何情势愈来愈复杂了？

有人转移了目标！

一定与冷剑有关，这么多江湖成名人物武林顶尖高手风云际会，决不是偶然的。

终于，他想起了咸宁道上的事故。

他无意中介入西雨、七煞书生、飞天蜈蚣几个家伙，计算女飞卫的事。

女飞卫吕巧巧，冷剑的妻子。

在东湖，他也救了景春莺，冷剑的女儿。

不会是巧合吧？这些人牵扯在一起了。

他坚决地相信，冷剑绝对与北雷、东风、西雨，以及死鬼什么龙剑周毅的设伏无关，他必须找出疑点来。

他要与冷剑对证一些事，澄清一些疑团。

这一行动十分大胆且具危险性，以他一个首次外出道游的默默无闻后生晚辈，要与一个宇内第一高手、身份地位极高的人，面对面求证澄清，真需要服气，那意味着将有另一场生死相搏。

冷剑那些人的行踪，是很容易掌握的，他们人数甚多，都是些江湖风云人物，而且也不避人耳目。

不像那位神秘的柏大空，这位大名鼎鼎的妙手空空一脸贼相，神出鬼

没似乎见不得人的。

返回府城，他行功调息恢复精力，立即着手进行。

他已经领教过冷剑的绝学，要不是那时他真力不继，即使凭正宗的武功修为，他也有把握对付得了这位宇内第一高手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
一群人走上了至临湖庄的大道，是府城的路而不走洪山。

这条至白杨湖的大道沿途乡镇甚多，所以经常有乡民往来，算是真正的阳关大道，不会有为非作歹的人在路上出没。

六个人，四男二女，沿途谈笑自若，要不是他们都佩了剑，真会被人看成府城来的大户人家走亲戚的人。

十余里，他们的脚程快，绕过一座小湖，有山有水的白杨湖在望，沿途皆是田野，处处是茂林修竹，到处可以看到忙碌的农夫，看不出异样。

后面两里地，晁凌风穿一袭青衫，像个游山玩水的学舍生员，一看便知不是种庄稼的人。

路旁的小池塘一排大椰树下，两个穿褐短衫的钓鱼村农突然放下钓竿，取下斗笠向旁一丢，顺手抓起搁在手边的长布卷，站起踊身一跳，便到了路中，拦住去路，阴森的目光，像饿狼般盯视着泰然走近的晁凌风，似乎把晁凌风看成一头肥美的羊。

晁凌风一点也不紧张，不像学舍生员那么胆小，背着手踱着方步，笑吟吟地接近。

“你们在偷鱼。”他笑得也像羊那么和善：“那是人家的养鱼塘，是不是？”

两个扮钓鱼郎的骠悍中年人一怔，相对交换眼色。

“少管闲事。”那位三角眼凶光暴射的人说：“你是不是跟踪前面那几个人的？”

“有关系吗？”他仍在笑，心中却在打主意。

“当然有关系，走这条路的不相干可疑的人都有关系。”那人逼近至伸手可及的距离：“这几天，不分昼夜，都有不受欢迎的外地人来来往往，到处闹事，所以我们不欢迎你们这些外地人。喂！你贵姓？”

“盘家世？你看我是不是很年轻，很英俊潇洒？”他笑得更可亲，更令人摸不清他的用意。

“去你的！我要知道你的来历。”那人冒火了：“我看你两手空空，身上没带有凶器，不像是歹徒，所以对你客气”

“嗨！没把我看成歹徒，只因为我身上没带有刀剑？其实没带凶器的人才真的危险。”

你两个一定是歹徒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你们的布卷中有剑。”

“他娘的！原来这小子扮猪吃老虎。”另一名中年人怒叫：“老大，摆平他再说，他摆了咱们一道。”

打交道的三角眼汉子相当机警，立即动手，左手布卷向前一探，里面的连鞘剑点向他的胸口，志在引他出手封架，右手便可乘机攻击了。

他果然出右手拨架，笨手笨脚地慌张后退。

三角眼汉子果然右手长驱直入，食中两指急取左期门要穴。

是内家高手，点穴的手法相当精妙。

岂知他拨剑的手突然一偏，半分不差扣住了对方的右手脉门，太快了，三角眼汉子即使看清也无法闪避。

“噗！”左掌劈上三角眼汉子的右耳门，不轻不重，一掌就昏。

另一中年人恰好从侧方冲到，大吃一惊，急急止住冲势，急急伸手拔布卷内的剑。

他将人拖倒，顺手夺过三角眼汉子的布卷，信手一扔，布卷电射而出。

“啪！”击中了还没将剑拔出的中年人。

人一闪即至，劈啪就是两耳光，再揪住中年人的发结往下按，右膝上抬，“噗”一声膝盖撞在那人的下颚上。同时手向上一掀。

“叭哒！”中年人仰面摔倒，满口流血。

一照面，两个高手便摆平了。

“哎……哎唷……”仰面摔倒的中年人狂叫，吃力地挣扎要爬起，吃足了苦头，双颊红肿，可能掉了几颗大牙，叫声含糊不清。

“我说过，没带凶器的人才真的危险，你们倡不信邪，这可知道了吧！”他站在一旁笑说：“要不服气，我再给你们来一次像样的，狠的。”

“不！不要……”中年人求饶了，坐起来不敢爬起：“你……你小子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不不！你是公子爷……”

“那还差不多。”他脸上又出现那种和气的笑。

“你到底……”

“现在，该我问你。”他脸一沉，变得真快。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”

“谁派你们在这里做眼线兼劫路的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说！”他声色俱厉：“不说就废了你。”

中年人吓了一跳，挪退了三尺。

“你可以信口胡说八道，但我会揪住你的耳朵，或者找根牛绳，穿了你们的鼻子，像牵牛一样去找你们的主人，就可以证明你是不是信口开河说谎。说谎，那就拆散你们身上的两百多根骨头，说！”

“是……是景……景大爷……”中年人崩溃了，不敢不吐实。

晁凌风一怔，景大爷，景大爷就是道宏法师的俗家化名，不敢以夜泉程景的面目与外界周旋。

“你们是临湖庄的人？”他问。

“咱们只……只是景大爷的朋友，为……为朋友两肋插刀……”

“当然你们拿了他的钱。”

“玩命，当……当然不……不能白玩。”

“唔！有道理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临湖庄到底出了些什么意外灾祸，才花银子请朋友来玩命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当夜有人前来踩探，闹事。景大爷实在不甘心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请你们来断路？”

“我们只负责盘道，查出来人的底细。”

“好，你们也只是这种料，问也问不出什么来。喂！景大爷在吗？”

“真的不知道，只在来的那一天见过他一面，以后就不曾见过他了。我

们只负责与管家程先程管家打交道，找他拿钱。”

“好了，你们可以去找程管家拿钱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叫晁凌风，记住了吧？”他笑笑，大摇大摆举步走了。

中年人大吃一惊，红肿的脸几乎吓白了。

临湖庄的庄门是开着的，里里外外静悄悄。

透过敞开的庄门往里瞧，一条林荫大道直通向两百步外的正宅院门楼，沿途花木扶疏。谁也想不到一个往昔的江湖歹徒恶棍，会成为拥有幽雅庭院的地方豪门。

六个人直往庄门闯，并不因庄门附近没有人而却步。

这附近的村民都知道，在临湖庄附近徘徊都会有麻烦，更不用说往庄门闯了。

果其不然，刚要往里闯，门侧后传出一声无量寿佛，闪出一位仙风道骨的年登花甲老道爷，拂尘一摆，当门而立拦住去路。

看清了来客，老道爷的脸色有点异样。

“诸位施主，请勿乱闯私人庭院。”老道爷沉声说：“但不知诸位登门，有何见教吗？”

四位男士：冷剑景青云、电剑严涛、夜游神陆光、道装打扮的紫霄散仙玄真，全是当今武林的魁首。

除了电剑严涛之外，前三位正是宇内五大高手中的前三名。任何一人，一言一动都可左右武林情势。

两位女士：女飞卫吕巧巧、景春莺，冷剑的妻女。

对方是玄门羽士，紫虚散仙自然负责与同道打交道。

“贫道玄真，特来请见道宏法师。”紫虚散仙上前稽首，语气平和。

道宏本是江湖蠹贼夜泉程景，由一位名列五大高手第三名的当代高手名宿前来请见，可说给足了面子，临湖庄应该以此自豪。

可是，老道爷不识相，冷冷一笑，居然不让开去路。

“很抱歉，道友。”老道爷的话也不怎么客气：“道宏师侄不在此地，请改日再来。”

“哦！道友是……”

“贫道无尘，很少在江湖走动，请多指教。”

“今师侄既然不在，道友想必可以替他作主了。”

“正相反，敝师侄的事，他自己负责，贫道无权替他作主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紫霄散仙毕竟修养还不到家，脸色一沉：“那么，贫道所要办的事，道友也就无权干预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……这得看是什么事而定。”无尘被扣住了。

“贫道要与几位朋友，进庄等候令师侄。”

“但敝师侄不在，你们……”

“他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“如果他一天不回……”

“贫道等他一天。”

“他一年不回呢？”

“贫道等他一年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无尘也冒火了。

“这是堂堂正正的道理。”紫霄散仙沉声说：“道宏所做下的事，他必须挺起胸膛来负责，岂能一走了之？他走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；跑得了他这个法师，跑不了紫虚观；跑得了夜泉程景，跑不了临湖庄。所以，贫道必须等他回来，他的人会通知他回来处理的。”

“你们真要进去？”无尘也沉声问。

“半点不假。”

“那你们就请便。”无尘冷哼一声，闪在一旁：“踏入一步，一切后果自行负责。”

“呵呵！道友快人快语！”紫霄散仙整了整道袍：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每个人的所行所事，泰半由上苍在冥冥中早有安排，所做的任何事，后果当然由自己负责，一些奇门生克，加上一些五行水火，相信贫道还应付得了，得罪了。”

“请！”无尘伸手肃客。

一个年登花甲入土大半的人，手一定不怎么好看，一定是瘦骨嶙峋、皮皱筋露，像鸟爪似的枯手，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但无尘这双手一伸，阴风乍起，彻骨奇寒的劲气袭人，立即可以隐隐听到奇异的气流激发声浪，有如午夜传来的隐隐风涛。

“有僭。”紫霄散仙也一摆手，昂然举步。

传出气流激旋的怪啸，声音突然提高了三倍，阴风四散，扑面的彻骨奇寒劲流一泄而逝，气流声渐消。

无尘身形一晃，马步斜移，脸色一变。

“难怪。”紫霄散仙脸色一沉：“难怪道宏敢在武昌翻云覆雨，原来他已经投入三妖仙门下。道友的寒魄真气将臻炉火纯青化境，令师兄想必是逍遥仙客了。”

“正是贫道。”右面的花圃中，艘出面目狰狞的大法师，手摇拂尘，腰悬松纹古定剑：“你既然打上门来，贫道不会让你失望，妖仙对散仙，过得了贫道这一关，你再吹牛并不为晚。”

“呵呵！那是在下的事。”冷剑缓步上前：“在下只练了几手还难登大雅之堂的剑术。久闻道长道力通玄，道术举世无双，就让在下开开眼界吧！”

“景施主，你以为你的定力，就可以闯过贫道这一关？”大法师逍遥仙客怒声问。

“总该试试，不试怎知？”冷剑出奇地沉静：“闯不过，算我景青云学艺不精。再说，在下也非闯不可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令徒既然与天绝谷主关系密切，道长师兄弟两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。所以，今天不闯，他日仍是要闯的。在下这些人必须与天绝谷主了断昔年的恩怨，义无反顾。这一天不管早来晚来，在下与道长终须会碰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……”

“贫道不知道你们在胡说些什么。”逍遥仙客冷冷地说：“不错，劣徒道宏的确不怎么安份，但他有财有势，日子过得无风无险十分安逸，他又没发疯，会与天绝谷主打交道冒风险？天绝谷主早年嗜杀如狂。劣徒避之唯恐不及，他还敢丢下目前的基业去玩命？哼！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你们都疯了，要不就都是些白痴。”

“在下有可靠的消息来源，证明令徒是天绝谷主的爪牙，挑起一帮一堂火并，以便掩护天绝谷主在武昌活动。”冷剑也冷冷地说。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目下不便奉告。”

“原来你这位宇内第一高于，只会空口说白话。”逍遥仙客冷笑：“好，你厉害，贫道毫无兴趣与你计较，与你这种人打交道实在乏味。你们进去等吧！庄里的人一定会替你们准备最舒适的客室居所，保证宾至如归。贫道也保证劣徒一回来，立即把他交给你们对证，如何。”

六个人愣住了，想不到逍遥仙客来这一招软的。

“这个……”冷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“景施主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的确不够冷静。”逍遥仙客不客气地说：“你们与天绝谷主的恩怨是非，老实说。根本与贫道这种妖邪人物无关，谁也不愿介入你们这种血腥的什么正义之斗。劣徒道宏其实很胆小，只敢在小人物中翻云覆雨，迄今为止。他还不敢抬出师门采壮自己的声势呢！你找他，算是找错了门路。”

“可是，在下证明令徒牵涉到挑动……”

“贫道可以向你保证，决不是劣徒挑动一堂一帮火并，而是被迫，也无意中介入，他是受害人，所以被晁凌风逼得几乎要上吊。”

“晁凌风？”所有的人吃了一惊。

“不错，晁凌风。”逍遥仙客叹口气：“他查出劣徒曾经与沉船的事故有关，前来逼取内情，从紫虚观打到此地，得到消息才罢手。你们居然把劣徒看成天绝谷主的爪牙，真是错得离了谱。”

“在下知道一些有关晁凌风调查沉船案的消息。”夜游神陆光说：“似乎众口一词，指他是籍故挑起一帮一堂火并……”

“你们就会听信有心人的嫁祸谣言。”

“这……那他……”

“他是船上乘客之一。沉船案三江船行知道共死了五十二个人，其实是五十一个，他是唯一的生还者，所以他发誓要找出主谋凶手来。他已经得到了些线索，贫道请人带了劣徒。已经动身去找线索了。这件惨绝人寰，屠杀无辜平民的罪案。连贫道也不肯罢休。这几天不分昼夜，都有人前来讨野火，恐怕这些，人已经知道劣徒已经招了供，所以要派人灭口。这些畜生！贫道等他们来。”

“逍遥道长。能不能请透露一点？”冷剑的口气变得友好了。

“抱歉，不能。”逍遥仙客断然拒绝：“这会妨碍晁凌风追查的行动。如果让他知道消息是从贫道口中泄漏的，他不把我这临湖庄拆掉才是怪事。”

“呵呵！他敢来拆三妖仙的山门？开玩笑。”紫霄散仙大笑，笑逍遥仙客过甚其词。

“一点也不开玩笑。”逍遥仙客正色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拆过一次了。”

“什么？不开玩笑？”紫霄散仙不笑了。

“贫道布下阎王十绝阵等他。”

“结果……”

“结果，我这里落花流水。”

“你说得像真的一样，呵呵！”

“你不要笑，道友。”无尘在旁接口：“贫道师兄弟两人，连你们几位武

林顶尖高手名宿都不怕，还用得着把已个从没听人说起的晁凌风来灭自己的威风？那天晚上他是带了飞燕杨娟来的。事先我们已经有所准备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结果……”

“结果是，他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”逍遥仙客苦笑：“我郑重告诉你们，天地间绝对没有第二个人。能在我面前强行把我的门人带走问口供，他是唯一的一个。不说了，总之。贫道栽了就是。进去吧！你们将是贫道的贵宾，希望你们进去之后别撒野。临湖庄目下已布下了十绝大阵。你们破不了；天绝谷主也破不了；也许只有一个人破得了。”

“晁凌风？”夜游神笑问。

“这小混蛋可恶！”逍遥仙客脸一红：“那小子，有一天，我会……我会……”

“会剥他的皮。”紫霄散仙大笑：“不然就不配称人间妖仙。”

“你们才该剥。”逍遥仙客笑笑，领先便走：“至少，他没有你们侠义道的可憎面孔。我觉得这小子还蛮可爱，所以我愿意请人替他查线索。”

一行人说说笑笑，化敌为友进庄。

远处跟踪的昆凌风相距太远，看得一头雾水，怎么一群侠义名宿，竟然与道宏这混蛋蠢贼打起交道来了？

他兴趣索然，回身返城。

□

人倒霉，连盐都会生蛆。

北雷就是倒霉透顶的人，连走路都会栽跟头。

他很会躲，而且躲得很隐秘。

但躲不过有心人，躲不过发掘隐秘的专家。

九鲤山在临湖庄的东南角，相去不足五里。

九条山脚伸入湖中，像九条鲤鱼，所以就叫做九鲤山。

他被晁凌风追得魂飞胆落，不敢逃入城，拼命逃至城外的一座小村，找到那儿的两位朋友，再由朋友带他到九鲤山，投奔一位声名狼藉。躲在那儿隐名避祸的同道千手猿袁邦昌。

这是山脚旁近湖滨的一座三家村，千手猿就是其中的一家，平时孤家寡人一个，在湖中钓些鱼货卖给鱼牙子，倒真过了百十天的平安好日子。

两位朋友一姓周。一姓陈。反正都不足什么好东西，江湖上的牛鬼蛇神，不是同道便很难知道他们的底细。

凡是与北雷这位四大邪魔之首交往的人，不仅是神憎鬼厌的货色，而且必定是武功出类拔萃的高手。

千手猿就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他能一口气同时打出五种以上的霸道暗器，名列字内暗器名家的前十名，也是黑道中恶名昭彰，人人恨之刺骨的货色。

千手猿白天无事可为，练练功，睡睡大头觉，天黑才将船划至渔区下钓。

这位仁兄在避祸，避几个发誓要埋葬他的对头。在这里躲得很隐秘，躲了半年。什么事都不曾发生。但平时依然十分警觉。

一听到匆促的拍门声，他正在睡觉，警觉地一蹦而起，敏捷地在衣内系妥暗器囊，和另藏有暗器的皮护腰，随时准备应付不测。

“谁呀！”他轻灵地闪在门后问。

“你以为是谁？”门外的北雷暴躁地叫：“讨债的，我北雷的声音你部听

不出来呀！

小心我一雷锤捣破你这龟窝，你他娘的躲得还真稳呢！”

拉开门，看到周、陈两个人，这才恍然。

“好啊！原来是你两个混帐出卖我。”千手猿怪叫：“我正感到奇怪。这只鸡怎么会找到我这里呢！进来吧！没有人跟踪吧？”

传说的神话中。雷公生了鸡的脚，北雷以雷公为绰号，同道们调侃戏称他为鸡。

“鬼的人跟踪。”北雷上气不接下气抢入：“拿酒来，受不了啦！”

草堂简陋，一桌四凳别无长物。

北雷大马金刀往上首一坐，不住喘息，汗流浃背。

“怎么啦？遭到祸事了？”千手猿为三位客人倒茶，心中直跳。

“雷老哥惹翻了一个人。”姓周的陪笑：“要咱们弟兄带你到这里避一避风头。不管怎么说，朋友嘛！有难同当，是不是？”

“去你娘的有难同当。”千手猿气呼呼地在下首坐下：“我被游僧昙本迫得上天入地。哪一个朋友又与我有难同当呀？”

“那不同，袁老哥。”姓陈的愁眉苦脸：“游僧昙本名列字内五大高手最后一名，谁惹得起他？就算有胆子与你为难同当，还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？怪只怪你老哥惹的人太强了。”

“废话少说，老猿，我要酒，不要茶，没有酒我可要断气了。”北雷拍着桌子嚷嚷：“恶鬼进了门。赶都赶不走；你就别他娘的怨天恨地了。借你这里躲两天避避风头，再找机会远走高飞，你想留我都留不住，你以为你这里是安乐窝呀？”

千手猿只好取来酒葫芦，以碗代杯，给北雷倒了一碗酒，绿豆眼不住打量北雷的狼狈相。

“该死的！你又惹了谁啦？”千手猿问：“据我所知。武昌府还没有敢招惹你北雷的人。往来过埠的大菩萨，可就难说了。”

“晁凌风。”姓周的说。

“晁凌风？晁凌风又是谁？是何来路？是哪座庙哪座山门的大菩萨呀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个屁：你他娘的没头没脑，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？真是见鬼。”

“该死！你没在城里打听呀？”

“打听？我连出门都心惊胆跳，还敢到城里去打听？你以为我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“难怪。”北雷喝了一碗酒，呼吸稳了些：“你像个惊破了胆的老鼠。说起来一言难尽，总之。我是见了鬼了，为了追逐飞燕杨娟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千手猿大笑，他当然知道声誉鹊起五年的武林女英雄：“千不追，万不追，天下的漂亮女人没有一千万，也有八百万，你偏偏去追这个逗人发狂，却又不肯脱罗裙的母老虎，你是活该！”

紧闭的柴门外，突然传入一声轻笑。

不错，是女人的轻笑。

四个人几乎全都惊跳起来，气氛一紧。

“一点不错，他活该。”门外传来清晰入耳的悦耳语音：“所以他必须付出代价，赎他的罪。他总不能像老鼠般躲起来，事后再吹牛。到处大吹法螺

夸他的艳遇。北雷，你还不给我滚出来？”

一点不错，是飞燕杨娟的嗓音。

北雷抖了一下，似乎觉得九绝毒针的毒在体内又发作了。他不怕杨娟，但想起九绝毒针却又不能不怕。

说不怕是欺人之谈，如果他真吃得住飞燕杨娟，又何必向神秘人物以很高的代价，来换取这位女英雄。

“他娘的！说到曹操曹操就到。”他脸色大变：“袁兄，后门……”

“后门已经堵住了。”门外的杨娟说：“八把绝魂银梭等着出去的人。千手猿，你是暗器的大行家，一定知道本姑娘的绝魂小银梭，比阎王帖子更可怕。所以，你最好脱身事外，把雷老狗赶出来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千手猿大叫：“你们打上门来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你要是不把雷老狗赶出来，本姑娘不会冲进去，与你这一代暗器名家，在窄小的茅屋里拼命，本姑娘要一把火烧你们出来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要欺人太甚……”

“阁下，你该怪北雷老狗。他闯的祸自己不敢担当，拉你这朋友下水，够道义吗？你把他赶出来，不就没事了吗。如果你包庇他，就不能怪我欺人太甚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要准备放火了。”

茅屋哪禁得起火？这威胁真毒真够严重。

“咱们出去毙了她。”北雷咬牙切齿往柴门走：“别无他途了。”

他听不列跟来的脚步声，扭头一看，心中一凉。

千手猿三个人，站在桌旁不曾移动，三双怪眼奇异的眼神向他集中。

“你们，好像我死定了似的，用这种眼神替我送葬吗？”他恨恨地说：“你们算朋友吗？”

“雷老哥。”姓周的苦着脸：“杨姑娘是晁凌风的同伴，她既然追来了，晁凌风毫无疑问也来了。你知道，咱们惹不起晁凌风。”

“晁凌风一定已被杀死了！”

“真的呀？你明明知道不是真的。”

“罢了！”他绝望地说。

“雷兄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”千手猿汕汕地说：“我千手猿招惹了游僧贼秃，就从来没向朋友求助拖朋友上刀山。你自己的事，还是出去自己解决吧！”

“你们不来？”他仍怀有希望。

“抱歉，雷兄。”

“俗语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”姓周的说：“夫妻尚且如此。何况咱们这些酒色朋友？你赶快出去吧！”

他完全绝望了，哼了一声。伸手拉开柴门。

门外的晒网场很广，前缘接近湖水。

他的目光落在波光粼粼的太湖上，只要往水里一跳，女人再狠，也不敢和衣往水里跳捉人。

可是。他又绝了望。

两旁的邻屋前，踱出四个青衫飘飘，气概不凡的人。

其中一人鬓脚已花，但不怒而威气概最不凡，所佩的剑古色斑澜。那

慑人的锐利目光令人不敢逆视。

四个人，在湖边一字排开，神态悠闲，似乎已经料定他要打主意从水中逃命。

飞燕杨娟站在场中间，神情似笑非笑，但那清澈明亮的星眸中，却闪烁着仇恨的怨毒的光芒。

四位侍女，分堵在屋两侧，每人的左掌，亮出两枚小小的绝魂银梭。

“你过来！”杨娟向他招手，神情如谜。

他掣雷锤在手，吸口气壮着胆举步接近。

“你愿跪下来求饶吗？”杨娟和气地问。

他心中怒火上升，这未免太侮辱人了。

“我北雷名列四大邪魔之首。”他愤怒地叫：“小女人，你不要狂。”

“好，你已经自愿放弃机会了。”

“什么机会？”

“活命。”

“哼！雷某头可断……”

“那是一定会断的。”杨娟嘲弄地说。

“在下要求公平决斗。”

“你曾经给我公平决斗的机会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那你为何要提出这种荒谬的要求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可以考虑你公平决斗的要求。”

“有条件？”他硬着头皮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把你所付的代价。以及要付与何人的内情说出来。”杨娟一字一吐地说。

“我要保证。”

“什么保证？”

“把你的人，全部撤至右邻百步外。”

“不行！”姑娘断然拒绝。

“那就没有消息，在下宁可放手一拼。”

“那就上吧！反正你会招供的。你记得江湖上另一个凶魔老孟婆孟姥姥吗？她的孟婆散其实喝了不会忘了前世事，反而会把前世的事一一招出来……”

北雷突然疾冲而上，雷锤起处风吼雷鸣，锤以可怖的百速凶猛地从正面攻到，用上了平生所学，行雷霆万钧的致命一击。

杨娟不拔剑，冷笑一声向侧急闪。

不接招，再凶狠再威猛的绝招也形同废物，近不了身绝招无用武之地。

北雷的用意。就是要杀出一条生路来。杨娟闪身避招，就

让开出路，妙极了，这一招并没白用，目的达到了，生路敞开啦！

风雷声中，人影疾冲而过。

杨娟左手一拂，指缝暗藏的细小九绝毒针，便钉在北雷的颈肩交界处，轻描淡写但妙到巅毫。

“让他走！”杨娟急叫。

一位中年人本来已经移位，准备抄出拦截，闻声止步，重回原处守住水滨。意在阻止北雷跳水。从其他方向逃走便不加理会。

仅奔近晒网场边缘，砰然一声大震，飞纵而出的北雷，纵落时双脚失去控制，重重地向前摔倒，直滑出三丈外才止住滑势。

刚用双手想撑起身躯，却发现手上力道弱得可怜。

“毒针……”他爬伏着狂叫。

一位中年人一闪即至，一把揪住他的发结往上提，拖死狗似的往广场拖。

“先给他解药，打昏带走。”杨娟向侍女说，凤目中煞气涌腾。

一颗丹丸强塞入腹，然后，中年人拔出毒针递回给杨娟，开始揍人。把已经全身麻木，半昏迷了的北雷，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。

最后，被人拖死狗似的拖走了。

杨娟到了茅屋前，瞥了里面三个人一眼。

“今天的事。”她阴森森地说：“只有你们三个人目击。”

“咱……咱们保……保证不……不泄漏半……半个字。”千手猿惊恐地说。

杨娟转头向那位威严的青衫人注视，青衫人老眉深锁，半晌不作任何表示。

杨娟打出手式，只有自己人才看得懂的手式。

“警告他们。”青衫人终于下了决定：“走漏丝毫风声，他们得死！”

“你们听到了？”杨娟问。

“咱们发誓……”

“哼！本姑娘不信你们这种人的誓，你们只要知道。本姑娘已经警告过你们了，就算你们逃至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本姑娘的人手掌心。”

“咱们记住了。”

“记住就好。并不是怕你们把今天的事泄漏，而是近期间这老狗的口供有大用，决不容许走漏任何消息。事情一了，你们可以大说特说。”

三个高手目送众人去远，方心头一块大石落地。

“认识那四个人吗？”千手猿悚然向两人问。

“没见过。”姓周的苦笑；“看他们的举动，还是飞燕杨娟的长辈，总之。咱们算是死过一次了。”

“我得赶快迁地为良。”千手猿惶然说：“天杀的！看来我也要走霉运了，可不能在这里等着挨刀，走得愈快愈好。”

晁凌风也躲得隐秘，也以为瞒得了对头的耳目。

府学建在黄鹤山下，这座学舍颇有名气，规模比江汉书院大得多，宿舍设备最完善，风景优美，读书的风气很盛。

由于附读生很多，所以加建有附读生的学苑。

他曾经在故乡的府学读了几年书，做过附读生，所以知道学舍的规矩。

他是以游学生的资格，鼓如簧之舌，说动了学监，让他在学苑暂住几

天的，当然纳了些银子，弄到一间单独的小房间住宿。

二更天，他仍在灯下看书。

既然是书生。哪能不夜读？而其他的廪生和附读生，早就去梦见周公了。

微风飒然，灯火摇摇。

他毫不介意，似乎并不知道有人从窗外跳入。

“初，范阳祖逖少有大志，与刘琨俱为同州主簿。”他在读《资治通鉴》的八十八卷：“同寝，中夜闻鸡鸣。蹴琨觉曰：此非恶声也。因起舞。”

他放下书，伸伸懒腰。

“非鸡鸣，此鼠声也。”他又在念，天知道他在念些什么鬼文章：“穿窬入户，恶声乎……”

“喝！你还真会骂人。假书虫。”身后传出中气充沛的嗓音。

“唷！我还真以为是鼠辈呢！”他起身离座，泰然整衣移至书案旁：“原来是气概不凡的长者。小子无状，恕罪恕罪。”

他煞有介事地长揖为礼，笑容可掬。

那是一位相貌威猛，气概不凡的青衫客，两鬓见斑，虎目炯炯有神。

“小子，不要假冒斯文。”青衫客抱拳回礼。

“在下确曾读了几本圣贤书，如假包换的读书人，尊驾怎说假冒斯文？呵呵！客居一切不便，客来茶当酒，请用茶。”

他倒了一杯茶，双手奉上。

青衫客淡淡一笑，右手一托袖桩，左手接杯。

“谢谢。”青衫客说。

杯不动，两人的手也不动，但眼神在动。似乎，有一股无形的浑雄劲道，在两人的中间汹涌。

他的生员青衫开始飘扬。

青衫客的袖和下衫也在飘扬，猎猎有声。

片刻，他双膝微沉。

青衫客也眼神一动。微微下挫。

杯口的茶水，随即开始震荡，形成了圈圈涟漪，圈数愈来愈密，但茶水一直就不曾溢出杯口。

又片刻，两人的左脚同时徐徐侧挪。

又片刻，杯口突然涌升阵阵轻雾，渐渐愈来愈浓，一阵阵向上升腾。

又片刻，雾气已消，杯中茶水已涓滴不剩。

青衫客手一震，随即恢复原状，手背青筋跳动，眼中的神光减弱了许多。

“谢谢你的茶。”青衫客再次道谢，放手释杯。

“不成敬意，请坐。”他收回杯，肃客就座。

“难怪你把武昌闹得天翻地覆。”青衫客坐下笑笑，呼吸略呈悠长。

“不是在下存心要闹。”他说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请教长者高名上姓。”

“我如果胡乱说个姓名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。”他笑笑：“长者的纯阳真火可说已练至可化铁溶金境界，举目武林，能有前辈这种修为火候的人，晚辈虽则见识有限，所知也有限，但相信决不会太多，前辈决非像晚辈这种初出道的无名小卒，所以相信前辈决不

会乱说姓名骗人。”

“好，你总算看得起我。但老夫此时此地，不便张扬，所以，你可以称我一声宗老，宗派的宗。”

“宗老贵夜光临。但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有件事问你。”

“晚辈知无不言，当然涉及隐私就不便奉告。”

“你成家了没有？”

他一怔，这问题大意外，不是江湖事嘛。

“没有。”他定下神：“趁年纪还轻，邀游天下见见世面。这次是想远游东海的。”

成了家，家就是枷锁，再往外跑，岂不是不负责任的父夫吗？”

“唔！有道理。你和飞燕杨娟曾经走在一起，为何不再理会她。”

“人各有志。”他笑笑：“她志在江湖，游戏风尘。而我为人疏懒自私，胸无大志，我根本不想出人头地多管闲事，跟她在一起是非必多。我只好回避她。”

“她为人如何？”

“一个好姑娘，可惜我对她毫无所知，只知江湖人对她的风评并不佳、但我知道她是个洁身自好的。外表与内心不同，以外表掩护内心的好姑娘。”

“她是老夫的晚辈。”

“呵呵！幸好我没说她的坏话。”

“我听她一直在说你。”

“没骂我吧？”

“她对你有好感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他又愣住了。

“她有她的自尊，她不能向你表白什么。我是她的长辈，我试过你的武功修为，也留意过你的行为品德，我认为她对你情有独钟，她没看错人。”

“宗老，你该劝劝她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她看错人了，她该钟情一个像公冶胜宙一样的英雄子弟……”

“呸！青龙帮那个小混混？他还不配在老夫面前吻老夫的靴尖。”

“宗老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。”宗老脸一沉；“我决定了的事，不容许反对。我要做你两人的撮合山，而且已经决定了。”

“别想。”他跳起来：“她如果嫁给我，我一天要和她吵十次，甚至百次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“唷！你这算什么？逼婚？你少发横……”

宗老大怒，猛地一耳光掴出。

他疾退，像电光一闪，耳光落空，快得不可思议。

“你给我听清了……”他怒叫。

“你才要给我听清了。”宗老沉声说：“你如果拒绝，我给你没完没了，哪怕把天捣垮，把地掀翻，我也要把你……”

“你什么都要不了，我也会把天捣垮，把地掀翻，我不吃你那一套，你吓唬不了我。”

钉钉，铁对铁，那还会有好结果？

砰一声大震，宗老一脚把书案踢得四散崩飞。

他怒火上冲，冲上就是一记现龙掌当胸拍出。

“啪”一声巨响。宗老也恰好出掌，双掌无可避免地接实，气流激爆，劲风扑面。

似乎半斤八两，势均力敌，两人同时挫退，不等身形稳下，再次扑上出手攻击。

双方都没将对方看成死仇大敌，像一对偶或意见不同而大打出手的朋友，因此斗奇、斗巧、斗机智，出手与拆封皆千变万化，你来我往速度骇人听闻，一沾即变令人眼花缭乱。

室中的家俱，可就灾情惨重，稀里哗啦七零八落，连门窗也遭了殃。

立即引起一阵暴乱，整座学舍人声鼎沸，丁役和生员大叫大嚷，纷纷往这里奔来看究竟。

宗老攻了百十招，劳而无功，见有人奔来，知道不能再闹了，蹑身跳出破窗。

“你给我记住。”宗老在窗外怪叫：“你躲不掉的，我给你没完没了，在哪儿见哪儿算。”

“我等你。”他也气冲冲地说：“你最好离开我远一点。早晚我会拆散你的老骨头。”

宗老正待重新跳窗而入，但打破的房门口已涌入三个人。

其中有学监刘夫子。

“这里怎么啦？”刘夫子急得跳脚。一点也不像一个夫子：“你在造反吗？你你你……”

“有贼。”他也不像一个读书人，掬袖拽衣粗野盛怒：“我和他打，把他打跑了。”

这贼不是雅贼，不是来偷书的，来偷人。”

附读生多少也是地方上的富家子弟，比廪生阔绰，有贼光顾是常事，但与贼打斗的事却很少发生。贼见人即溜，被捉进官府可就灾情惨重。

“你……你这是斯文扫地，怎能和贼打斗？”刘夫子哭丧着脸：“你看，这……这些家具，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别急，我赔，我认了。”他的气消了；“我要是不打，游学的银子岂不全完了？打了才能保住呀！我赔，至少可以保住我的银子。”

答应赔，万事好办，刘夫子仍然埋怨了好半天，这才带了人走了。

北雷像一头病狗。出现在武胜门外的沙湖旁。

武胜门是北门，也是最荒凉的城门，尤其是夜间。城门一闭，里里外外凄凄清清。

北校场是出人(执行死刑)的地方，附近又没有商业区，比起汉阳门平湖门的繁荣来，真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将近三更天，出现在沙湖旁的人一定是胆大包天的人。

北雷当然胆大包天，他本来就是天下四大邪魔之首。但现在，他却像一头凄惨的病狗，脚下蹒跚，气色甚差，快走几步就流冷汗。

任何人被行家施刑逼供之后，不成为病狗才是怪事。

“笃笃笃！”他轻叩一家民宅的柴门。

湖滨一带有不少民宅，但很少有三户以上聚居的，都是些种菜园的菜

农，在自己的田地建屋而居，与邻居保持距离。

久久，里面方传出声息。

“谁呀？”里面传出一个妇人的声音。

“是我。”北雷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你又是谁？杂种也该有拾来的姓名是不是？”这妇人泼辣粗野；“总不会是阿猫阿狗吧？”

“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老鸨婆！”北雷火往上冒，骂得更粗野：“你还真生了一张脏嘴，连损带骂十足龟婆样，小心我剥光你这老淫妇牵到码头上当母猪卖。”

“是你这老公鸡。”门拉开，一个老村妇打扮的丑婆娘当门而立：“难怪你敢在老娘门前撒野。老色鬼，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该知道这是犯忌的事。”

“犯你娘的上床忌！”北雷又冒火了：“我要见欧阳炎那混帐东西！他收了太爷一只翡翠麒麟，太爷答应再说服洞庭一鹤入你们的伙，交换条件是弄到飞燕杨娟。他娘的混帐！太爷羊肉没吃到。倒惹了一身膻，飞燕杨娟仍然是威风八面的江湖女浪棍，太爷我却吃尽了苦头，不但被飞燕弄得灰头土脸，更被晁凌风那小子整得几乎送掉半条命。

老虔婆。我不找他还找谁？”

“你这就不上道了。老公鸡。”老村妇冷笑：“本来人已经交给你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！一点也不对，不但人没有完全交到太爷手中，你们居然又平空出了一件天灵婆叛逃的事故。太爷倒了霉，受了池鱼之灾。”

“你强辞夺理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老虔婆。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老村妇沉声问。

“至少。欧阳小子得把我的翡翠麒麟退回，太爷也懒得去游说洞庭一鹤入你们的伙了。”

“他早就不在此地了。”

“他躲在何处？”

“我怎知道？我只是一个守屋人。一个小小的武昌地区无关宏旨的眼线。”

“我要见你们的长上。”

“你简直在说外行话，白混了一辈子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连欧阳炎也不知道长上是谁，你一个外人竟然妙想天开要见长上。”

“你也不知道贵长上是谁？”

“我？我算哪门子葱？欧阳炎的地位，比我高得太多，连天灵婆也比我高两级，你以为我配知道？”

“你是说？我白来了？”

“你本来就不该来。”

北雷哼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

“好走！下次千万不要再来。”老村妇说。

“我不会再来，再来也找不到你。”北雷一面走一面说：“因为，你恐怕

已经见阎王去了。”

“你这老公鸡，长了一张乌鸦嘴，你混蛋！”

“你这老龟婆，就听不得老实话。”北雷在十余步外转身说。

“什么老实话？”

“去见阎王的话呀！”

“你诅咒老娘吗？”

“我说的是老实话。我与你无怨无仇，犯得着诅咒你吗？你少臭美。你这老丑鬼不配太爷诅咒。”

“你这些话有何用意？”

“因为你即将要见阎王了，除非你知道欧阳炎的下落。”北雷说完，转身便走：“祝你幸运！”

老村妇一惊。似乎听出不吉之兆，呆立片刻，突然一鹤冲霄扶摇直上，轻灵地跃登屋顶。

“此路不通，下去！”屋脊上黑影长身而起，语气阴森已极。

“噢！”老村妇吃了一惊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不要问底细，下去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飞燕杨姑娘，正在你的堂屋等你。”

老村妇知道不妙，身形斜飞而起，升起时双手齐扬，六道电芒向站在屋脊上的黑影飞去。

黑夜中发射细小的暗器，目力根本不可能看到电芒。相距不足两丈，按理定可百发百中。

可是，黑影向下一伏，形影俱消，六枚针形暗器飞至半途，这人已经不见了。

老村妇的轻功相当了得，斜飞丈五六，到了侧院的上空，巧燕翻云再远出近丈，翩然向下飘落。

下面站着一个人影，似乎是突然幻现的。

“很不错！”黑影人声喝彩：“原来你的确是有名气的、过了气的翻天凤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人已翻腾而下，翻腾中又发射六枚针形暗器，先发制人，至少可以保护自己，不让黑影接近袭击，反应迅疾经验老到。

黑影连闪，换了三次方位，最后恰好移至她的落点，已不由她再有发射暗器的机会了。

“先折了她的翅膀。”屋前传来飞燕杨娟冷森的声音。

老村妇刚好本能地伸双手击出，想借力稳下身形，岂知双手却落在一双形如大铁钳的巨手中，立即传出骨折声，双掌的掌骨被捏裂了。

“砰！”她被摔翻在地。

噗一声响，腰脊挨了一脚，踢在身柱穴上，浑身立即发麻发僵。

“是死是活，看你是否合作了。”黑影抓住她的发髻往门口拖：“这是说，死活操在你自己手中。至于双手成残，那是注定了的，无法更改了。”

掌骨已碎，怎能更改？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她尖叫。

“北雷是个惜命的人，他招出你这里的事。”

“天哪……”

“你最好也有惜命的打算。”黑影将她拖入屋，往堂屋里一丢。

堂屋里已点起了油灯。飞燕杨娟满脸杀气高坐。四侍女左右肃立。另两名大汉，把守在门两旁。

“我要知道毒郎君欧阳炎的下落。”飞燕杨娟厉声说：“他那天施用夺魂雾逃掉了，你得从实招来。不招，我一寸寸磔了你。”

“天哪：我……我只是一……一个眼线……”老村妇崩溃地哭叫。

“你翻天凤三十年前就颇有名气，居然说是一个眼线，你要我相信？”

“鬼神明鉴，我……我如果撒谎……”

“不要向我赌咒发誓，我不相信这一套。”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不知道，你……你磔了我刷了我也是枉然

“那么，你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。”

“请……请放我一……一马，我……”

“把她埋到菜地里去。”飞燕杨娟挥手叫。

“饶……我……”

两名大汉大踏步上前，拖了便走。

“饶……命哪……”

汉门渡口人群拥挤，共有四艘大型渡船与十只小型渡船往来。

七煞书生已经换了装，脱去儒衫换上了小行商的褐衫，背了包裹提了行囊，草帽戴得低低地掩去本来面目。

剑藏在包裹内，以为可以瞒得了人。

这位黑道中不可一世的高手，敢与宇内第一高手为敌的枭雄，竟然改装掩起行藏，可知必定看出情势凶险，所以才有这种反常的举动。

纳了渡资，跳上渡船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心头一块大石落地。

只要船一开，他算是平安离开府城险地了。

自从截击景夫人失败之后，他这位大名鼎鼎的七煞书生，显然走了亥时运，倒霉的事接二连三临头。

在东湖被逼跳水逃命，接着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到处找他。

他想起控制飞天蜈蚣的那个蒙面人，猜想可能已受到对方的瞩目，处境显然相当的险恶。

再加上冷剑一家子在府城出没，早晚会找到他的，因此他躲了几天，知趣地远走高飞避风头，再不走可能就走不了啦！

现在，他连飞天蜈蚣也不敢见了。

本来他想找飞天蜈蚣讨取两件珍宝的，那是西雨用来请他共谋景夫人的代价，却被飞天蜈蚣黑吃黑吞没了。

至于西雨。他更不愿见到啦！

他是黑道的神圣，消息灵通，早已知道西雨、东风、北雷这三个魔君，被晁凌风整治得灰头土脸，避远一点大吉大利。

他更怕晁凌风，听了这三个字就感到心虚冒冷汗。

小型渡船只准载二十个人，船终于离开码头，船首指向上游，先向上航。

谢谢天！终于离开府城了。

船上其他的十九名乘客，没有任何一个可疑的人。

江风掀起长浪，一阵碎浪扑上舱面，旅客们都成了落汤鸡。一个个脸

色泛青不住念佛。

行船走马三分险。大江渡经常发生覆舟淹死乘客的惨剧，人上了船。命已去掉三分，得靠菩萨保佑啦：

他不信神鬼妖佛，因为他的水性不错，大江这段江面宽不过七八里，淹不死他这个谙水性的武林高手，因此他坐得稳稳地，脱掉遮阳草帽神态自若。

船已经折向，已渡过三分之一。

“武昌，再见！”他回头向巍峨的府城喃喃地自语，目光转向高入云表的黄鹤楼：“我这一走，去如黄鹤，远走高飞。”

“你飞得了吗？”身侧突然传来清晰的语音。

糟了！语音不但清晰，而且耳熟。

急急扭头一看，只感到心向下沉。

本来。上船之后，他已经仔细察看所有的乘客。未发现可疑的人，更没有熟面孔。

可是，坐在他身旁的这位穷脚夫，这时正用手揉脸。本来黄褐色的苦哈哈平凡面孔，变成了晁凌风英俊的面庞。

老天爷！他最怕见的人就是晁凌风，偏偏晁凌风像鬼似的出现在他身旁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惊跳起来，语不成声。

吓破胆的人，就是这副德性。

“呵呵！三世修来共渡船。”晁凌风笑说：“怎么？你像是见了鬼呢！”

他右手一伸，要出煞手了。

晁凌风脸色一沉，笑意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虎目含威，冷电四射。

“你敢动手？”晁凌风凌厉的语音直钻耳膜：“我要不订烂你一双杀人的手，算你祖上有德。”

“你……你像个讨债的冤魂……”他的手急急收回，语音发抖：“你……你如果敢……敢动手，我……我把船弄翻，大……大家同归于尽，你……你不希望乘客和……和舟子也……也一起死吧？”

“哈哈！我哪有菩萨心肠管别人的死活？我只要你不死就成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？我是死不了的。我告诉你，八百里的洞庭湖。我可以游三五个来回。洞庭湖有龙、有蛟、有鼈、有水怪，我赤手空拳也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斗三天三夜。你不要以为你那天跳湖逃得性命。便以为我不敢下水追你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要……要怎样？”

“我过江去查两个人的底细，巧的是与你同一条船，真是有缘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是为我而来的？”他心中略宽。

“顺便嘛！朱老兄。”

“顺便？”他的心又抽紧了。

“是呀！向你讨消息，证实一件事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不说，我要设法让你说，当然这法对你一定不太好消受。呵呵！你会说的，是吗？”

“罢了！你是个鬼！你要什么消息？”他完全屈服了，完全丧失了奋身

而斗的勇气。

“那天，你们截击景夫人，西雨事先向你说了些什么？比方说：谁透露了景夫人的行踪？”

“西雨自己查出来的，冷剑公母俩的行踪并不瞒人耳目。”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，这些事没有守秘的必要：“他找我帮忙，我转邀了飞天蜈蚣……”

“你撒谎！你没说实话。”晃凌风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口，声色俱厉，用的是村夫打架讲理粗俗手法。

“哎呀……放手！危险……”船在急剧晃动，他狂叫：“我……我没撒谎……”

“你还说没撒谎？冷剑夫妻到了府城，电剑严涛已经在途中了。他夫妻到达府城，前后只有三天，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景夫人要远走咸宁接电剑严涛，除非是自己人。而你邀请飞天蜈蚣同行，决不是一天就可以办妥的。这表示西雨在冷剑夫妻一到府城，便找你暗作安排了，他不会不向你这老江湖透露一些消息，以便取信于你，对不对？你没说出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说？”

“我说我说……西雨的确说有人透露了消息，所以必定成功。但他没说出是谁透露的，我也没多问。我想起来了，飞天蜈蚣也真怪，我一找到他，话没说一半，他就满口答应，似乎已经知道这件事，可知飞天蜈蚣也得到一些风声了，只有我才是太傻瓜。而且。飞天蜈蚣另有主人。”

“唔！看来，须找到西雨或飞天蜈蚣，先把他们打个半死，就可以榨出他们的内情了。西雨和飞天蜈蚣，目下躲在何处？”晃凌风经验不够，不追问主题。

“在海船窝的渔户处躲藏，至于目下在不在，无法保证。好像昨天之前，他们躲在新河洲，东风、西雨、北雷在一起。飞天蜈蚣早就躲在海船窝养伤。”

“好，你很合作。顺便问一件事，你听说过江永隆和李世鸿这两个人吗？”

“是江湖人吗？可有绰号？姓名不易查，江湖人有些高手的本名反而不为人知，提绰号却响亮得很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那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问道于盲。”晃凌风苦笑：“好了，你的命保住了，登了岸，你最好有多远就走多远，别让我再看到你的影子，知道吗？”

“那还用问吗？”他像泄了气的皮球：“我希望胁生双翅，像逃避瘟疫似的，你在东海我飞到西天。”

“哦！”晃凌风心中一动：“你可知道六合瘟神詹无极老魔目下在何处？”

“你问对人了。”

“在何处？”

“他有一位姨表侄，姓李，叫李端公李大有，听说会驱神撵鬼，住在石首，颇有道行。这老魔经常在那儿，与他的表侄参研巫术。你到石首一问李端公其人，便有人告诉你端公的住处。你去找李端公问问看。只有李端公才知道那老魔的下落，他们是一狼一狈。”

“呵呵！谢啦！”晃凌风满意地说。

到海船窝有水陆三途，水路沿江而上，或乘小船走市河。走陆路必须

出望山门，然后沿江堤南下，或绕赤澜湖的长街走。

为免麻烦，走江堤比较方便些，不仅是人迹罕见，而且也近了好几里。

已经是午后，天气炎热，堤上万柳飘拂，江风吹来热浪全消。在堤上走的确快意，美景如画，凉风习习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举目向江外望，对而的汉阳府像是画中的城镇，龟山鼓着眼睛，死瞪着这一面蛇山前的黄鹤楼。

再往上游看，江心的鹦鹉洲上水禽悠然回翔。

洲对面的河里万排云集，木排上的排屋屋顶比洲高，也像一座城市。

晁凌风没有心情观赏江景，有点意兴索然。

花了半天工夫，到汉阳去查江水隆李世鸿的底，果然一无所获，那两个家伙的身份住处都是假的，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乘客的消息，难怪没有家属到船行去领赔偿费。

他几乎已可完全确定，这两个人就是覆船案的凶手。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纸是包不住火的，百密一疏，凶手总会留下一些不经意的小线索。只要他不断努力追查抽丝剥茧，早晚可以查出头绪来的。

他一面走，一面清理思路，脚下逐渐加快。

不久，东面的长街已经抛在身后，脱离了南湖地区，进入田野纵横交错，草木丛生的郊野。

这里，已是江夏县地面了。

偶或，有鲶鱼套巡检司的巡捕，在这一带走走，看有些什么人在这带偷鸡摸狗。

或者对岸有哪几个小混混偷渡过江避风头。

一丛杂林内，突然跃出一群劲装大汉。

“小姐，你看吧！”其中一个扭头向林内叫：“他果然来找青龙帮的人了，这就是他与青龙帮勾结的铁证，成副堂主的失踪，找他绝对错不了。”

接着，出来了八名大汉，拥簇着脸色相当难看的冉芳华姑娘，后面还跟着侍女小梅。

共有二十一个人，劈面拦住了。

晁凌风虽然感到不悦，但并没冒火，背着手踱着方步，冷然向前接近，二十一个人吓不倒他，他无所畏惧地向对方闯去。

“你出来。”他向刚才鬼叫连天的大汉招手叫：“你这狗东西胡说八道，说什么在下与青龙帮勾结，我要听听你的证据和理由，在下如果不满意，体准备把所放的狗屁吞回去。”

大汉哼了一声，踏前两步。

“阁下说过不再与一帮一堂的人往来。”大汉嗓门够大，似乎表示自己理直气壮。

“不错。”他冷冷地答。

“阁下说过不再管一堂一帮的事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而阁下却前注青龙帮的总舵。”

“你怎么证明在下是前往青龙帮的总舵？”

“这是通向鲶鱼套青龙帮总舵的间道，阁下不会是来此地看江堤的吧？”

“这条路可以到达京师，可以到达长安，可以到达天底下任何地方。就

凭在下走在这条路上，就可以武断的指证在下前往青龙帮的总舵，你也未免太霸道太自以为是了。

在下也说过一句话，不知你阁下知道吗？”

“你说一句什么话？”

“你太极堂的人，离开在下远一点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当然是太极堂的人，因为贵堂主的千金在此地，她已经是第三次与在下照面了，这次带了大批人手半途拦截，用意不说自明。你不够份量说话，滚！”

冉芳华不能不出头了，喝退了大汉独自上前。

“一切理由都不必多说了。”他脸色一沉：“你带了一大批人来，当然不是打算来说理由的，更不是来请我的。现在，你原来打算怎么办，你就说出来好了。我预先申明，哪一个该死的东西胆敢在我面前动武，我一定把他摆平在这里。相打无好手，动手的人，死活自己负责。现在，该你说了。”

“你承认与青龙帮往来吗？”冉芳华沉声问。

“小姑娘，你听清了，我与青龙帮有否往来，那是我的事，够清楚了吧？”

“好，那么，敝堂二副堂主镇八方成君豪，在上次我与你见面之后，他带了兩名弟兄进城去找妙手空空柏大侠。竟然平白失了踪，迄今音讯全无。是你把他交给青龙帮了？”冉芳华的神情愈说愈激动。

“拿来。”他左手一伸。

“拿什么来？”

“人证，物证。”

“你……”冉芳华又傻了眼。

“你实在不像一个江湖人。”他摇头苦笑：“不要来找我，你应该去找那个什么柏大侠。我对那位镇八方实在毫无好感。更无兴趣，他实在一文不值，我哪有闲工夫去捉他来当礼物送人？要捉人当礼物，你才够份量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可恶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实在被你们烦透了。”他脸色一沉：“小姑娘，激怒我对你们毫无好处，你何苦也和一些乱起哄的手下一样胡来？带了人走吧！你们这一、二十个人，我相信绝对不比四大邪魔强。”

“我今天一定要找你说明白，你是青龙帮的什么人。”冉芳华嗓门也提高了一倍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我希望公平地解决。敌友分明可以公平了断，不希望你在暗中偷偷摸摸计算我们。”

“好，我希望我是青龙帮的人吗？”

“当然希望不是。”

“好，我不是，你满意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小姐，别相信这鬼头鬼脑的小子，睁着眼睛说谎。”那位大汉厉声叫。

“我要保证。”冉芳华向晁凌风说。

晁凌风的修养有限，他已经表明立场让步，对方却咄咄逼人，立即引起他的怒火。

“不必要保证了，小姑娘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任何人带了一批气势汹汹的手下，拦在路上示威，那一定是有目的而来，不可能善了。你希望我不是青

龙帮的。但在你的手下面前，你并不想真的希望如此。好了，在下就成全你们的心愿，你就把我当成青龙帮的人来对付吧！不必再说废话了。对你们这些无可理喻的人，和自以为人多势众的好汉，我实在不必浪费口舌的。你已经得到所要的答复了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你承认你是青龙帮的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不再浪费唇舌。

“你没带兵刃吗？”冉芳华也不再追问。

“你就不必客气啦！我这种人手中有没有兵刃，无关宏旨。”

“我希望你我公平地决斗。”

“也好。”他解下腰带绰在手中，八尺长的腰带叠了三折：“腰带就是我的兵刃，你拔剑吧！”

冉芳华冷哼一声，徐徐拔剑。

剑出鞘冷气森森，光可鉴人，是一把吹毛可断的宝剑。

上次徒手相博，冉芳华有自知之明，不论是技巧与内力，自己都差了一截，当然不愿再徒手相博。

“姑娘请。”晁凌风拉开马步，行礼立下门户，手中的软绵绵腰带向前一拂，便绷得笔直成了一条硬棒，虚空斜指不再软垂，但在神色上和握带的大手形状，却看不出运劲驭带的情景，似乎腰带本来就是硬的。

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

二十余人都是行家，看得心头一震。

这可不是玩障眼法，而是不折不扣的，已修至化境的内功驭刃术，即使是一根棉线，也可以变成小铁枝般坚硬，这是极难办到的事。

冉芳华持剑行礼，一拉马步，剑诀一引，剑向前一伸，龙吟乍起，森森剑气彻体生寒，内功驭剑火候精纯，剑发的龙吟声已代表内功的造诣极为精深。

“唔！阳罡驭剑。”晁凌风点头说：“姑娘家练到如此境界，令人肃然起敬，没有大恒心大毅力。决难有此成就。令尊绰号称旱天雷。天雷掌足以称武林一绝。这种至阳内功，传给女儿的确不太恰当，难怪性情火爆刚愎自用，实在可惜！”

大敌当前。依然谈笑自若，在气势上，他已经稳占上风，就看他是否真有真才实学以保持气势了。

一声冷叱，剑如电光激射，排山倒海似的向他强攻猛压。姑娘无畏地抢制机先出手。

噗噗两声怪响，腰带击中了电射而来的剑虹，剑发出震耳的剑鸣，似乎爆出火花。

狂攻的气势瓦解，剑虹疾退。

“是很不错。”晁凌风轻拂着腰带说：“但还不够好。小姑娘，你还有机会全身而退。”

冉芳华的脸色渐变，似乎仍然难以相信自己的剑是被腰带封住震退的。

腰带似乎成了一道墙，迎着她的杀着狠招迎面挡住，根本就不可能破墙而入，剑及墙震力并不凶猛，但韧性奇大，震撼得手臂发麻。虎口发热，身不由己，被这股可怕的反震怪劲震退，一招便几乎出彩。

她不信邪，再一次沉叱，再次发起猛烈的攻击，招发电射星飞，身剑合一全力扑上了。

腰带形成的墙再次涌现，刚与剑虹接触，突然剑发出奇异的啸鸣，墙突然消失，剑虹一无阻滞地长驱直入，余势似乎威力倍增。

可是，墙后没有晁凌风的身影。

想收招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身右人影倏现，右肋已被腰带贴住，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道及体，任何快捷的反应也无法自救了。

她感到身躯不受意志力控制，向前加快疾冲，直冲出三丈外，那股怪劲才突然消失。

她踉跄再冲出三步，这才恢复身躯的控制。火速转身一看，楞住了。

晁凌风仍然站在原处。背向着她，手中仍然轻轻拂动着腰带，的确不曾离开原地，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故，不曾向任何人反击。

这怎么可能？人闪避的身法，速度决不可能快过眼睛，除非这人的速度比光还要快。

怪事！她是怎么冲过来的？她并没看到晁凌风闪避呢！反正腰带形成的墙与人影，在剑前突然幻灭，如此而已。

她的二十一个同伴，也一个个傻了眼。

一声怒叱，她向晁凌风的背影发剑冲去。

三丈距离一闪即至。速度已到了体能的极限，剑如电耀霆击，攻向晁凌风的背部要害上。

这次她看到了，晁凌风凌空而起，后空翻倒翻腾，在她的剑尖前逸走的。

一声娇叱，她收招变招，大旋身剑发似奔雷，招发吁翊射九日，向上方连续追击，真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，攻了九剑之多，跟进了两丈。

可是，在空中的晁凌风急剧地翻腾，升腾起落翻转美妙极了，似乎完全配合她的连续攻击而变动，每一剑皆差之毫厘，险之又险，却无法一击奏功。

她的狠招攻势已尽，而晁凌风也在她面前丈余飘落，点尘不惊。

她吃惊了，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

“事不过三。”晁凌风冒火了，脸色一沉，虎目中冷电闪烁：“再向我递剑，我不饶你。”

“小巧功夫，算不了什么。”她仍不死心，沉着地挺剑逼迫：“你没有接斗的勇气，你……”

晁凌风哼了一声，腰带上升。

她人化流光，剑变逸电，带起一阵罡风，第三次狂野地扑上了。

第一剑、第二剑……

“噗！”异响再起。她的剑不受控制。向右上方震起，空门大开，想收招势不可能，她只好警觉地疾退。

来不及了，身形刚动，敞开的中宫已被一只大手探入，一把揪住了她的襟领。

“噗！”她的左手扣住了大手的腕脉，神功骤发，一定可以把脉门扣断。

可是，她感到扣住的不是血肉之躯，而是一条钢棍，坚硬得似乎像是传闻中的万年钢母。

不等她再次发力，突觉天旋地转，砰一声大震，她被摔翻在地，背脊着地手脚朝天，似乎全身骨头皆被摔松了，护体神功抗拒不了沉重的摔劲。反而反震得五脏似要离位，眼前发黑喉间发甜。

她总算没被摔昏，吃力地挺身坐起，感到胸口一凉，原来胸衣已裂，里面的胸围子也断了带，半熟的酥胸暴露在阳光下，十分刺目。

“哎呀……”她吃惊地叫，惶然急急掩襟跳起来。

当她看清眼前的景况时，只感到心向下沉。

二十一个人。包括了侍女小梅在内，由于她的陷入险境而冲出抢救，被晁凌风一根腰带，打得七零八落，一个个鬼叫连天。

腰带已经抖长，成了八尺长的灵蛇，刀剑一触腰带便被震飞脱手，腰带一及人体，便将人打翻或摔飞惯昏，有如风卷残云，片刻间人体撒豆子似的摔了一地，而且倒了就爬不起来。似乎骨散筋松，成了一团烂肉。

最后被卷住拖近的人，正是那位口出不逊的大汉。

“噼啪！”晁凌风先给大汉两耳光，把大汉打得牙松颊肿星斗满天。

“我要好好整治你这杂种。”晁凌风怒声说，抓住大汉的脑袋向下按，抬膝来上一记，噗一声撞在大汉的下颚上，手一掀，大汉狂叫着飞翻而起，仰摔出丈外。

一声厉叫，她强提真力挺剑再冲。

晁凌风似乎身后长了眼，挫步旋身，腰带排空驭电回卷，啪一声缠住了锋利的宝剑，向外一抖。

“不再饶你！”晁凌风怒叫，左手已长驱直入，一把扣住了她的咽喉。

手大指长，象一只大铁钳。她那娇嫩的粉颈哪禁得起一扣？幸好晁凌风手上有分寸，没扣破她的咽喉，像捉鹅似的将她先提离地面，再旋身倒拖而走。

她想叫，叫不出声，剑已被卷飞，一双绝望地拼命抓扳扣在咽喉上的手。想稳住身躯站起又力不从心，被倒拖着走了几步，全身一软，快闭气了。

“砰！”晁凌风把她摔倒在地，被抓破的胸襟再次松散，酥胸再次裸裎。

“我要让你们八辈子都记住今天的报应。”晁凌风凶狠地说：“你们这些结帮组堂的狗东西，倚仗人多任意鱼肉天下弱小，让你们这样横行霸道，日后不知要坑害多少无辜的人。”

堤两端，都有人急奔而来。

晁凌风不加理睬，束好腰带，快速地将所有的人，拖到冉芳华两侧一排好。

拖到最后两个人，堤两端的人已经到了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北面来的人急叫：“凌风，你……你怎么啦？”

是飞燕杨娟，带了四侍女和四名骠悍的中年大汉，看到一地哼哼哈哈痛苦叫号的人，愣住了。

南面来的人也不少，青龙帮帮主龙王的次子白鲤公治胜宙、女儿公冶纤纤，四珠传旗使者入云龙太虚羽士、武昌分舵主分水犀廖勇……还有十四五名帮众，一大群，实力空前雄厚。

“果然是太极堂的人，在咱们左近设伏。”公冶胜宙大声说：“晁兄，怎

么一回事呢？”

“你们。都不要管。”晁凌风虎目含威，语气充满火药味：“杨姑娘，请带了你的人退，我不希望有人干预，更不希望让人认为我做得太绝。”

飞燕杨娟嫣然一笑，伸手阻止她的人跟进，独自缓步上前。

“嗨！凌风，你这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态度说变就变，连好朋友都不认啦！”飞燕不在意他凶霸霸的神情，俏丽的身形傍在他身旁：“不管你怎么变。我对你的情谊是不会变的。这里怎么啦？”

“这些人在这里设埋伏、要向我兴师问罪。”他真不便赶飞燕走：“倚多为胜，一而再行凶，我把他们都摆平了，正要狠狠地整治他们。”

“哦！这些家伙该死。”飞燕的目光。落在冉芳华裸露的酥胸上：“咦！那不是太极堂堂主的女儿冉芳华吗？她为人并不坏吗！”

“不坏？哼！可恶透顶。”

“怎么可恶？”

“第一次见面。她说我是骗子。第二次见面，她带了一群人，其中有一个什么狗屁镇八方，要强行邀请，也可以说要强行绑架劫持我去见她老爹。第三次，也就是这一次，你看，一共是二十二个人，硬指我与青龙帮勾结，指我擒了镇八方送给青龙帮。我让她施展了两次攻击，再三警告她不要放肆。结果，我摆平了他们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你打算。”

“这些贱东西太无法无天。结合一大群牛鬼蛇神结堂组帮，倚仗人多势众胡作非为，自以为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死。”晁凌风愈说愈火。把青龙帮的人也骂上了：“他们心目中哪有天理国法？只有顺他们的人能活，别人都该死，都该任由他们宰割。如果我没有两手本领自卫，岂不又被弄进死囚牢里上绞架灌辣椒水？我要以牙还牙，弄断他们的手脚，再去找他们那个什么狗屁太极堂。见一个宰一个。宰完了这些杂种，天下虽说并不因此而太平，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。”

“嘻嘻！你不要说得那么狠。”飞燕盯着他笑。

“我说得狠？”

“是呀！不要弄断他们的手脚。让我用九阴搜脉手法来整治他们，全身经脉萎缩半毁，一辈子躺在床上等死，每天子午两时疼痛入骨。一辈子痛不离体，让他们一辈子后悔，比弄断他们的手脚仁慈些，至少没有碎骨头需要整理。让我来吧：保证不会弄得血淋淋让人看了恐怖。”

“杨姐姐。求求你不要火上添油好不好？”冉芳华绝望地哀叫：“我知道我错了。”

但我起初并没有得罪他的意思，我……”

“你还敢强辩。”晁凌风跳起来：“上一次你带了人气势汹汹，这一次你带的人更多，你要我相信你无意得罪我？岂有此理！”

“镇八方失踪……”

“天下间的人千千万万，每天都有不少人失踪，与我何干？”

“晁爷……”

“我再也不听你的鬼话。”晁凌风抓起那位大汉，劈劈啪啪先揍四记耳光：“阁下，你奉谁之命在此地拦路劫持的？招！”

“哎……呃……”大汉痛苦地挣扎叫号：“饶……饶命……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我要一块块碎裂你的骨头。”

克勒两声，大汉的右手肘碎裂了。

“哎……我说，我……招……”

“招！”

“是……是阳……阳坛主……”

“什么阳坛主？”

“智……智坛的坛主，阴……阴阳一……一刀阳……阳一新坛主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……他命我带……带了内……内堂的人，务……务必唆……唆使小姐把……把你捉……捉来，或……或者……”

“或者杀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！”

“是……是的……”

“凌风，不要问了。”飞燕明亮的凤目中杀机怒涌：“太极堂的猪狗恩将仇报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连根铲掉他们，错不了。”

“我不要你参予这些帮派流血的事。”晁凌风将大汉丢下：“我会好好处治这些人。”

“那你就动手呀！”飞燕杀气腾腾地说：“我一定要管，你不杀我来杀。今后太极堂的人，我见一个杀一个，决不留情。任何人想要伤害你计算你，我决不放过他，我说话是算数的。”

“你不要管我的事好不好？”晁凌风不悦地说，他想起昨晚宗老逼婚的事，误以为飞燕今天一定是来找他算帐的，要不顾一切管他的事。

“我不会袖手的。”飞燕坚决地说。

“我不要你管。”他也坚决地表示。

“两位请不要伤了和气。”白鲤公冶胜宙在对面高叫：“晁兄把这些人交给兄弟处理，兄弟替你分劳。”

飞燕正感到无趣，不由怒火上冲。

“你给我滚到一边凉快去。”飞燕摆出女英雌的威风：“你青龙帮也不是好东西！”

“这里没有你的事。”

白鲤公冶胜宙吓了一跳，他真不敢招惹这位泼辣的江湖女英雌。

公冶纤纤自从接近斗场之后，一直就目不转瞬，仔细察看晁凌风的一举一动。

当然，她已经认出晁凌风，就是那天在东湖小酒肆的年轻书生。

那天，她赶走了一指高升麻天华。因为一指高升欺负这位年轻书生。

无可否认地，她对那天穿儒衫的晁凌风大有好感，否则何必出面多管闲事？虽则那天一指高升事实上是冲她而藉故摆威风。

同时，她也看出酥胸半露的冉芳华，正是在东湖碰上的小姑娘。那时，她并不知道冉芳华的身份。

现在，她终于知道了。

她二哥怕飞燕杨娟，她可不怕。

再就是她是一个小姑娘，在场有一大群大男人，任由冉芳华酥胸半露摆在地上让人观看，她自己也难免有点难为情。这情势必须有所改变。

她举步上前，一双灵秀的，闪着慧露光芒的风目，仍然落在盛怒的晁凌风身上，说话却冲着飞燕杨娟。

“杨大姐，你又何必把嗓门放得那么大？”她笑吟吟地说：“好像这里的事，与你杨大姐并不相关，对不对？而是这位……”

“而是我这位胆小鬼的事。”晁凌风接口。

“晁爷，不知者不罪。”她脸上的笑意可爱极了：“那天是我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把你这位恩公当作……我向你陪礼，请原谅。”

她真的抱拳行礼，行武朋友的礼，颇有男子气概，笑容更可爱了。

可是，在飞燕的眼中。她这种迷人的笑容，不但一点也不可爱，简直丑死了，恶心死了。可能是同性相斥的本性在作怪，更可能是醋在作怪，大概事先吃了含醋的食物，姑娘们喜欢吃带酸的食物，平常得很。

“你最好滚远些。”飞燕冒火地叫：“是你把他叫成胆小鬼？我要撕了你的嘴！”

“唷！干吗火气那么大？”公冶纤纤俯身替冉芳华拉破襟掩住酥胸：“我可没惹你呀！晁爷，是不是？”

晁凌风感到头大，这位公冶纤纤真会找目标。找上了他。这丫头刁钻得很呢。

“小姑娘，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。”他强忍住笑。一字一吐：“杨姑娘是我的好朋友。你最好不要招惹她，她的话。你最好是听着。”

“如果我招惹了她……”

“我不会坐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会站在她一边。替她挡一切麻烦。”

“哦……这……”

“包括翻天覆地。当然也包括阻止大痴李的门人向她找麻烦。”

他这一番话，几乎令飞燕乐得跳起来。假使附近没有其他的人在，他一定会大感吃不消。

飞燕真乐昏了头，忍不住格格娇笑，用得意的笑声，向公冶纤纤示威，心花怒放的姑娘，笑起来是无所顾忌的。

“晁爷，我不会向她找麻烦。”公冶纤纤乖巧地笑说：“晁爷的朋友。也就是青龙帮的朋友。也就是家父的贵宾，决无虚假。”

“公冶姑娘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”晁凌风大声说：“现在，我要求双方的人。立即离开百步外。我要处治这些胆敢一而再向我挟持行凶的人。小娟，你走，我是当真的，除非你不把我当朋友。”

“我听你的，凌风。”飞燕媚笑如花，但白了他一眼，悄然后退。

“晁爷，我请求你把这些交给给我们处理。”公冶纤纤不死心：“这些人在我家附近行凶设伏掳劫挟持。这关系我家的……”

“公冶姑娘，我不过问你们的事，也不希望你们干预我的所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晁爷……”

“你也想倚仗青龙帮人多势众。干预我的事吗？”

“晁爷请勿误会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”他毫不留情地说，不在乎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姑娘是否受得了。

他对公冶纤纤的好感，其实反而没有冉芳华姑娘多。

总之，他对这些年轻貌美，而又雄心勃勃的姑娘们，并没有多少好感，连飞燕杨娟他也不以为然，只是同过患难，情谊上自然而然加深而已。

“你一点也没有儒生的风度。”公冶纤纤果然受不了，脸红红地埋怨。

“本来我想扮儒生，尝试和人讲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可是，却发现行不通，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讲理，有理说不清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讲理，先把刀剑准备妥当，再说自以为是的理。所以，我不打算再扮儒生讲理了。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讲不清；我再怎么讲，也没有人听我的。”

“这也不能一概而论……”

“公冶姑娘，不要再说你自以为是的理。”他大声说；“我也不说我的理，因为不会有人听我的。比方说，令兄被九天玄女劫持，我适逢其会遭了无妄之灾，我一火就和太极堂的人讲理。结果令兄并不支持我的理，反而听那个什么妙手空空柏大侠的理，所以一帮一堂才有今天的结局。这位冉芳华姑娘带了一群人声势汹汹，一口咬定我是你们青龙帮的人，我的理她根本不听，最后我只好顺着她的意思姑且承认，结果是刀剑相见，撒了一地的人。好了，废话说多了无趣之至，请你离开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走。”公冶姑娘知趣地退走。

“这才对。”他笑笑：“我发觉与手中有刀剑，或者自认为武功了不起。天老爷第一他第二的人讲理，如果说不是个傻瓜就是白痴。当然，我不是傻瓜也不是白痴，至少我自己不甘承认。所以，今后若有哪一个天杀的混蛋要来计算我，我决不会饶他，你们唯一的理是强者有理。”

在不远处还没远走，在留神旁观的飞燕杨娟，笑不出来了，芳心暗懔。因为她也是一个不讲理的人，对晁凌风的性格，加深一分了解。这对她是有好处的。

一个心怀警惕的人，会有理性地约束自己，甚至会改变自己。

片刻，两方的人已退至百步外。

晁凌风拾起一把刀，反握在手，走近第一名大汉。

这位仁兄被制了软穴，手脚无法动弹，睁着一双惊怖的怪眼，瞪着他不住发抖。

“敲断一手一腿。”他向大汉阴森森地说：“今后就算你仍然在太极堂鬼混，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了。少了一手一脚，说不定反而救了你。你不至于送命，可以多活好些年，你们应该感谢我。”

“晁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”冉芳华哭泣着哀叫：“要惩罚你就砍我的手脚吧！这些人是我带来的，我负全责，与他们无关……”

“我不会听你的了。”他不耐地大声说，举起了刀，刀背向下，要向大汉的膝骨招呼了。

东面的树林里传出一声佛号，人影电射而来。

“刀下留人！”有人沉喝，声如洪钟。

他的刀停止下落，锋刃转正，虎目炯炯，目迎飞掠而来的人。见来的只有两个人，随即把刀向脚下一丢。

一僧一俗，气概不凡。

僧人年约花甲，挟了随身的埋尸方便铲，一身破百衲僧便袍，真有几分有道高僧的气概。

轻功提纵术高明极了，身形笔直地破空疾射而来，身法轻灵得像没有

体重的人。

另一位年约半百，须发漆黑，眼中神光似电，不怒而威，腰间佩了笔囊，里面有一枝威震武林的魁星笔。

轻功似乎并不比僧人差，踏草飞掠无声无息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贫僧稽首。”老僧持铲单掌打问讯念佛了：“请问施主。这里有这许多人受伤，可否将原委见告？冤家宜解不宜结。请施主慈悲。”

“阁下，是你伤了他们的？”中年人的话可就不怎么客气了；“在下要听理由。”

晁凌风修养不够，火往上冲。

他刚才已经表示不与有刀剑在手的人讲理，这两个僧俗一个有方便铲，一个有杀人的魁星笔，又露了一手高明的轻功，当然是自以为是强者的人，居然一口就要理由，难怪他冒火。

“你凭什么要听理由？”他沉声问：“你以为你是老几？我听不惯你这种口气。”

中年人粗眉一轩。也冒火了。

“在下姓冯。”中年人口气转厉：“冯略，江湖匪号称天地一笔，家住潜山万松谷。”

天下事天下人管，路见不平自然出头管事，凭的就是一个理字。”

晁凌风根本没听说过天地一笔其人，更不知道是冷剑景青云带来的朋友，自然也不知道天地一笔是侠义道声誉甚隆，排名仅略次于宇内五大高手的名宿。

“好哇！想不到你这种人，居然有兴趣说理字。”晁凌风嘲弄地说：“难得难得。”

“阁下，不要口中带刺。”天地一笔沉声说。

“刺伤了你吗？”

“哼！阁下……”

“你给我听清了。”他厉声说：“你如果真的想讲理，就不要先摆出声势汹汹的老虎面孔，我不吃你那一套。你真要讲理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好，你听清了……”他将冉芳华一群人埋伏劫持的经过概略地说了，最后说：“现在，我听你评理，你说该怎么办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，也没说出冉芳华的姓名，说话时你你我我，口语通俗毫不掉文，简洁易懂，丝毫不带上流人士的文雅谈吐。

提到镇八方成坛主，天地一笔和老僧便知道这些人是太极堂的弟兄，自然没想到他是晁凌风。

因为晁凌风与太极堂有恩，怎会想到太极堂会与晁凌风反脸？

江湖人恩怨分明，太极堂也算是重视道义的堂会，怎么可能恩将仇报与晁凌风翻脸成仇？

真要讲理，太极堂这些人可就麻烦大了。

人的第一印象最为重要，晁凌风给予天地一笔的第一印象，可说坏透了。

世间真正的圣贤太少，有如凤毛麟角。

天地一笔不是圣人，自然有点意气用事，有七情六欲，先入为主的观念主宰了情绪。

事实上，这位侠义道名宿。武功固然威震武林，但为人却不怎么样孚人望，而且对自己一直不能跻身天下五大高手之列，耿耿于心。

他的绰号叫天地一笔，可说近乎狂妄。

在江湖朋友的眼中，他是个心狠手辣不能容物的人，而且工于心计，性情火爆喜怒无常，最好敬鬼神而远之的高手名宿。

这种人，怎容得下晁凌风这种猖狂的人？

晁凌风的表现态度，也的确太恶劣了些。

“就算你有理。”天地一笔沉声说，心中不是滋味，当然口气不友好：“你打倒他们也就算了。”

“噢！你阁下是这样评理的？”晁凌风却不放松他。

“你不满意吗？”天地一笔怒火上冲。

“我当然不满意。”

“你有道理？”

“你问我，我说了，这该算是一面之词。阁下，你并没有问问他们的理由。就凭一面之词，你就断定我有理，而且是算我有理，能算吗？你是这样评理的？狗屁！”

“你……”天地一笔愤怒地踏进一步。

“冯施主，请少安毋躁。”老僧赶忙伸手虚拦：“这位施主年纪轻，说话……”

“老和尚。”晁凌风大声抗议：“我年纪轻，并不表示我不明理。有志不在年高，无知空长百岁；这位姓冯的自己不懂理，居然不承认错误。你看他，像个评理的人吗？他居然想冲上来毛手毛脚，简直岂有此理。老和尚，幸好你拦住了他。”

“和尚，你让开！”天地一笔怒叫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晁凌风冷笑：“想拔你的天地一笔？我警告你，少在我面前撒野，小心你自己灰头土脸。你最好趁风落篷走远些。”

这一番话，任何人都受不了，何况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侠义道高手名宿？

天地一笔怒火焚心，身形一晃，便已近身了，劈面就是一记排山掌，小鬼拍门愤怒地吐出，内力骤发，浑雄的劲道，足以裂石开碑，击实了，不五脏崩裂才是怪事，这一掌显然有意置晁凌风于死地。

“冯施主不可……”老和尚急叫。

高手发招，怎能来得及喝阻？

晁凌风早就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杀机。心中早已愤怒得暗自咬牙切齿，早已神功默运，准备给对方一次毫不留情的痛击。

左掌一伸，啪一声接住了来掌，可怕的排山掌劲，仅令他的掌心略感撼动而已。

快，有如电光一闪，噗一声闷响，他的右掌背拂在天地一笔的右肋下，潜劲进爆，如击败革。

“愕……”天地一笔飞退两丈，重重地稳下身形着地，再退了三步才用千斤坠稳下身軀。

“噢！”老和尚大吃一惊，方便铲一伸，挡在中间，防止晁凌风追袭。

“老和尚。你也想动手？”晁凌风虎目怒睁，俯身拾起单刀：“上！我等你。”

天地一笔脸色铁青，拔出魁星笔从老和尚身右一掠而过，咬牙切齿激

动得失去理智。

晁凌风冷哼一声，挥刀急迎。

“不可……”老和尚急叫，一跃而上，想阻止双方雷霆一击，速度比天地一笔更快，居然超前三尺，方便铲向中间急拦。

晁凌风真力已注入刀身，不假思索地一刀砍向横在中间的尺长铲头。

“铮！”火星飞溅，奇异的气流发出强劲的流动呼啸，沉重的方便铲向下疾沉，噗一声铲头触地。

刀光上拂，急似流光逸电。

老和尚大骇，仰面拖铲急退丈外，刀尖几乎从喉下拂过，去死间不容发，这一刀反击神乎其神，快逾电闪，老和尚几乎丢掉老命。

“你！”刀尖指向骇然止步后退的天地一笔。

天地一笔打一令战，张口结舌。

老和尚脸色苍白，低头瞥了方便铲一眼。

铲头的一侧，出现一处两寸深的缺口。

这是说，六寸宽的铲头，已被砍开了三分之一，这柄铲没有多少用处了。

这一刀的力道，骇人听闻，石破天惊。

而兄凌风手中的单刀，居然完好无损，仅砍中铲头的刃口部分，显得有点变形而已。

“施主太……太过份了……”老和尚心悸地叫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我佛慈悲……”

“很抱歉。”晁凌风说：“老和尚。我以为你们两人联手，变化太快，情势难以控制。我错了认错，该怎办，你瞧着办好了。除了道歉，我不理会任何事。”

其实，他也不算错。双方冲势大急，方便铲突然伸在中间，除了出手之外，他无法避免铲头触体的厄运，高手的兵刃触体，这可是致命的事，怎能全怪他？老和尚自己也有不是。

“施主刀上的神功内劲，委实惊世骇俗。”老和尚叹口气。对方既然已经道歉，还能不见好即收？

“所以我还有自保的能力，不然我早就被你们这些强者有理的人杀掉了。”

这时，由于变故突生，已退在百步外作壁上观的两批人，皆已纷纷回到原处。

“施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
“谁肯饶我了？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飞燕到了晁凌风身旁，柳眉倒竖杏眼睁圆。

“凌风，这些侠义名宿是不饶人的。”飞燕忿然叫：“尤其是那个天地一笔，武林十大高手中他排名第六的风云人物，手中的魁星笔从来就没饶过任何人，向他讨公道，绝不饶他。”

凌风两个字，听在老和尚两入耳中，像是听到一声乍雷。脸上突然失血。

宇内五大高手排名第一的冷剑，也在晁凌风面前几乎出彩，这件事冷剑已向同伴道及，这两位高手名宿岂有不知之理？

“施主是……是晁凌风？”老和尚惊问。

“游僧，你不要套交情。”飞燕杨娟冷笑：“你这位名列宇内五大高手排名第五的老和尚，趟这一窝子浑水脱不了身。”

晁凌风一愣，原来这位不怎么起眼的老和尚，竟然是名列第五的游僧晁本。

“好啊！原来他们是冷剑的一伙。”他的语声提高了一倍：“冷剑也是个恩将仇报的人，袒护这些恩将仇报的家伙就不足怪了。很好很好，我要和他们彻底了断，你们两个前辈一起上。”

“贫僧与冯施主，事先根本不认识晁檀越。”游僧正色说：“而且今天的事，与景施主无关，请不要把景施主也扯进来。再说，老袖不接受你的挑衅。”

“老和尚，你说我挑衅？”他向前逼进。

“施主心中明白。”游僧笑笑：“名枷利锁，害人不浅。所谓武林风云榜，乃是有心人藉故兴风作浪的无稽之谈；所谓宇内五大高手排名，也是无聊之辈别有用心心的流言。”

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；谁胆敢妄称武林第一，那一定是个失心疯的征人。偏偏就有某些野心人物，不择手段处心积虑来争取这个不值一笑的虚名。以贫僧来说，那些人把贫僧说成五大高手的榜末，但贫僧从来就不以为自己比其他的人高明。晁施主，今天贫僧栽了，这第五高手的名位，贫僧拱手奉送，而且出于至诚，施主满意了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晁凌风一愣。

“呵呵！施主现在已经是宇内五大高手的第五位了，可喜可贺。”游僧大笑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；晁施主取代贫僧，可说实至名归。今后，贫僧了无牵挂，与人无争，感到轻松多了。假使施主有兴，可以争取第一，因为景施主对第一两个字烦透了，希望廉价出让，只要施主找到他，他一定会无条件双手奉送。施主如果有意，贫僧愿效微劳，引施主进城去找景施主，如何？”

“老和尚，你少胡说八道。”飞燕沉声说：“争取名位，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，名位既不能送，更不能让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烦人。”晁凌风把刀一丢：“鬼才有兴趣接受什么第五第一名位。老和尚，你走吧！那个什么天地一笔，下次最好离开我远一点。”

“晁施主，你没有兴趣那是你的事，你已经摆脱不了宇内五大高手排名第五的名位了，呵呵！”

“什么？胡说八道！”

“胡说？你看。”游僧举起方便铲，拍拍被刀砍成的缺口：“铁证如山，你已经击败贫僧，自然取代贫僧的名位，你赖都赖不掉。呵呵！恭喜恭喜，你这位宇内五大高手的新任第五名，后有期，呵呵……”

一阵大笑声中，游僧和天地一笔飞掠而走，三五起落便消失在林木深处。

“这简直是见了鬼啦！”晁凌风拍拍自己的脑袋说：“就算我是第五吧！好像我并没在身上某处地方多长出一块肉，也没重了一两二两呀：这老秃驴还真大方。好，我也找人来送。”

“别让老秃驴把你唬糊涂了。”飞燕忍不住好笑：“人家江湖朋友还没正式承认你呢，你怎么送？武林名位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送的，别傻了，他唬

你的，借机脱身溜之大吉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搞这种什么武林排名，简直无聊。”

“凌风。赶快把这些人处理掉。”飞燕指指太极堂的人：“我是来追你的，有事找你商量。”

晃凌风一怔，又想起了宗老逼婚的事，可能飞燕今天追他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

假使飞燕当面问他，他该如何回答？飞燕是个敢作敢为的女英雄，是不怕当面提出来的。

他心中一急，打主意溜之大吉。

拖起那些人，一阵掌拍脚踢，一一解了众人的穴道，将人赶至一旁。

“你们给我听清了。”他将冉芳华姑娘推至人丛前：“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不想伤害太多的人，尽管你们罪有应得。我要废三个人，不废此气难消。我发三声令，你们就拼命逃，逃得最慢的三个，认命。准备了，一！二！三！逃！”

谁逃得慢，那就废定了，谁还敢慢？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，像一群惊鸦，片刻便跑了个精光大吉。

冉芳华逃得最慢，她保持在最后，而且面向着晃凌风，运气行功准备拼命。

一声怪叫，他拔腿便追。

公冶纤纤一群人，看得一头雾水，这位武功深不可测的晃爷真会开玩笑，废三个人犯得着如此费劲？看来似乎返老还童呢，与这些太极堂的人捉起迷藏来了。

飞燕杨娟也感到好笑，同时也不便阻止，在一旁袖手旁观，看晃凌风捉弄这些丧了胆的人。

最先接触的人，当然是冉芳华，她断后掩护手下逃走，存心拼命。

晃凌风狂风似的刮到，伸手便抓。

一声娇叱，三记天雷掌连续拍出，冉家的家传绝学霸道绝伦，在女流手中发出，依然每一掌皆发出气流迸爆有如雷声的轰鸣。

三掌全中，全拍在晃凌风伸来抓人的右手上。

晃凌风的手仅略向后挫，而冉芳华却最后震退了两步。

再一声娇叱，再次冲上飞脚便扫。

掌无功改用腿，小蛮靴的靴尖裹了铁尖，挨上一下可就灾情惨重。

第一腿落空，第二腿也无功，第三腿发似奔雷，连环飞踢具见功力。每一脚皆志在必得。

晃凌风一退，再退。

其他的人获得冉芳华阻敌。已经全部飞逃入林，四散而逃。

第三腿眼看要扫在晃凌风的左肋上，眨眼间，晃凌风不迟反进，贴身了。

人贴身，远攻才有威力的腿便失去效用。

冉芳华大吃一惊，弄不清人是如何贴身的，腿已扫出，想收招已来不及了，百忙中用盘手保护中宫。

晃凌风不再客气，左手一收，挟住了姑娘的一条腿，精彩绝伦，右手长驱直入，扣住了姑娘的左手。

“哎……”冉芳华尖叫，想挣扎已力不从心，手脚一软，只能扭动着身

躯叫喊。

娇躯被举起，横搁在背后。

“放开……我……”她惊恐地狂叫。

耳畔但觉风声呼呼，头晕目眩，奔跑的速度快得惊人，她所看到的树木，似乎正以骇人听闻的奇速，向后面飞快地退移。

16

江堤上，两群人像傻鸟般站着，不转瞬地注视着树林等候晁凌风出现。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。

“小姐，不好。”侍女春兰不安地说。

“什么不好？”飞燕信口问。

“昆爷恐怕出了意外。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可是，好久了呢。”

“开玩笑！他会出意外？他快成精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没有人能对付得了他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。”

“小姐，假使老秃驴和天地一笔，躲在草丛或树后，出其不意偷袭……”

“胡说！他们已经走了。再说，即使……即使……”

“小姐。”

飞燕脸色变了，显然心中惊惶。

“我们追！”她急急地说，首先飞掠而走。

对面的公冶纤纤，拉拉乃兄的衣袖。

“二哥，她们怎么啦？”她向公冶胜宙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公冶胜宙摇头。

“好像晁公子早该回来了。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可是，他并没回来。”

“真是怪事，他已经捉住了冉姑娘，再废两个人轻而易举，应该早就回来了。但……唔！除非……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出了意外。”

“哎呀……”

“比方说，太极堂另派有高手伏击。”入云龙太虚羽士接口：“可能的，用暗器设伏，十拿九稳，所以说遇林莫入，林内埋伏容易。”

“快！我们跟去看看。”公冶纤纤匆匆地说。

片刻间，江堤鬼影全无。

地面，刀剑七零八落撒了一地，冉芳华那把宝剑也在其中。

冉芳华被放在一株大树下，四周草木丛生，人迹罕至的地方草木一定繁茂，四面不见屋影。

她抱着胸，蜷缩在树下抖索。

先前破襟曾经用腰巾捆住，由于全力与晁凌风拼搏，腰巾挣断了，日下双手不能动，动一动就春光外泄，所以她怕得要死。

她看看四周，身在树丛茂草间，可知四周一定不会有人，叫救命也不会有人来察看。

察看也没有用，没有人能救得了她。

晁凌风正在四周察看、走动间不时跳上横枝眺望。似乎把她忘了。

她又开始抖索了，因为晁凌风正向她走来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她缩成一团，惊恐地问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晁凌风站在一旁，平静地注视着她。

但在她的想像中，这种阴森的，不怀好意的注视可怕极了，看得她浑身不自在，全身起了反射性的痉挛。

“不想怎样。”晁凌风笑笑：“你是个江湖女英雄，怎么变成可怜的小媳妇了？”

“我……你不要过来。”

“我又不会吃掉你，怕什么？”晁凌风不理睬她的不安，在一旁坐下：“我打算和你做一笔公平交易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什么交易？”她又发抖了，一个年轻的少女落在一个大男人手中，还会有好交易？好运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

“你带人捉我，要打要杀，不错吧？”

“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这意思。”她颤声说：“我……我只想向你讨取成副堂主的下落。我……”

“不要再强辩了，那没有用。现在。我反而捉住了你，我有权以牙还牙向你报复，不错吧？”

“不要！不……”

“如果你帮我一点点忙，我就放弃向你报复的权利。”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”她缩得更紧，想歪了。

“我要到海船窝东面，一处渔村的近水滨渔户处，捉躲在那儿养伤避祸的西雨和飞天蜈蚣屠七公。那鬼屋三面环水，满生水草和芦苇。水色浑浊，只要冲出走两步，往水里一跳，就休想捉住他们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你要去捉这两个老邪魔？”她心中一定，但还无法摒除内心的不安。

“对，我要向他们要口供。所以，我的交换条件是你合作。”

“要我合作去……去捉他们？”

“对，你去引他们出来。”晁凌风向她微笑：“用美人计，当然不会让你吃亏作出一些令人恶心的举动，你只要上前假装迷路叩门，亮亮相之后，制造机会把屋里的两个打渔的人打一顿，两个老魔就会出来了，你就引他们来追，就没有你的事了。”

“哦！这……”她完全放心了，觉得晁凌风的目光，其实不如她想像般可怕。

“当然，如果他们只有一个人来追，那你还得跑一趟，把另一个也引出来。”

“好的，我答应了。”她宽心地说。

“有件事你得记住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能用真才实学和他们拼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内功底元一气大真力，火候相当不错，天雷掌的精髓也大部分了然。依我的估计。你可以击败他们。但不会太容易。这两个邪魔奸似鬼，目下已是惊弓之鸟，一看风色不对，就会溜之大吉。如果你一冒火，露两手绝活，他们一定会提高警觉溜之大吉，你不可能留得住他们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听你的。”她脸上有了笑容：“其实，我交手的经验差得很，与你交手。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。你说我可以击败他们，我却没有信心……”

“经验是需要从历练中获得和培养的。决非一蹴可成。早些天，我还不是缚手缚脚一无是处？甚至被冷香仙子那群人掐住上刑。上绞桩灌辣椒水，几乎送命呢！你是个小姑娘，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倒霉，男人可以犯错，女人可不行。所以，你今后必须特别小心，像今天，你幸好碰上我心情好，不然……算了算了。”

“你把我吓得够惨了。”她心神一懈，泪眼盈盈，快要哭啦！

“要做一个江湖女英雄，那就必须冒必要的风险，姑娘，那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他整衣而起：“所以。一切都得自己当心。走吧！”

“哎呀……”姑娘站起、却又惊叫。

晁凌风扭头瞥了她一眼，拉起长衫，齐胯撕断。

“谁叫你穿劲装？我觉得那天你穿村姑装还蛮秀气的。”将长衫下摆替她披上打结裹妥：“很抱歉，我不是有意撕你的衣衫，信手一抓，就……就……好了，将就就将就，你这妙样子，一定可以把两个老魔引出来。”

“啐！你还说呢！”她羞得一脸通红：“我真以为你要折断我的手脚呢。”

“呵呵！要不要重来一次呀？”

“啐！你……”她似笑非笑地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。

“走吧！还有三里路要走呢。”

“真的，请把镇八方成副堂主的下落告诉我好不好？”她跟在后面提出请求。

“一点也不好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奇怪，那天我把你们撵走，回房睡大头觉，你们的人丢了，怎么找我要人？你不是带了他走的吗？”

“半途他说有事，带了两个人走了。”

“没说什么事？”

“没说。好像……好像……”

“好像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急急要找某一个人，说出会面的经过。”

“你我会面的经过，为何要告诉他人？这人难道不是贵堂的人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他该告诉你老爹或堂中的重要负责人……唔！根本无此需要。奇怪。会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唯一与本堂有关连的外人，只有柏大侠……”

“老天爷！又是柏大空。”晁凌风苦笑。

“他怎么啦！”

“那个人靠不住。告诉你老爹。离开那个人远一点，大吉大利。至少，他在调解你们一堂一帮的纠纷上，言过其实并没尽力，敷衍而已。我本来要找他求证一些事，不久我会找他的。”

两人谈谈说说，气氛出奇地友好，不像是敌人。

海船窝目下已成为沼泽区，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制造航海的大船了。

当年吴大帝孙权在这里造海船，船队远及琉球、北抵朝鲜，南至南海群岛。

直至本朝的郑和下西洋，海权局面方重行改写。

靠近里河沼泽区一带，散落着几座小渔村。

最东那一座共有十二余户渔家，都是些简陋破败的土瓦屋。

就算人不往水里逃遁，往这些渔家里一钻，搜起来真得花上大半天工夫，能否搜得到还是未定之数，难怪晁凌风要找人帮忙，希望能把两个老魔引出来生擒活捉。

两个老魔已经被他吓破了胆，只要一看见他，毫无疑问地必定逃之夭夭，怎么捉？

七煞书生知道两老魔躲在此地，恐怕还有其他的人知道，两老魔很可能获得帮助。

晁凌风一个人行事，的确有力不从心的感觉，多一个人相助，就多一半成功的机会。

两老魔躲得很隐秘，比北雷聪明得多。

北雷找同道藏身，同道多少会留有一些线索，让其他的同道有迹可寻，所以才被飞燕找到捉住。

这座渔村不起眼，不是江湖朋友的猎食场，按理一定不会有人知道藏身处。

可是，这里距鲶鱼套太近，鲶鱼套是青龙帮帮主龙王的窝巢，那些帮众都是当地的好勇斗狠坏子弟，对巢穴附近的动静哪能不灵通？

两老魔根本没将青龙帮这些城狐社鼠放在眼下，忘了强龙不斗地头蛇的禁忌，还自以为躲得稳当呢！

要穷苦的人不见钱眼开，的确困难，人毕竟是现实的。饿着肚子做圣人，要求未免过苛。

渔户主人两兄弟，虽然年轻力壮，但穷得两兄弟都讨不起老婆，得了飞天蜈蚣一百两银子藏匿费，当然得人钱财与人消灾，左邻右舍皆不知道村里藏匿有两个陌生人。

白天，在浅水渔区干活的人都不在家，而这一户的张姓兄弟仍然留在家中，说明老大病了需要照料，关上门不理睬外面的事。

一个怪模怪样的标致小姑娘奔入村，留在村里的妇孺立即出现骚动现象。

村尾，也出现两个村妇打扮的人，并没引起其他的人注意，甚至认为她们本来就是村子里的女人。

两村姑看到了奔入的冉姑娘，颇感意外地掩身在不远处的屋角，好奇地留意冉姑娘的举动。

“砰！”冉芳华的裹铁蛮靴，踢在柴门上。发出震耳的响声。

“开门！里面的人都死光了不成？”她的怪嗓门也震耳，像母老虎发威。

跟来看热闹的村妇和小孩，被吓了一跳，都把她看成女疯子。

“砰！”她不住地踢门。

门吱呀呀重重地拉开了，抢出主人老二张二。

“怎么啦？你疯了不成？”年轻力壮粗眉大眼的张二厉声怪叫：“你怎么乱踢人家的大门。”

“这里是张家兄弟的家吗？”她抢着大声说。

“是呀……”

“那就踢对了，不但踢，我还得拆房子呢。”

“什么？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长街的杨家，张大十天前，借了我哥哥五两银子说是补船，说明了前天还，但今天他连鬼影都不见，快叫他出来，不然……”

“我看你是见了鬼。”张二火爆地叫：“我家的船三个月前才大修，你这疯女人……哎唷……”

凌旋风想要姑娘装迷了路的人，姑娘却另有高见，凶霸霸地打上门，哪怕两老魔不出来？

所以立即抓住机会动手揍人，粉拳来一记不轻不重的一击，短冲拳捣在张二的小腹上。

张二只顾大声咋呼，怎料列一个的小姑娘动手揍人？这一拳真令人受不了，抱着肚子鬼叫连天。

“快叫张大出来还债。”姑娘一面叫嚷，脚下可没停，右脚轻轻探入向外一挑。

“砰！”张二再次骤不及防，摔倒在地。

“哎唷！反了！反了……”张二狂叫。

立即引起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妇孺一阵惊叫，高大的张二居然被一个小姑娘打倒，岂能不惊。

姑娘一把揪住张二的背领，拖死狗似的拖进堂屋，将人向八仙桌下一丢，用了一分劲力。

“张大，张大！”姑娘向通往内堂的走道大叫：“快出来还债。讨债的来了。”

“哎唷……救命啊……”张二被损得晕头转向，挣扎着狂叫。

里面抢出块头更高大的张大，刚看到姑娘怪模怪样的身影，人已近身面面对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张大当然不认识这位讨债的，刚张口发问，拳头已经光临胸口。

这些靠水吃水的汉子，当然不是好欺负的人，本能地伸手格拨兜胸而来的小拳头。

糟了，拳头突然变为爪，扣住了他的手腕。

“砰！”张大摔翻在墙脚下。

“哎唷……你怎么打人……”张大发疯般爬起，向姑娘用莽牛头猛冲。

姑娘信手闪身一拨，张大像牛般把八仙桌冲垮了，在隆隆惊震中，爬不起来了，痛得缩成一团狂叫救命。

里面人影倏现，冲出换了村夫装，不再穿道袍的西雨，气色似乎好了些。

“住手！小泼妇。”西雨怒吼，伸手抓人。

姑娘心中雪亮，正点子来也，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，先是两拳击偏了西雨抓来的大手，挫身再来两记连环腿，全踢在西雨的右膝上。

当然，她仅用了一分劲。

西雨浑如未觉，盛怒地伸张双手，左拦右抓像在捞鱼，要活捉这穿得怪异长得美丽的泼辣小姑娘。

姑娘滑溜如蛇，八方窜溜，手脚攻势加紧，片刻间，击中西雨十几下之多。

可是，西雨根本不理睬她的拳脚着肉，愤怒地连抓七八记。

“嗤！”抓裂了姑娘掩胸的布帛，酥胸半露。

少女的酥胸是不易看到的，西雨先是一怔，然后是大喜过望。

“哎呀……”姑娘惊叫，急急抓住破帛重新掩住胸膛，焦灼地缩起身子。

只让对方有匆匆一瞥的机会，足以让老魔发疯。

西雨不是善男信女，对女色虽然不怎么嗜好强烈，但一瞥春光，可就油然兴起欲念啦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西雨喜极狂笑；“这小丫头真妙，妙极了，正好用来做鼎炉……咦！你走得了？哈哈……手到擒来……”

姑娘像老鼠般向旁一窜，再一窜便窜出柴门，撒腿便跑，好快。

西雨一把抓空，怎肯甘休？衔尾狂追，忘了身在何处，忘了自己在避祸，忘了一切危险，似乎眼中仍留有那动人心魄的一抹若隐若现酥胸的幻影。

三窜两窜，窜入一处屋角，再一阵急奔，便到了村外的树林。

三丈、两丈……西雨虽然轻功了得，速度惊人。但姑娘曲折窜走，不易把握追向，因此迫出村外，仅拉近了丈余距离，无法追及擒人。

姑娘逃出左面的林空，猛地一跃三丈。

西雨大吃一惊，警觉地倏然止步。

三丈，是轻功高手将近登峰造极的距离，这位小姑娘逃走时用窜，下乘得很，这时突然一跃三丈，岂不透着古怪？难怪老魔吃惊。

姑娘也止步回身，脸不红气不喘，泰然自若拍拍手，而且嫣然一笑，笑容美极了。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西雨总算不糊涂，警觉地沉声喝问。

“你是西雨行云丹士，没错吧？”姑娘笑吟吟地反问：“飞天蜈蚣屠七公又老又丑，当然不是你。”

“咦！小女人，你……你知道……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“你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“我是带路的。”

“什么？带路的？带什么……”

“替你带路呀。”

“好家伙，你摆了贫道一道，你……”

“有人要见你，所以我把你带来。”

“谁要见我？”

“他。”姑娘向西雨身后一指。

西雨不糊涂，领会地扭头回顾。

身后不足八尺，站着背手含笑而立的晁凌风。

“你……”西雨大骇，急闪丈外。

可是，晁凌风随势而动，如影附形，仍然保持八尺距离，神态也保持原状。

“你好，西雨。”晁凌风说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；要福要祸，得看你想要什么了。”

“我走啦！”姑娘高叫：“显然另一个没有来，还得跑一趟。”

“先谢啦！小姑娘。”晁凌风挥手示意：“俗语说，可一不可再，再去，千万小心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姑娘一挥手，走了。

西雨刚想纵走，却又骇然止步，因为晁凌风的右手，正虚空向他遥伸，五指半屈半张，作势抓击。

“你敢走？试试看。”晁凌风脸色一沉：“要不抓掉你身上一些零碎，算我栽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西雨拉开马步，摆出防守功架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有两件事问你，你得据实招供。”

“什……什么事？”

“这样问，问不出什么来的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必须先把你擒住。”

“你少做清秋大梦……”

“我的梦都是好的，哈哈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人影压到，大手排空直入。

“噗噗噗……”西雨不得不拼命自保了，掌如开山巨斧，一连五掌，全劈在伸到面前的大手上，劈一掌退一步，退了五步劈了五掌，大手仍在眼前，避不开劈不偏，紧锲不舍像是铁铸的，自己的掌反而又痛又麻，所发的内劲反震而回，毫无用处。

“咻！”西雨沉声怒喝，双掌齐推，用上了平生所学，半甲子的内丹修为。行破釜沉舟的雷霆一击，不攻面前的大手，而从两侧超越。攻向晁凌风的胸腹要害，要拼个两败俱伤的意图极为明显。

但面前的大手突然左右一拂，推出的双手，似被更凶猛十倍的劲道向外震，双手不由自主向外张开，吐出的内劲也向外分张，发出奇异的气流呼啸声。

已经无法躲闪或退后了，就在双手被震得向外急张时，空门大开，胸腹成了不设防的城，任由对方整兵跃马长驱直入。

左右期门穴，加上中间的七坎，形成三角形的胸口，同时被指尖触及，护体的玄门内功自行泄散，全身一软，被软手法制住了穴道。

“噗噗！”左右肩尖各挨了一掌，双手即使解了穴道，短期间也失去活动能力。

“呃……”西雨绝望地叫，向下挫倒。

“等会儿再问你。”晁凌风揪住西雨的发结，拖死狗似的拖至一丛矮树内：“飞天蜈蚣大概快来了，两个人的口供可以对证，谁不吐实，我要他生死两难。”

冉芳华自己也知道欠缺经验，她如想成为一个拔尖的江湖女霸，真需要一段艰苦时日加强历练，方能有成，这不是凭一身超人的武功修为，便可

坐享其成的。

重入渔村，已看不见看热闹的妇孺，她便应该提高警觉的，但她没有。

张家的大门是掩上的，门外鬼影俱无。

她不假思索地上前，砰一声踢开了大门。

一阵寒颤通过全身，她僵在大门口。

张家兄弟两人，直挺挺地躺在堂中，只消一看脸色，便知这两个人已经死了。

这怎么可能？她仅打伤这两个渔夫而已，而且伤势很轻微，怎么却死掉了？”

“一定是飞天蜈蚣杀了他们灭口，逃掉了。”她想。

这表示她替晁凌风办事，只成功了一半，也可以说失败了一半。

如果她有经验，她该立即警觉地离开，但她不但没离开，反而冲入屋内。想看看死者致死的原因。

刚到了张大的身侧，还来不及俯身察看，便感到背部一震。某一处穴道被什么专用来打穴的暗器击中了。

身形一震，立即发僵，缓缓向前一栽。

这种简陋的土瓦屋，上面没加设承尘，抬头便可看到梁柱，她不曾进入屋前先看清形势，更不曾抬头察看上面的光景。

有人躲在门上方的横梁架上，一枝发钗尾部击中了她的身柱穴。

人影飘落，是一个村姑打扮的人。

“我好像认识你。”村姑将她扳转狠盯着她：“唔！记起来了，你是太极堂堂主旱天雷冉大刚的女儿，你怎么扮成这副鬼样子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她悚然问。

“该我问你。”村姑踢了她一脚：“你来这里有何贵干？说！”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她强硬地说。

“哼！你嘴硬是不是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要是不照实说，我会把你剥光，拖着你去找你老爹，不怕你不说。”

“你敢？你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不敢？你认为太极堂那一群小混混，能奈何得了本姑娘？哼！你等着。”

一声裂帛响，掩胸的布帛第二次被撕破，春光外泄，这次她无法动手抢着遮掩啦！

村姑真缺德，拉开她的破襟，在她的右乳上抓了一把，格格怪笑，然后作势剥她的外裳。

她本来急得要上吊，要尖叫，可是，突然脸红似火，羞态动人极了。

被一个同性剥衣，有什么好羞的？

村姑发觉她的神色有异，似有所觉，心中一动，火速扭头察看。

太慢了，只看到身后有人影，后颈已被一只铁钳似的大手扣住了，食中两指很长，直迫咽喉的两侧。

同时，右肘曲池也被另一只手扣牢了。

“呢……轻……轻一点……”村姑惊饰地叫，无法挣扎，身躯也无法挺直：“咽喉要……要破了……”

“噗！”背心挨了一掌。

“砰！”人被摔倒在地。

“天！是……是你……”村姑绝望地哀叫。

来人是晁凌风，温柔地先替冉芳华掩上破襟。

“原来是你。”晁凌风开始剥村姑的外裳，笑得邪邪地：“我正要找你，你来得真巧。”

“你……你要找我？”村姑脸色一弛：“不……不要剥……”

“你怕什么？你身上哪一寸地方我没见过？哈哈！”晁凌风大笑：“我真的要找你，找你叙叙旧情呀！你这天生的什么肉香仙子，想起那天你在床上的情景，我就念念难忘魂牵梦萦，当然要找你罗，你身上迷死人的肉香得很。”

他拍活了冉姑娘的穴道，把村姑的外裳披在姑娘的身上，摇摇头苦笑。

“我就是不放心你。”他拍拍姑娘灼热的粉颊：“我不知道你老爹是怎么一回事，居然放心让你这宝贝女儿在外面胡搞。”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姑娘急急忙忙穿衣，又羞又急。

“你认识路吗？”

“认……认识……”姑娘不敢抬头看他。

“那你可以走了，谢啦！”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姑娘期期艾艾，不想走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这附近是青龙帮的地盘，我……”

“呵呵！胆子小啦？”

“晁爷，我……我承认我……”

“这样好丁，你到里面等一等。”

“里面恐……恐怕……”

“别怕，里面一定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。我要向这位老情妇问口供，你一个女娃，在这里不便。”他将姑娘往走道里推：“这位冷香仙子丁香一点也不冷，热得像一团火，口没遮拦百无禁忌，你不能听。”

“好嘛好嘛。我走，别推啦！”姑娘其实不想走，好奇地边走边回头狠盯着冷香仙子。

冷香仙子只剩下胸围子，露着光赤的肩膀和怒突的上半部酥胸，肉感万分。极为诱人的。

推走了冉姑娘，晁凌风在墙角的钓篮里，取出一段拦江钓索，摘下三根有钩的钓绳，回到冷香仙子身旁，扶起一张长凳，大马金刀地坐下。

“现在，我们来叙叙旧，我问，你答。”他举起三根有钩的钓绳。在冷香仙子的上空轻轻地摇动：“如果我不满意，你看，三只钩。”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”

“这种大型构，是钩大鲤鱼的。不但可以钓上二十斤的大鲤鱼，也可以钓十斤以上的大鲶鱼。”他将钩放在那令人心荡神摇的酥胸上拖动：“我就用这三根钓绳，钩住你身上三处男人最喜欢，最迷人的地方，把你钩起来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”

“天杀的？你……你敢？你……”冷香仙子尖声咒骂：“我不怕你，天下江湖同道怎么说？你今后……”

“哈哈：就让天下人来评论你我的作为是非好了。”他狂笑：“你们用诡计暗算我，光天化日在大庭广众中偷袭，将我摆在绞桩上，绞得我全身筋骨都松了。再灌辣椒水，呛得我死去活来。我告诉你，即使天下所有的江湖人

都站在这里看，我也会毫不迟疑地用惨毒的手法逼供，我看有哪些杂种敢指责我不是。好，敢不敢立见分晓，忍着点，我的风流冶荡肉香仙子。”

他拉断胸围子的带，一双怒突的玉乳暴露在眼下。他右手拈住一枚大鱼钩，探向高耸饱满浑圆的右乳尖。

“住手……”冷香仙子哭叫，泪下如雨：“请不……不要伤害我，我……”

“你愿意招供吗？”

“我求你……”

“我在绞桩上也求过你们。”

“你……你赢了。”冷香仙子崩溃了。

“你的长上是谁？”

“一个带鬼面具的人。”

“你和神针玉女，以及天灵婆，听命于谁？”

“毒郎君欧阳炎。”

“就是那位洒毒雾逃走的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认识其他的人吗？”

“不认识了。我们的人，都是一条线指挥。”

“神针玉女从大洪山回来了？”

“她刚走不久，她把这里的人都杀了。”

“飞天蜈蚣呢？”

“逃走了，从后面跳水逃走的。”

“你们奉命来杀他们？”

“是的？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灭口。”

“他们知道你们什么秘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据我所知，两者魔似乎与我们没有往来，也许他们知道一些风声，所以要杀掉他们灭口。”

“毒郎君躲在何处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，目下我们已经全部撤消固定的住所，用专使传递信息。专使只由上面派来，我们不可能派人与上面的人连络。”

“看来，你不可能告诉我有用的秘密。”

“天哪！我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人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饶我，晁爷……”

晁凌风丢掉钓钩，拖起冷香仙子解了穴道。

“你走吧！祝你幸运。”他将冷香仙子往门外推：“我这次不伤害你，毕竟你我曾经有过一夜露水恩情。听我的忠告吧！赶快逃离武昌，逃脱他们的魔掌控制。那些狗王八横行不了多久的，我会刨出他们的根来。丁香，好自为之。”

冷香仙子七手八脚，剥了张大的褐衣穿上。

“我恨你！我恨你！”冷香仙子在门外转身，泪眼模糊尖叫：“除非你把我带在身边，不然我永远是你的敌人，我不会甘休，我……”

“嗨！你还会放泼？”晁凌风一跃而出。

冷香仙子撒腿便跑，如飞而遁。

冉芳华不知何时，跟出门到了他身后。

“我抱歉，事情没办妥。”姑娘幽幽地说：“老魔逃掉了，我……”

“不是你的错，姑娘。”他拍拍姑娘的肩膀：“我送你回城，今后办事千万小心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谢不谢，等你老爹拈起雁钢刀，砍向我的脑袋时，再称谢尚未为晚。呵呵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走吧！我得先向西雨问口供。”

人都追散了。

这一带沼泽区小径纵横，而且似乎今天来了不少人，像是各路英雄来赶集，各怀机心，出没飘忽无常。

人一进入其中，少不了得分途迫寻。

飞燕杨娟身后，仅有大侍女春兰追随。

她已经追了许多地方，心悬晁凌风的安危，把所有的人手都分散了，迄今为止，不仅毫无踪迹可寻，连太极堂的人也似乎全部失了踪，芳心焦灼性情难免暴躁，真以为晁凌风可能受到暗算，被太极堂的人掳走了。

刚向岔出的一条小径举步，前面小径折向处出现了无双秀士季世豪。

“我知道你会来的。”无双秀士笑吟吟地说：“城里谣言满天飞，说是一帮一堂的人，要在此地了断一些事。杨姑娘，你又何必管他们的闲事？”

“哦！你真像阴魂不散紧缠不休呢！”飞燕也笑，丝毫不感意外，有几个追逐裙下的英俊男人，并不是什么坏事：“你所得的消息，已经过时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太极堂与青龙帮，总算是按规矩办事的江湖组织，他们之间的过节，已由柏大空从中调解，恩怨一笔勾销，不会再三刀六眼蛮干了。”

“哦！那这里……”

“我来找人。”

“谁？我也许能帮得上忙。”

“冷香仙子、飞天蜈蚣、毒郎君。”飞燕毫不隐瞒自己的事：“还有一个逃走了的天灵婆，和不在武昌的神针玉女。这些人都是有名气的江湖邪道人物，你，能帮得上忙吗？”

“这些人，除了飞天蜈蚣自以为了得，从不隐起身份行踪之外。其他的几个在最近一年来，似乎很少在人前露面。我会替你留心，么魔小丑，跳不了梁，我还不在乎这些二流混混。”无双秀士拍胸膛保证：“只要你知道他们躲在何处，招呼一声，水里火里，我决不迟疑。”

“唷！你话说得真好听。”飞燕不笑了；“不过，话说得太满了，就令人反胃了。”

一代魔头飞天蜈蚣，在你口中成了二流混混，你是不是太不自量了？”

“杨姑娘。他们本来就是二流混混。你可不要抬举了他们。”无双秀士毫不脸红地说：“我不愿自甘菲薄，就算插不上拔尖的超人高手，名列第一流该无愧色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比我高明？”飞燕要冒火了。

“我怎敢？你是一流的武林高手。”无双秀士陪笑：“我嘛！刚跻身一流

高手之林，追随骥尾，为姑娘锦上添花，我是诚意的。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路旁的竹林深处，突传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声。

飞燕脸色一变，本能地挪了挪剑把。

春兰往小姐身边一靠，全神戒备。

“什么人？”无双秀士沉喝：“鬼鬼祟祟，给我滚出来，让李某看看你是什么东西。”

竹丛簌簌而动，快速地钻出浑身水淋淋的飞天蜈蚣，腰间有革囊，兵刃则换了一把虎头钩。

虎头钩是平常的兵刃，兵器店就可以卖得到现成的趁手货。

原来使用的蜈蚣钩是特制的，必须定制。

这老魔改了装，为了掩去本来面目，把蜈蚣钩丢掉了。衣改了，面貌无法改变，丑恶的面庞一看就知。

“他娘的混蛋！”飞天蜈蚣出到小径，怪眼彪圆凶光暴射，狠盯着无双秀士：“这年头人心大变，老一辈的人已经不受尊敬了，阿猫阿狗都拍胸膛吹起牛来脸不改色，乌龟王八也挺起脑袋自吹是一流高手。呸！狗养的杂种！你就是自称什么无双秀士姓季的，自诩剑掌无双的小王八蛋？我要剥你的皮。”

骂得刻毒，无双秀士受不了啦，剑眉一挑，吸口气功行百脉，阴森森地向老魔接近。

“老狗！你若大年纪不进棺材，在世间活现世糟蹋粮食已经够蠢了，向我这种年轻俊彦叫阵更是其蠢如猪。”无双秀士也骂得不秀气：“在下要让你明白，你这种过了气的高手早就该死了。”

“季世豪。”飞燕叫：“我要活的。”

“小贱人，你该耽心这自以为是俊彦的小王八是死是活。”飞天蜈蚣得意地怪叫：“我老魔休息了几天，用意就是找处清静的地方，打造得意的暗器飞蜈蚣，淬炼奇毒，目下正好用这小子试试成果，他是死定了。”

“老魔，你少吹大气。”无双秀士说：“你的绝活在下一清二楚，尽管你自吹自擂，把蜈蚣毒镖称为暗器一绝，那是因为过去你横行天下期间，从来没碰上真正的高手，现在，你碰上了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半点不假……”

“立可分晓。”飞天蜈蚣抢着说，左手一扬。

黑亮的蜈蚣破空飞出。

十余双怪爪不住颤动，速度并不快，而且不走直线弧形，似乎是抛出的，歪歪扭扭飞行，毫无奇处。

无双秀士不敢大意，手一动剑已出鞘。

他口说不怕是一回事，真要拼命又是另一回事，看神情，便知这位秀士心中不无顾忌，全神贯注功聚剑身，拉开马步全神待敌，脸色冷森神意集

中，日不转瞬留意飞来的外门暗器。

暗器速度不快，他沉着地左移一步。

蜈蚣毒镖突发怪响，速度陡然增加了三倍，而且折向电射，快极。

“咻！”无双秀士沉叱，剑闪电似的吐出，身形也向相反的右方急闪。

剑气突然迸发，发出慑人的啸吟。

剑快，蜈蚣毒镖也快，应该无法避免接触。

“啪！”一声怪响，剑尖触及第一双怪爪，爪应剑碎折。

但蜈蚣毒镖却突然改变方向，透过剑气发出刺耳的破气锐鸣，间不容发地掠过无双秀士的右外胯，几乎是贴青衫而过，危极险极。

无双秀士总算非常了不起，右闪时不等身形稳下，重新向左闪，千钧一发中逃过一击，已惊出一身冷汗。

蜈蚣毒镖共变换了三次方向，余劲已尽。

老魔也在这瞬间，到了毒镖的飞行路线上，伸手一抄一吐一吸，毒镖入手。

“好！你总算有两下，或者命大，难怪你吹牛。”飞天蜈蚣怪叫：“现在，你得准备接两枚，而后是三枚。老夫共制了十二枚。整不死你，你就可以安稳地坐上武林一流高手的宝座了。”

“在下等你。”无双秀士色厉内荏：“就凭你几枚并无大用、毫不神奇的暗器，就想吓唬在下吗？少做你的清秋大梦。”

“桀桀桀……”老魔怪笑，徐徐逼进：“老夫从不吓唬人，更没有兴趣吓你这种言过其实的混球。闪快些，但千万别打主意逃走。”

无双秀士不住移位，心中早就打定主意。只要老魔暗器一出，便用最快速度移位。

暗器失去目标，再霸道也毫无用处，只要不接不挡，问所惧哉？

他以为蜈蚣毒镖发射时速度慢，有充裕的时间摆脱，刚才要不是自己逞能，那枚蜈蚣毒镖根本近不了身。

老魔左手一扬，黑亮的光芒一闪。

他向左急闪，奇快地移位丈余。

可是，没有暗器飞出。

糟了，老魔的右手，就在他的身形欲定未定的刹那间挥出，黑亮的光芒比先前快了十倍，看到黑光，暗器已经近身了。

一声暴吼，他无法闪动，百忙中挤命了，剑吐出千朵白莲，左手以号称武林无双的碎玉掌拍出。

怪响声中，火星飞溅，一枚蜈蚣毒镖崩散而飞，碎屑居然透过剑气掌劲、一爆而散。

是被剑击中的，当然一击而散。

这瞬间，飞燕恰好到达他右侧，及时双掌齐吐，无俦的，可虚空裂石开碑的神奇掌劲，像怒涛般排空汹涌而出，与碎屑接触，发出可怖的刺耳锐啸。

未能完全将碎屑震飞，有两枚铁爪楔入无双秀士的左肩外侧。

无双秀士刚感到气血一涌，便感到身形被人抓住带起飞退，幽香入鼻。

他想动，已感到力不从心。

“小贱妇，轮到你了。”老魔得意地叫：“他这个武林第一流高手，刚向宝座挪动屁股就完了。”

无双秀士感到心中一凉，知道糟了，要不是飞燕及时用掌劲震飞了绝大部份碎毒屑，抓住他飞退，他的前半身恐怕最少也被二十枚碎毒屑入体。

左肩被毒屑击中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不但脸上无光，而且性命难保。

“请……请替我逼取解……解药……”他虚脱地叫，双腿一软，向下挫倒。

左肩距心脏很近，奇毒入心甚快。

这片刻，他已经失去活动能力，奇痛击倒了他，冷流起自心底，他开始抓住左肩发抖了。

“不要在一起。”飞燕伸手示意，阻止春兰接近双剑联手：“我对付得了他。”

“很聪明。”老魔逼近至丈五六狞笑：“老夫的暗器，人愈多威力愈大。该死的小贱人，你为何找老夫？先说给老夫听听，老夫看看该怎样处治你。”

“等本姑娘擒住你之后，再告诉你详情。”

“那恐怕太晚了，你最好现在就说，因为你不但擒不住老夫，而且要死得很惨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飞燕阴阴一笑。

“你以为你可以躲得过老夫十二枚……十一枚蜈蚣毒镖的袭击？”

“试试啦！不试怎知？”飞燕拔剑出鞘，神色从容：“本姑娘如果没有把握制你，怎敢向外声称要捉住你问口供？所以

“嘿嘿嘿……”老魔狞笑：“你倒是把老夫的兴趣引起来了，吹牛没有用，你不可能逃过老夫的蜈蚣毒镖攒射，老夫真舍不得一下子就击毙你。你说吧！老夫一定会据实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“记得七煞书生吗？”

“哦！那小子不错。”

“他曾经在东湖，亲见你与一个神秘的蒙面人打交道，不错吧？你是那蒙面人的走狗？”

“天杀的！那小子真该把嘴巴缝上，以免祸从口出。他告诉你了？”

“他告诉了北雷，北雷招出来了。”

“混蛋！他两个……”

“你还没回答。”

“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，老夫拒绝回答……”

黑影一闪，便近身了。

蜈蚣毒镖以巧取胜，会折向，会借力回翔，会崩裂伤人，宜远攻而不宜近发，近发便无从发挥长处，而且自己也可能被波及受伤。

老魔只顾神气地斗嘴。忘了飞燕说过有把握制他的话，发觉不对，已来不及退闪了，只好全力双手齐扬，把蜈蚣毒镖当作普通暗器使用，向压来的黑影挥出同时暴退。

飞燕今天穿了黑劲装，燕子是黑色的，外面披了黑绸披风，所以像是黑影迎面冲来。

披风一抖，黑色的人影一闪即没，却从另一例出现。

两枚蜈蚣毒镖斜飞而出，失去折向回翔的功能，直飞出四五丈外去了。

春兰在旁也双手齐扬，两把霸道的绝魂小银梭，闪电似的向老魔飞射。

老魔知道利害，不敢接这种也会爆裂的小银梭，向下一挫，斜向飞掠两丈外。

很不妙，黑影入目，几乎撞上了侧射而至的飞燕。

蜈蚣毒镖由于造型特殊。缺点也多。不易在匆忙间取出立即发射，就是缺点之一。

老魔心存必胜的念头，认为两枚已经足够派用场，所以双手各握一枚。

这时变化太快，飞燕的身法也快得不可思议，想再取镖已经来不及了，接触太意外啦：剑虹已电射而至。

“打！”老魔百忙中怒吼，右掌拍出，无俦的劈空掌力，排山倒海似的向黑影涌去，同时借势挫退，疾窜两丈外，犹感到彻骨的剑气在体。

飞燕的剑势，被雄浑的掌劲阻了一阻。身形一顿，真无法冲破老魔可怕的掌力。

春兰的另两枚绝魂银梭。及时再向老魔飞去。

老魔显得手忙脚乱，再斜跃三丈，几乎被一枚绝魂银梭击中左腰。

“老夫没空，后会有期。”老魔知道讨不了好，碰上了劲敌，对付身法太快的人，蜈蚣毒镖威力有限，再不走可就走不了啦！

余音袅袅中，老魔已钻入竹林逃之夭夭。

彼此功力相当，暗器都霸道，追一定会吃大亏，所以飞燕不敢追入浓密的竹林。

这种竹林不是楠竹，也不是金竹，所以林下满生蔓草荆棘；楠竹和金竹林，是不会滋生其他草木的。

“糟！”姑娘跌脚叫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蜷缩着、痛得死去活来的无双秀士在声嘶力竭狂叫。

“我……我没有解药……”飞燕跃近焦灼地说：“季兄，谁……谁有相近的解药可……可以救你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哎唷……”

“我先点你的昏穴……”

“不……不行，那……那点了就完了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小婢背他进城求医。”春兰拾回银梭走近说。

“恐怕来……来不及了。”飞燕心乱如麻。尽管她有点讨厌死缠不休的无双秀士，毕竟对方并非恶意，一片痴心是可以原谅的。

“在这里等也是枉然，小姐。”春兰并不显得焦急，可能对无双秀士没有多少好感：“据小婢所知，好像晁公子有老魔的解药。就算把这位姓季的救至府城就医，也不可能有高明的郎中能救治他。”

“快去找晁爷。”飞燕心中略宽：“他一定还在这附近，你把季公子背上”

“好的。”春兰顺从地说，背起鬼叫连天，不住嘶叫挣扎的无双秀士，手上用了劲，上制手下控腿，减少无双秀士挣扎的力道。

飞燕动身时，发出一声娇啸，召集走散了的三位侍女，要侍女们有所发现须立即发信号招呼。

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；人倒起霉来，祸事真会接二连三临头，躲都躲不过。

西雨这次居然时来运转了，被晁凌风捉住，无意中逃过一场大功，逃过冷香仙子与神针玉女灭口的毒手，看来真的霉运快尽，鸿运当头啦！

可是，这一劫还没度过呢！

他是玄门术士，对劫数的事十分迷信，大难当头，假使没碰上贵人救星，很可能过不了这一劫难。

他的内功火候很不错，虽说还没修至炉火纯青境界，但用真气自解穴道谅无困难。

但是这一次，他却解不了晁凌风所制的双期门和七坎穴的禁制，甚至想凝聚真气也力不从心，更不必说以先天真气自解穴道了。

他唯一的希望，是晁凌风被飞天蜈蚣宰了。

当然他心里也明白，这是奢望，奢望是会落空的，飞天蜈蚣根本就怕定了晁凌风，但仍不想放弃这唯一的希望。

飞天蜈蚣假使沉得住气，在屋子里用蜈蚣毒镖偷袭暗算，也可能成功有望呢！

焦灼中，他听到了脚步声，本能地心中狂跳，浑身发冷，勉强转动发僵发麻的颈脖，循声注视。

“谢谢天！不是晁小狗。”他心中狂喜地叫。

是一个英俊神气的年轻人，穿了华丽的蓝缎袍，腰悬长剑，傲世的神情刻划在脸上。

“请救我！”他大叫，大概他这一辈子，是第一次向年轻的小辈求援。

年轻人站在他面前，气傲天苍的气概极为引人反感，但这时的西雨，已经无暇在对方的神色上挑剔什么了，有求于人，哪能再计较这些？

傲然的冷笑出现在年轻人的脸上，俯视着他像一个主宰生死的神。

而凌厉的眼神，却透露出食人魔似的怪光。

不管是神是魔，都令人害怕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年轻人阴森的眼神与充满凶兆的语气，的确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你……你认识我？”他并不太感到意外，虽则他已经不穿道袍，但相貌未改，对方认出他的身份，该是平常的事。

而认识天下四大魔君的人太多了。

“在下当然认识你行云丹士西雨。”年轻人傲然地说，冷笑更阴森了：“谁把你摆平在这里的？”

“你是……。”

“在下姓葛。”

“我看你怪神气的，定然是内外兼修的武林新秀。”

“不错。”年轻人傲然拍拍胸膛。

“内家先天气功到家吗？”

“老魔，你要考验我？”

“对，能解贫道被制的穴道才算数。”

“哦！激将法，你倒是工于心计。”年轻人傲然一笑：“其实，在下倒是有意看看你是被何种手法所制的。你西雨是练气练丹的所谓修仙之士，对制经控脉疏穴学有专精，居然解决不了自己的困难，颇令在下好奇。”

年轻人开始探索西雨的经脉，隔衣探索无效，再伸手入衣内试探，可把西雨探索得更为难受。

“别盲人瞎马在乱搞了！”西雨龇牙咧嘴怪叫：“左右期门，加上七坎，不知被何种手法所制的。”

年轻人一咬牙，在这三处穴道一阵摸索。

“哎……哎唷！不……不要……”西雨痛苦地狂叫：“小辈，你不懂就……就不要充……充内……内行，你……你再这样胡搞……”

“噼啪啪……”年轻人恼羞成怒，给了他四五记清脆的耳光。

“哎……”

“反正你是要死的人。”年轻人放弃探索，语气中充满凶兆：“所以，我要在你身上。试试我的功力与独门手法，能不能解我所不知道的制穴绝技。”

“不要、我……我求你不要试，不……不能试……”西雨惊恐地厉叫；“你既然不……不知道，这一试，我……我就没有命了……”

“反正你要死的。”年轻人狞笑：“就算你是个完好的人，我也会毫不迟疑地杀掉你。”

“慢着！”西雨不再示怯：“你为何要杀我？”

“你是天下四大邪魔之一……”

“这算什么理由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我有仇怨？有过节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给我说一个充份的杀我的理由。”

“家父西极神熊，是侠义道英雄……”

“你老爹是侠义道英雄，你就有杀我的理由？你好像在存心藐视江湖规矩，存心要让天下的黑道、绿林、魔道、邪道的人，激起公愤向你们所谓侠义道的人兴师问罪，你到底存的什么恶毒念头？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吗？”

“在下当然知道，除魔卫道……”

“你以侠义道名义，毫无理由地杀我一个失去抵抗力的，与你毫无仇怨过节的魔道人士，这消息传出江湖，那么，所有非侠义道的人，都会向所谓侠义道的人报复，他们也可以任意屠杀立场对立的侠义道门人，江湖岂不大乱？你好毒的打算……”

“杀掉你。谁知道这件事？”年轻人阴笑：“附近没有第三个人，没有目击的人证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对面的树林传出狂笑声。

年轻人脸色变得阴森已极，凌厉的眼神狠盯着长笑而出的人。

是个年约半百，满脸横肉，豹头环眼，佩了一把狭锋刀。壮实威猛的人。

西雨大喜过望，惊恐全消。

“南云，助我！”西雨狂喜地大叫。

四大魔君排名第三的南云，云南起。

这四个魔君中，南云是最好的一个，相貌却最丑最威猛。

论武功，北雷排名第四却是最好的一个。

南云排名第三，武功却稍逊于北雷。

稍逊，可知相差有限，真才实学比东风西雨却高得多，要不了多少时日，很可能超过北雷。

南云仅瞥了西雨一眼，似乎并不热心救人。

“我成了目击的人证，处境很不好，说不定我自身难保呢，你鬼叫什么？”南云这些话是向西雨说的，但目光却投注在年轻人身上：“这个西极神熊的

儿子，做出伯人目击的狗屁事，杀人证灭口势在必行。哈哈！年轻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就是南云？”年轻人冷冷地问。

“天下间有许多许多人知道我是南云，总不会是冒充的吧？”

“你真不该来的。”

“可是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我后到一步，总不能见了你就躲开，是不是。”南云的神色颇为轻松：“江湖道上，有心人把一些高手名宿分门别类，以便划清界限。侠义道人士，分别称宇内五大高手与武林十高手。武林十高手自然包括了宇内五大高手在内，你老爹排名第八，你是西极神熊的儿子葛天龙，没错吧？”

“哼！你的消息倒是很灵通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反正不糊涂就是。哈哈！看了你今天的作为，你实在可以参加咱们邪魔外道之列，咱们欢迎你参加，做侠义道英雄实在太苦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你老爹恋栈侠义道的理由，原来他想通了，不让自己的儿子重蹈覆辙，改入邪道魔道，日子一定过得十分快乐。”

葛天龙怎受得了老魔的嘲弄？冷哼一声，迈步向南云一步逼进。

南云徐徐绕走。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“你葛家的人，都不是善男信女，我伯你们葛家的人。”南云一面绕走一面仍用嘲弄的口吻说：“尤其是你，一旦改入邪魔外道，必定更为可怕，更为阴险，我是前辈，宁可和你保持距离。”

葛天龙虽说骄傲自负，看了南云移动的身法，轻灵得双脚落地连草都不发出声响，心中不无顾忌，突然向后急退，退至西雨身旁。

“阁下不必打如意算盘，你的意图是制造救走西雨的机会，在下不会上当的。”葛天龙阴笑，不再激怒：“现在，你又有什么鬼门道，施展出来吧！”

“哈哈！果然让老夫料中了，你小小年纪就这么阴险，日后哪还了得？”南云并不接近，不急于抢救西雨，神色更轻松了：“老夫何必冒不必要之险。去救与老夫争名的西雨？我会向江湖朋友大声宣布今天你所做的，落井下石阴谋杀害西雨的经过，这就够你受的了，小辈。”

“江湖朋友是相信你呢，抑或是相信我？”

“你算什么呢？一个刚出道的小混混，你老爹那块招牌，也并不能帮助你获得江湖朋友的尊敬，你以为真有人听你的？哈哈！你少臭美……”

“在下宰了西雨，再宰了你，就有人听我的了。”葛天龙凶狠地抢着说，俯身伸手向西雨的顶门按去。

“除非你想死。”传来女性的特有语音：“葛天龙，你真不该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。”

葛天龙一惊，伸出的手僵住了。

飞燕出现在三丈外，不远处，四位侍女正背着无双秀士，穿枝排草而来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葛天龙虎目怒睁：“这个四大魔君的西雨，与那个南云，是人人皆曰可杀的凶魔。”

“即使他人人皆曰可杀，似乎你就没有杀他的任何理由和藉口。你只比我早到一步。

你和南云的话我都听了个字字入耳。你如果真的加入邪魔的行列，又当别论。现在，我等你表明态度。”

“呸！你还不配在葛某面前说这种大话。”葛天龙恼羞成怒了。

“哈哈！”南云狂笑：“姓葛的小辈，你出道不到三天。就敢如此大言不惭，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了，你真该撒泡尿来照照自己是什么嘴脸。飞燕杨娟杨姑娘在道上扬名称霸，你那时还在奶娘裙底下撒尿和泥玩呢！”

在姑娘们面前说这种粗话，的确不像话不得体，但邪魔之所以为邪魔，就是不在乎世俗的一般规律，南云就是这种人。

葛天龙气得肺都快要爆炸了，一声怒吼，飞跃而进，手脚箕张像一头猛虎，凌空向南云扑去。

葛天龙的老爹西极神熊葛雄，使用一把尺八长的虎爪，左手也安装了一具特制的爪形爪套，与人交手时贴身攻击，右手虎爪已经够凶狠，左手套爪更是致命的武器，轻功又高明，真像一头会飞的熊。

葛天龙艺自家传，用手脚飞腾扑击学有专精，这雷霆万钧的凌空猛然扑击，声势极为凌厉浑雄。

南云见多识广，早知这种年轻人受不了激，一受激就昏了头不顾一切，猝然下毒手不顾后果。

因此一声长笑，向侧一闪，刀出鞘奇快绝伦。但见人动刀出，刀光如电风雷乍起，反应之快，不愧称四大魔君之一，如果换了旁人，这出其不意的一刀反击，必可成功。

但对手是葛天龙，如无把握，岂敢赤手空拳向名列四大魔君的高手攻击？

“铮！”巨响震耳，火星飞溅。

赤手空拳扑击是障眼法，其实是在接触时，以令人几乎：无法看清的速度拔剑，陡然攻出十拿九稳。

刀剑闪电似的接触，南云被震飘两丈，几乎失足摔倒，对方剑上的劲道可怕极了，是志在必得的致命一击，要不是及时用刀反击，必定死在剑下。

葛天龙也侧飘八尺，失去追击的机会，老魔刀上的劲道，似乎足以挡住剑上的无俦猛劲。

“这是你们葛家的家传偷袭绝学。”一旁的飞燕冷冷一笑：“你老爹大概就是凭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在江湖鬼混，混得武林十大高手排名第八的荣誉，委实令人不敢领教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”

葛天龙钢牙一挫，从包内取出特制的爪套戴在左手上，五只三角锋的可伸屈两寸半钢爪乌光闪亮，张开来掌增大了一倍，伤人的接触面也因而增广了三倍。

“不杀你此恨难消。”葛天龙找上了飞燕，咬牙切齿声色俱厉：“拔剑吧！小女人。”

飞燕冷然注视对方片刻，默默地拔剑出鞘。

“小姐，交给小婢处置这狂徒。”已经将无双秀士放下的侍女春兰娇叫。

“你对付不了他。”飞燕摇头。

“小婢……”

“而且，我不允许他逃掉。”

剑向前一伸，侍女春兰先是一怔，随即摇摇头苦笑，默然后退。

飞燕的剑身，光芒似乎陡增三倍，剑吟徐起，像是深海里传来的海水沸腾声。

“小姐，杀这种小人物，犯不着使用绝学的。”春兰打破了沉默，也许是

认为自己应该向主人提出意见：“割鸡用牛刀，岂不是太过浪费吗？也便宜了这个狂徒。”

“我非杀掉他不可。”飞燕阴森森地说。

“晁爷随时都可能到来，看了小姐的绝学，他会怎么想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小姐三思。”

“好，我就用绝学杀他。”

声落，剑上幻发的奇异光芒隐去，海涛沸腾声也立即消失。

南云的脸色苍白如纸，悄然向草深处退走。

一声娇叱，飞燕挥剑扑上了。

葛天龙也正好冲上，剑爪齐施，攻势极为猛烈，气势浑雄锐不可当。

飞燕的剑尽量避免与爪接触，展开灵巧的快攻。闪动如虚似幻，紧钉住葛天龙的右侧发招，剑招轻灵吞吐如电光闪烁。神奥而辛辣，后起的一代新秀名不虚传。失去一半机先，依然攻多守少，一剑连一剑愈来愈迅疾，闪动盘旋快逾电火流光。

葛天龙竟然无法贴身，无法使用左爪扣锁姑娘的剑，碰上了爪无用武之地的劲敌，三二十招之后，狂傲的气势急剧沉落，神气不起来了。

但姑娘如想在百十招内获得优势，也非易事。

躺在树下叫痛连天的无双秀士，叫声逐渐微弱了，再拖片刻，必将毒发身亡了。

南云久走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四大魔君的名号，可不是白叫的。

老魔一看姑娘驭剑的绝学，虽然不曾看到姑娘发招，便认出绝学的来龙去脉，吓得毛骨悚然，暗叫不妙，心中了慌，悄然溜走。

好不容易溜出百步外，前面不远就是林缘，林对面是茂竹，只要往竹林内一钻，就可利用竹林窜走脱险了。

他一长身，要全力向林外飞纵。

“你走得了？”前面险森的语音入耳。

他大吃一惊，火速闪身在一株大树后。

前面四五丈外的几株大树后，踱出三个戴鬼面具的青袍人，在三方现身，堵住了三面的去向。

“你……你们是……”他毛发森立，感到自己的嗓音完全走了样，不是他自己的声音，好陌生。

“你看到了不该看的景象。”中间那人说。

“我……我什么都……都没看到……”

“真的？那你为何溜走？”

“我发誓，我没……没看到什……什么，也……也没看见什……什么人，这……这里不……不曾发……发生任……任何事……”

“你要我相信吗？”

“老前辈要……要如何才……才相信？”

“另有一个办法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死。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事的。”

“看来，我南云已别无抉择。”他一挺胸膛。

“有的，你可以拼，英雄些。”

“好吧！拼。”他深深吸入一口气。定下神、一声刀吟，拔刀出鞘。

“唔！不错，你还像条汉子。”

“我南云本来就是任性而为的亡命。”

“这样吧！我要和你谈谈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人生一世，如驹过隙，人哪能不死？死，必须死得英雄些，要我跪在地上向你讨饶，或者任你宰割，办不到。”

“哼！你……”

“老前辈，你从来没饶过人，我也不想求你饶命，你不要奢望……”

“谈对你有好处。我现在郑重告诉你，我给你平等商谈的机会，谈不拢你可以平安地离开，当然你必须对今天的事守秘。”

“我知道老前辈一言九鼎，我愿意恭聆教益。”他收刀行礼。

“好，我们走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他跟在三人后面，钻入右面的树林深处。

葛天龙终于放聪明了，不再放手枪攻，开始稳扎稳打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剑采守势，爪也加强防卫，果然感到压力渐减。

最后，他开始利用大树游走。

“小女人。”他有机会发话了：“再支持片刻，你就真力不继了，也就是我宰你的时候了。”

飞燕突然停止逼攻，俏立在两丈外微笑。

“你在痴人说梦。”飞燕娇笑，证明经过狂攻百十招之后，毫无精力衰退的现象发生：“不过，你不像个男子汉，也丢尽了葛家的脸面，用游斗来逞口舌之能。阁下，你知道我飞燕的绝魂银梭的威力吧？”

“哼！雕虫小技……”

“真的呀？好，我准备给你三枚银梭让你碰运气，如果你逃避的身法比我的银梭快，你的命就可以保住了。不然，你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。”

“哼！更恶毒百倍的暗器，在下也见识过了。小女人，你全力施展吧！还等什么？”

“凌风……”姑娘突然欣然娇叫。

葛天龙反应十分惊人，猛地大旋身。

身后，鬼魅似的站着晁凌风，相距不足两丈，天知道是如何接近的？背手而立像是来了许久啦！无声无息真像是幻化出来的鬼魂。

“你躲在树后叫别人发暗器，你这算什么？”晁凌风背着手微笑：“你的脸皮还真厚。”

葛天龙楞了一刹那，突然爪剑合一猛扑而上。

一个赤手空拳的人，看到葛天龙这种凶猛凌厉的声势，除了逃走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“卑鄙！”姑娘尖声咒骂，飞跃而进。

葛天龙志在必得，扑上时已暗中准备，料定晁凌风只有闪避或者后退两种身法自保，所以双手随时准备外张，控制闪避的空间，也准备对方后退时追击。

岂知眼一花，剑尖前的晁凌风突然消失了，既没向左右闪避，也没向

后退。

想收招已经来不及了，突变已生。

晁凌风躺在地下，双脚已向上挑。

“哎……”葛天龙惊叫。

惊叫声中双脚上缩，剑爪向下一振，身形续向前冲出两丈，纵落时左脚一软，几乎摔倒，立即一跳一跳地飞逃。

只差一点点，左脚几乎报废。

“凌风，你不要紧……”姑娘急急扶住晁凌风，脸都吓白了。

晁凌风是自己跳起来的，当然不要紧。

“这家伙好奸险，没有丝毫武林人光明磊落的风度。”晁凌风摇头苦笑：

“好像一些名家宗师，专门调教出一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子弟，放出江湖为非作歹耀武扬威，难怪武林多事江湖大乱。小娟，你赶来……”

“赶来看你在弄什么玄虚。”飞燕收剑恨恨地白了他一眼：“那个小丫头呢？”

“我要她走了，她帮我捉住了西雨。”晁凌风向西雨走去：“可惜，被飞天蜈蚣逃掉了。”

“我碰上了那老魔，他逃的功夫还真不错。凌风，你不是有那老魔的解毒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快，帮我救一个人。”

无双秀士已经痛昏了，气息奄奄快完蛋啦！

“原来是他呀？”晁凌风盯着飞燕笑笑：“这位护花使者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应该对付得了飞天蜈蚣……”

“你少废话啦！什么护花使者？你……”飞燕脸一红，大发娇嗔：“赤口白舌乱说……”

“好好，算我没说。”晁凌风不想缠夹不清：“救人要紧，幸好我没收了老魔一瓶解毒丹。”

在等候无双秀士苏醒期间，晁凌风像拖死狗般，把西雨拖至远处单独问口供。

“飞天蜈蚣逃掉了，我唯你是问。”他把西雨的头按在一丛有尖利硬刺的荆棘上方：“谁把景夫人的行踪告诉你的？你总不会是已经修至地行仙境界，能够未卜先知吧？不实招，我要把你弄成血肉模糊的死尸。”

“我……我招……”西雨崩溃了。

只要往荆棘上一按，西雨的脸就毁定了，不血肉模糊才是怪事，而且双目也可能被刺瞎。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是一个自称马斌的年轻人。”

“马斌？你当然认识他吧？”

“我发誓，我不认识他，包头齐眉盖，脸上用了易容药，我……”

“我一点也不相信你的狗屁话。既然不认识，你怎会相信他？又怎肯花重金找七煞书生助拳？哼！你……”

“不要按！不要……”西雨狂叫：“是一指高升麻天华告诉我，姓马的消息靠得住，所以我才相信他的。也许，一指高升认识这个人，知道这人的底细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饶我……”

“也许你说的是真话……”

“我发誓，我说的千真万确……”

“你他娘的已经说了好几次发誓了，混蛋！”晁凌风将西雨摔出八尺外：“在东湖茶肆，东风向你提出什么合作的条件？”

“他要我听他的，他说他已经投靠有力人士做靠山。”西雨呻吟着说：“但我一……一直就在躲避他。”

“你为何与飞天蜈蚣走在一起？”

“他很机警，他说我和他的处境同样的恶劣，必须先躲躲风头。他的用意是养伤，我是避祸，所以……”

“冷香仙子和神针玉女，为何要杀你们灭口？你与她们有何种过节牵缠？”

“我与她们无仇无怨，她们一定是找飞天蜈蚣的。”西雨推得一干二净。

“哼！看来，我必须改变问口供的方法，才能得到真实的口供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知道的事一定从实……”

“你这种成了精的老奸猾，正常的手段，是对付不了你的，哼！”晁凌风揪住了西雨的发结，向草更深更隐秘的地方拖。

18

宾阳门大街向北岔出一条小街，由于地近城根，这一带的住宅皆显得幽静空旷。

住在这里的人，多少也有些地位，平时深居简出，门禁严出入的人不多，所以也就很少引人注意。

至于这一带的大宅内，到底住了些什么人物，附近的街坊们也不太了然。

三更初，一个飘忽的黑影，出现在其中一座大宅的内院，藏身在一座小荷池的池栏下。

内院占地甚广，是女眷们活动的地方，平时外宾不入，格局有点像后花园，设有花圃池亭。

即使躲十个八个，也有足够的空间提供隐蔽。

这是府城有点名气的陈家大院。据说主人与楚王府的人沾亲带故。但人丁不多，平时院门常关，仅开启角门供三五个仆人出入，冷冷清清，似乎与世隔绝。

人本来就少，各处的灯火也同样稀少，简直有点阴森森鬼气冲天，人丁稀少的古老大宅。就是这种景象，衰落的气氛令人叹息。

内宅也宽广，只有二十余间房舍。

内厅暗沉沉，一盏长明灯放射出淡黄色的幽光，那些古老家具与摆设所出现的阴影，让胆小的人却步。

西厢深处有一座密室，这时却灯火明亮。

在上面高坐的有两个人。一个神情狞恶的鬼神愁柏寒秋，另一个是神针玉女温娇。

四名骠悍的大汉。两个挟持着神色委顿的天灵婆，两个站在冷香仙子的左右后方，随时皆可制住冷香仙子。

只消看第一眼，便知冷香仙子的处境，事实上比天灵婆好不了多少，同样也是待决之囚。

不同的是，天灵婆气色差极了，定然是受了不轻的内伤，被两名大汉挟持着站都站不稳了。事实上是被两大汉架住的。

“天灵婆，我虽然有权处置你，把你埋在后院的花苑下。”鬼神愁语气阴冷无比：“但毕竟你我曾经共事过一段时日，我宁可把你解送给长上处治。你心里明白，长上对付叛徒的作法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天灵婆有气无力地喘息：“闯了一辈子江湖，老身不用你提醒我。当老身第一次受到你们胁迫时，便知道今天必定要来的结果了。姓柏的，你也不要神气，你日后的结局，不一定比我好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鬼神愁厉声问。

“你知道我在说些什么，你心中明白。”

“可恶！你……”

“长上这两年来，加强活动广罗羽翼，江湖上人才辈出，有许多人不论名望或武功，都比你我高。长上为了要网罗这些人，不会珍惜你我这些最先向他投效的二流人物。像我吧！北雷其实比我天灵婆高明分毫而已，为了讨好北雷，就不把我当人看。总有一天，你鬼神愁也将步我的后尘，失去利用价值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“好，老身不说就是，要杀要剐，你瞧着办吧！被你们捉住，老身认了。”

“你还敢回嘴？哼！”

“你不要神气，老身……”

“把她毙了！”鬼神愁拍案怒吼。

一名大汉一手勒住天灵婆的头，向后一扳一扭，咔嚓两声骨响，颈椎折断。

“呃……”天灵婆叫了一声，手脚猛烈地挣扎。

“砰！”天灵婆尚未断气的身躯，被抛落在壁根下，手脚仍在抽搐。

“你。”鬼神愁向冷香仙子一指。

冷香仙子已惊得粉脸成了死灰色，浑身在抖索。

“你为何不赶快回来禀报？”鬼神愁声色俱厉：“一直就在城外躲躲藏藏游荡，叛逃的意图已经明显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“我要说的是，是你有意陷害我。”冷香仙子不得不鼓起勇气为自己分辩。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胜不了晁凌风，不是我的错。”冷香仙子大声说：“咱们外秘站的人，你，与主事欧阳总管，都曾经栽在晁凌风手下，我更不是他的敌手。我被他追得上天无路，只好在城外躲躲藏藏，你却一口咬定我意图叛逃，岂不是有意陷害我吗？”

“胡说！要不是我派人捉住你，你早就逃掉了。”

“要逃，我早就乘船远走高飞了。”

“你绝对走不了，也飞不了，城内城外眼线密布，你一登船就死定了。你应该赶快回来，将所发生的事详细禀报，却躲在城外……”

“如果我急急逃回城，晁凌风跟来了，责任还不是很要我负？我敢急急忙

忙逃回来吗？你如果凭这一点定我的罪，我不服，我要求开刑堂，或者向长上投拆。”生死关头，冷香仙子镇定下来，为自己的生命作挣扎。

“你不要强辩，我已经查证过了，眼线亲眼看见你逃出张家渔户的大门，晁凌风仅退出门外便不追了，你有充足的时间尽快逃回城。”

“我怎知他不追？晁凌风像个鬼，神出鬼没武功高得令人心惊胆跳，下次我一定问清楚他迫不迫，再决定逃不逃好了。”

“柏统领。”神针玉女说：“让我来问问她。”

“这……”鬼神愁有点不悦。

“我知道我是内秘站的人，不宜过问外秘站的事务。”神针玉女委婉地说：“不过，我一直就带着丁小妹办事，本来就有意把她请调至内秘站，因为我认为她是我最好的搭档。上次诱擒晁凌风，以及这次制裁飞天蜈蚣，都是带着她行事，我希望彻底了解我走了之后，她所遭遇的事故弄个一清二楚。”

“那你就问吧！”鬼神愁极不情愿地说：“至于其他的事我会处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不会干涉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丁小妹，你把所发生的事故，一一巨细无遗说出来。”神针玉女转向冷香仙子柔声说：“你必须明白，咱们的眼线遍布每一角落，而这些眼线，不是你我所能知道的，消息皆从上面转下来，你如果不从实说出，对你将是极为不幸的事。”

冷香仙子怎敢将与晁凌风打交道的事一一说出？她曾经招出顶头上司毒郎君的底细。

她有把握眼线不知道屋内所发生的事。因为屋内已经没有其他的人了，张大、张二也已经死了。晁凌风决不会把所发生的事向外张扬。

“其实当时没发生多少事。”她横定了心隐瞒事实真相：“你追飞天蜈蚣去了，我就在屋子里等西雨，西雨没等到，等到了太极堂冉堂主的女儿。我刚偷袭将她击倒，晁凌风便闯进来了。我不是他的敌手，在屋子里闪避了片刻，几乎被他捉住，衣裙也被他抓裂，要不是我逃得快，我就不会站在此地被你们当叛徒审判了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要不要找晁凌风来问问？”她忍不住怒声问。

“可恶！你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？”神针玉女也发怒了，凤目中冷电森森。

“我受够你们的气了。”她把心一横：“天灵婆说得不错，你们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全心意卖命的人当人看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尽，走狗烹。俗语说：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；我们这些先期效命的人，是注定要死的。该怎办，你们瞧着办吧！”

反正你们大权在握。我们这些走狗早晚要被杀被烹的，休们也神气不了多久了，早晚而已。”

“掌她的嘴！”神针玉女怒叫：“你……你简直大逆不道，你……”

一名大汉立即擒住冷香仙子的双手反扭，一端她的膝弯，把她按跪在地。

另一名大汉一手抓住她的发髻扯起向后压，噼噼啪啪开始左右开弓抽耳光。

“停！”揍了十下，神针玉女叫停。

冷香仙子吃足了苦头，口角溢血，粉颊先白后红，再隆肿而变成紫酱色。

“你再敢出言无状，将永远后悔。”神针玉女厉声说：“现在，你再从头将经过说一遍，再说详细些，把交手的每一细节也交代清楚，说。”

“我……我要……要在开刑堂时再说……”冷香仙子咬牙切齿尖叫。

“丁香。”鬼神愁拍案怒叫：“你要放明白些，本座已握有人证，有权立决，你无权要求开刑堂。你再胆敢抗命，休怪本座得罪你了。”

“有什么恶毒手段，你拿出来好了，本姑娘如果怕死，就不会在江湖鬼混玩命，你吓不倒我的。”

“反了……”鬼神愁愤怒地跳起来。

“即使真反，也是你们逼反的。”冷香仙子尖叫：“你们这些人一旦权在手，便作威作福……”

“把她吊起来！”鬼神愁怒不可遏：“看我这天下十大屠夫之一，如何惩治你这叛徒。”

两大汉一阵忙碌，片刻，冷香仙子的双手，便被捆住吊在墙上方的大铁环上，脚尖刚沾地，想站实也力不从心，真够凄惨。

“就算你们能幸而成功地雄霸天下，领袖江湖，也天地不容。”冷香仙子凄厉地叫号：“我冷香仙子的下场，就足以今天下群豪寒心，你们……”

鬼神愁一步步接近。探手从左靴统内拔出一把尺长的匕首，杀气腾腾，锋利的匕首尖，点在冷香仙子的樱口前，硬把冷香仙子的话堵住了。

“这是你自找的。”鬼神愁的语音冷酷极了：“本来，温姑娘有意留给你一条活路，你却不识好歹。居然拒绝了她的善意。”

“你除了杀我灭口之外，你还能做出什么像个人样的好事？”冷香仙子已存下必死的念头。

必死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
“不是灭口，是执法。”鬼神愁居然不再激怒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你知道是真的。江湖人是一盘散沙，每个人都自以为比天大，如果不用雷霆手段治理，万事不成，杀一儆百，这是统率江湖群豪的金科玉律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两人为何要杀我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说说看？”

“掩饰你们的失败和无能。晁凌风逃掉了，逃出你们的绝对控制下，飞燕杨娟也飞走了。所以，天灵婆非死不可，我也非死不可，你们怕我找机会向长上说出真相，你们的地位岂不岌岌可危？”

“这是你自以为是的卸罪看法。”

匕首割开了冷香仙子的外裳，饱满的酥胸暴露在灯光下。

匕首尖停在高耸的左乳尖上，鬼神愁脸上的狞笑更令人害怕，只要轻轻一拂，乳尖必定被割掉。

“你确是不该与晁凌风上床。”鬼神愁开始说实话：“假使依我的意思，先割断晁小辈的手脚大筋……”

“你别忘了，长上传下的口信，是要胁迫晁凌风就范，挑断了他的手脚大筋，你如何向长上交代？”冷香仙子明白得太晚了，沮丧地说。

“至少，不会留下后患。”

“但你无法逃避抗命的罪状。”

“你一死，什么后患都没有了……”

“真的呀？”本来紧闭的密室门推开了，当门而立的晁凌风嘲弄性的语音震耳。

所有的人，皆大吃一惊。

一名大汉反应十分迅疾，可能是一个冒失鬼，也可能是武功最高明的人，人影一闪即至。一记金豹露爪，闪电似的抓向晁凌风的五官。

鹰爪功的火候极为精纯，五个指头似乎真成了铁爪钢钩，劲道在爪前尺余便直迫对方的肌肤，潜劲似要迫裂人体。

晁凌风更快，更迅疾，左手一抄，也用的是爪功，闪电似的抓住了伸来的手爪，右掌吐出。

“咔嚓……”有骨碎声传出。

大汉的身躯飞起。山岳似的向坐在上面的神针玉女飞砸。半途发出一声痛极的嘶哑叫号。

“出入只有这座门，没有窗。这间密室坚牢极了。”晁凌风拍拍手神态轻松，笑容可掬：“你们冲吧！冲得过，就活；冲不过，死：我对你们这些人烦透了。鬼神愁，你说的话对极了。”

“晁凌风！”神针玉女接住半死的大汉。推案而起骇然惊呼。

“在下说对了什么？”鬼神愁将匕首交到左手，右手拔出狭锋单刀。

“你说，江湖人像一盘散沙，每个人都自以为比天大，如果不用雷霆手段痛宰你们，将祸害连绵，为祸天下。把你们杀光，天下虽不至于就此太平，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。

你们不死，大乱不止。”

“你进来咱们看谁死？”鬼神愁用左手相招，左掌内暗藏着匕首。

“你是个吓破胆的老鼠，呵呵！居然胆气壮起来了，是不是有神针玉女在旁，便英雄起来了？”

“你本来就是温姑娘的针下亡魂。”

“呵呵！说得十分正确，所以我要堵住门口，一个一个宰你们，不让你们在围攻时，那个玩针的玉女再从旁偷袭，她的针好厉害，我的确深怀戒心。”

“原来你怕围攻……”

“也不见得怕。”

“那你为何不进来？”

“这不是进来了吗？”

声落人已进入门内，缓步向前接近。

一声沉叱，五个人几乎在同一瞬间发招攻击。

鬼神愁与神针玉女是剑，三名大汉一剑两刀。

刀剑猝然聚合，刹时风吼雷鸣，刀气剑气形成刀山剑海，向中间进入中心的晁凌风狂猛地压涌，真有分裂他的无俦威刀。

晁凌风缓慢进入室中的身影，突然在刀气剑气及体时消失，退回原位。

他退的速度比前进的速度加快了百倍，快得像是突然幻化消失，同时出现在原处。

但有点不一样，他的左手高抬，摊开的掌心中，有五枚银光闪亮的所谓“金针”。

那是神针玉女攻击的同一刹那，乘隙打出的神针，用梅花针手法发射，分取五处胸腹要害。

一只手，决不可能同时接住这五枚神针，针的速度目力难及，而且同时分袭胸腹五处要害。

事实俱在，他手中的确把五枚金针全部截获了。

聚力一击落空。五人怔住了，及时收势，谁也不敢冒失地逞强追击。

“你们全是些怕死鬼。”晁凌风笑骂：“难道就没有人敢冲上来吗？五把刀剑，竟然怕我这个赤手空拳的人，你们是怎样在江湖上称雄的？”

“毙了你，就可以称雄。”鬼神愁毫不脸红地说：“大厦不是独木可支的，咱们这些人组帮结伙，就是要结合众人的力量，成为江湖的主宰。你一个人，即使有天下无敌的神勇，也成不了事，你奈何不了我们，阁下，何不平心静气谈谈？”

“呵呵！谈什么呢？谈割断我的手脚大筋，以便任你们宰割？”

“不，彼一时此一时，阁下已经有统辖一流高手的才华和本钱。敝长上会以至诚交你这位武林拔尖的新秀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们与天灵婆冷香仙子狗咬狗，兔死狗烹的自相残杀经过，我已经听了个字字入耳，冷香仙子的话出自肺腑，我听了感慨系之，我还敢和你们这些人谈？”

“晁兄……”

“你偌大年纪叫我晁兄，我听了有浑身汗毛直竖的不吉感觉。现在，我要见你们的长上，与你们的长上当面谈出结果来，你们愿意带我前往见他吗？”

“你真有意见咱们的长上？”

“是呀！他贵姓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是不是戴了鬼面具，而你们从没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出来吧！带路。”晁凌风闪在一旁伸手让客。

鬼神愁与同伴们交换了一次眼色，举手一挥。

一名大汉先抱起已经剩下半条命的同伴，首先大踏步向房外走，就在经过晁凌风面前的刹那间，将抱着的同伴向晁凌风抛撞而出。同一瞬间，双掌齐吐。

同一瞬间，鬼神愁与另两名大汉，两刀一剑同时冲进，递出。

同一瞬间，神针玉女飞跃而起，身在空中左手再发五枚神针。

同一瞬间，晁凌风向下一挫，右掌已从自头顶抛过的大汉身下，吐出的掌贴上了双掌齐发的大汉小腹。

他左手的四枚接来的神针，分别射入扑来的两名大汉胸腹，四枚全中。

变化太快，几乎在同一瞬间同时发生。

神针玉女的五枚针，全贯入半死的重伤大汉身上，无法伤到藏身在大汉身下的晁凌风身上。

两名中针的大汉身躯一震，冲势顿止。

只有鬼神愁一个人，身剑合一冲近，剑上真力骤发，剑气挟风雷而及体。

“叭！”晁凌风一掌拍中剑身，剑气应掌而消散，一剑急袭走偏落空。

左手的匕首，立即递出。

好快，贴身了。

“噗噗！啪啪！”拳掌着肉声有如连珠花炮爆炸，鬼神愁的双肘和胸腹，共挨了六七记重击，不但剑脱手飞落，匕首也因手肘被重击而握不牢，丢出丈外去了。

“哎……”鬼神愁惊叫，身躯不退反进，从晁凌风身侧冲过，冲出外面黑暗的走道上去了。

是被晁凌风抓住，向室外推送出去的。

神针玉女本来想从上空穿出室门的，却突然看到门外有人影，隐约可看到反射出闪光的剑。

而且不止一支，有几支剑森立相候。

她心胆俱寒，后空翻急速倒翻腾而回。

门外，传出鬼神愁一声狂叫，随即声息俱无。

飘身落地，她已布下了严密的防卫门户，剑护住全身，随时准备用神针阻止晁凌风扑上。

向室外察看，门外暗沉沉一无所见，也听不到任何声息。先前所看到的森森剑影已经消失了。

宅中本来住有十余名党羽，怎么这许久未见有人出现支援？

她心中一凉，感到身上发冷，党羽们决不是睡着了，有两种可能的变化：逃走了，或者被杀光了。

再转头注视墙壁的一面，晁凌风正背向着她，替冷香仙子解绑。

冷香仙子双颊青肿，上身裸露，正在悲伤地哭泣；当然不是为了赤身露体而羞耻地哭泣。

“你这时才知道这些人狠毒，未免愚不可及。”晁凌风一面解绳结一面说：“一个真正想在江湖称雄道霸的人，怎会偷偷摸摸掩去本来面目？除非他本身有见不得人的苦衷，藉神秘的行径来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这种人行事必定阴狠毒辣，无所不为性情反常，你居然向这种人投靠，简直把自己不当人看，甘心情愿任人奴役宰割。幸好你命不该绝碰上了我。还来得及。”

“晁……晁爷，我……我是迫不得已……”冷香仙子哭泣着说：“我……我是被……被他们所逼的，他们人……人多，威逼利诱双……双管齐下，我……我也曾反抗，也……也曾……”

“都失败了？”

“是的，晁爷……”解了束缚的冷香仙子，抱住晁凌风哭了个哀哀欲绝。

“别哭，还好，过去了的，就让它过去吧！还来得及。”晁凌风拍拍冷香仙子腻滑的肩背温柔地劝解：“我请人照应你，保护你的安全……”

“你自己也不安全……”神针玉女发疯似的狂叫，突然左手一扬，五枚神针出手破空电射。

同时悄然身剑合一扑向晁凌风的背部，锋尖直指背心，身形一动便已接近，下手也很绝情。

剑尖跟在神针后面不足一尺，必定两者都全部中的。

可是，却忽略了自己发射的神针中，多了一枚，而且是相相对进的。

即使目力可以看到，但也无法闪避了，何况她根本就没有看到这枚迎面而来的针。

针先一刹那贯入她的鸠尾穴，入胸而不曾伤肺，但整条任脉立即收缩，

起了激烈的变化，抽搐之下，气散功消，全身不受意志控制，仍然身剑合一向前急撞。

眼前人影一闪即逝，五枚神针发出轻微的响声，四寸针身没入大砖墙三寸半以上，劲道骇人听闻。如果射中人体，很可能透体而出。

“铮！”剑随后刺中砖墙，火星直冒。

“砰！”她也撞上了墙，反弹倒地。

一旁站着晁凌风，似乎没感到她的存在，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。

“出去。”晁凌风将哭泣着的冷香仙子往门外推：“信任我，放心出去，外面有人接你，会好好待你。我希望你和他们合作，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。”

“晁爷，他们是……”冷香仙子楚楚可怜地问。

“是朋友，你也认识。”

“那是……”

“出去自知。”

“我听你的话。”

“这才乖，走吧！”

送走了冷香仙子，晁凌风信手关上了室门：

地面，躺着四个人。

三名大汉已经气绝，全是被神针贯入心坎致命的。

那名受了重伤的大汉死得反而慢了片刻，中了五枚神针，并没射中心坎要害，身躯被抛落时将针全部压入体内才慢慢死去。等于是死在神针玉女手中的，也间接死在同伴抛出的双手中。

神针玉女禁受得起撞碰，但禁受不起针中七坎的制住经穴伤害，全身发僵，痛得粉脸泛青。

她无法动弹，躺在地下任由宰割，灯光下，她感到俯视着她冷笑的晁凌风像魔鬼般的可怕。

“你这个玉女，真阴狠得可怕。”晁凌风语气并不阴冷，但她却听得全身冷气砭骨：“谁传给你的金针过脉制经术？这人该下十九层地狱。”

她咬紧了银牙，凶狠地死瞪着晁凌风。

“你一共扎了我二十七针。”晁凌风继续说；“点穴术元祖武当的祖师爷张三丰，恐怕也无法自解所制的经穴，你是行家中的行家。”

她仍然不做声，狠瞪如故。

“只是，你是偷袭击昏我的，而在我受刑昏跃之后下的针，所以我鄙视你。”

她挫了挫银牙，依然不做声。

“噗噗”两声，晁凌风踢了她两脚。

“哼！”她出声了。

“听说你仇视天下的男人，没错吧？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所以你自称玉女，无玷的美玉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我醒来时，床上有个赤裸裸，热情如火，服体完美无瑕的裸女，肌肉如胭脂温润如暖玉，我以为是你这玉女呢，岂知却不是。”

晁凌风在旁蹲下，向她慢慢伸手。

“你……不要碰我……”她尖叫。

“我正打算看看你这块美玉，到底是不是无玷的白璧，你叫没有用，我有权任意处置你。”

“住手……”

晁凌风拨出七坎穴上的针，制了她四处穴道：双肩井、双环跳。

“我也曾用针。”晁凌风将针在她的脸蛋上拖过来，拉过去：“女人的下身，有三处与男人不同的穴道，这三穴下针，用燃字诀手法，再在会阴穴用摇字诀。告诉我，会有什么结果？”

“天杀的！你……”她脸色陡然变得苍白失血，尖声叫骂。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在你身上打主意。”晁凌风阴阴一笑：“本来，我真准备把你放在床上消消气。可是，经过多日的冷静思索，我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的，我不能这样做，倒不是怕天下人骂我是色鬼。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像冷香仙子吧！由于她和我上过床，有一夜的露水恩情，我就无法忍心向她下手报复。在我来说，太不公平，我本来可以毫不迟疑地杀死她的。”

“可惜她不听我的话。”神针玉女依然强横地说。

“由于她不听你的话，所以她能活。”晁凌风的针，慢慢移至气海穴：“我要破了你的气功，然后……你知道长街近南湖一带，那些堂班行业吧？堂班不算教坊，其实性质与教坊是一样的，那地方的嫖客，几乎全是排帮的山野狂夫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意思？你……”

“小意思。”晁凌风恶作剧地用针在她的小腹左右子宫穴磨来磨去：“破了气功，我把你送到堂班，再制你包括会阴穴的四处穴道，你将不是玉女了，你将比江湖四大淫妇更淫一百倍。对，就是这么办。”

“天啊……”她凄厉的厉叫：“不要……杀死我吧！你有权杀死我，求求你，不……不要这样残酷地凌辱我，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“劈劈啪啪！”晁凌风抽了她四耳光：“我也曾求过你们，也曾……”

“饶我……要不就杀掉我……”她崩溃了。

“我对杀掉你毫无兴趣。”晁凌风丢掉针：“更没兴趣和你上床。”

“天啊……”

“多叫几声天吧，看你的造化了。”晁凌风挺身站起，往室门走。

“求你解了我的穴道……”

“你想得美，哼！”晁凌风拉开室门，扭头冷冷一笑：“当你们这些自以为是强者，自以为可以任意主宰别人的生死，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的人，一旦落在别人手中，你们就知道体会生命的可贵，被人任意宰割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好好去体会吧！我不管你的死活了。”

声落，他的身影突然消失。

神针玉女正感到宽慰，泪眼朦胧中，却看到一张美丽而阴森的面庞，出现在自己的身躯上空。而那双清澈的明眸中，放射着怨毒的火花。

“我几乎让你们推入火坑，生死两难。”美丽的面庞吐出刻毒的语音：“你们作的事伤天害理，把我送给北雷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凌辱我，此仇此恨，刻骨铭心。你也是女人，你为何这样对待我？”

“天哪！飞……燕杨……娟……”她绝望地叫，重新泪下如雨哭泣。

“你总算还记得我。”

“这……这不是我的主意……”

“谁的主意？”

“长上……”

“谁是你的长上？”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“那你就不能怨我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可以问鬼……鬼神愁，他……他也许知……知道……”

“废话！你是内秘站的人，鬼神愁只是外秘站的一名统领，地位比你还低。外秘站的总管是毒郎君欧阳炎。辖下共有四名统领，鬼神愁只是其中之一。你都不知道，鬼神愁算老几？他会知道？”

“鬼神愁的地位很特殊，他的武功太差，所以名义上地位低，但我亲见他他与长上在一起有好几次，在外秘站他有时根本不理睬欧阳总管的命令，所以我猜想他或许知道长上一些。底细。”

“哦！有这种事？”飞燕颇感意外。

“我也是听命行事的人……”

“昆爷说得对，得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等我查出一些头绪，就可以决定如何处置你了。”飞燕向门外招手：“带走！”进来两名大汉，熟练地将神针玉女捆住手脚，扛上肩出室。

晁凌风一离开密室，就悄悄溜走了，不再管神针玉女那些人的事。

这是某一个江湖秘密组织，网罗羽翼的平常事，恰好找到他头上，如此而已。

他的事很忙，何必在这些人身上海浪费时间？因此他不再过问，烂摊子留给飞燕杨娟去收拾。

他本来就有意躲避飞燕，乘机溜之大吉。

四更天，他飞檐走壁返回藏身的武胜门附近，座落在北校场东首的一家民宅内。

他以为自己躲得很隐秘，却忽略了所有的江湖人皆以他为目标，这些无孔不入的江湖好汉，消息是十分灵通的。

他的行动，很难逃过有心人的耳目。

这家民宅位于巷口，附近全是贫民窟。

出巷口便是北校场，荒草萋萋冷冷清清，夜间除了野犬出没之外、没有人敢在夜间在校场附近走动。

鬼打死人，附近的居民皆知道这附近，有凶魂冤鬼出没祟人，天不亮不见人迹。

宅主人是一双老夫妇，天一黑就睡了。哪有精神过问东厢的住客是死是活？

他点起了菜油灯，开始拾掇简单的行囊。准备天一亮就动身，退租之后动身离开府城。

石首，是他的目标，那儿，有他要找的人李端公李大有，六合瘟神詹无极的表侄。

到石首必须乘船，所以他打算雇一只小快船动身。

还可以歇息一个更次，有充裕的时间准备。当他吹熄油灯的刹那间，突觉心潮一阵汹涌。

感觉极为敏锐的人，可以感觉出潜在的凶险。他，就是这种人。

许久许久。没有任何事故发生。

“发生了太多的事故，我疑心生暗鬼了。”他心中自语。心中一宽，和衣往床上一躺，沉沉睡去。

这一睡下来，就走不了啦！先后共来了三批人，形成绵密的包围网。

天将破晓，有恒心苦练的人该起床了。

一个真正有志苦练的人，苦得要死，起五更睡半夜，白天还得不断地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进境缓慢得令人难以忍受。

要想将轻功练得进步一寸，很可能得花一年光阴，甚至需要三年，没有大恒心大毅力决难成功。

他虽然已有惊世的成就，仍然苦练不辍。

刚吐纳行功一周天，便听到不寻常的声息。

“果然有事。”他心说，立即准备应变。

天好黑好黑，黎明前的阵黑是最黑的时候。

他的视力与听觉，几乎已到了佛门弟子所谓天眼通天耳通境界。

“哪一个天杀的混蛋，如果胆敢使用什么下五门的伎俩捣鬼，我要不折断他的手脚，算我晁凌风栽了。”他向小窗外大声说。

窗外是东厢的小天井。有两个黑影偷偷摸摸，正悄然向窗下接近，无声无息像是幽灵。

两黑影一惊。一打手式，立即飞跃上屋，做贼的人如果被发现，按规矩必须见机溜走，不走就会成为强盗。

强盗的罪名比贼严重百倍。贼只须打屁股坐牢。强盗可是要上法场的死罪。

这两个黑影不是贼，也不是强盗，见机退走。

对方既然已经发现有人入侵，偷袭显然无望，怎能不见机退走？机会已失。必须另打主意。

“晁凌风，出来说话。”有人在屋顶怪叫。

“你们是什么东西？”他在室内问。

“出来不就明白了？咱们在校场等你。”

“附近这许多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预防阁下逃走。”

“晁某如果逃走，你们有把握阻拦吗？”

“大概能。”

“好，在下要从正东脱身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”

指定方向突围，这份豪气就足以让包围他的人心中懔懔，气为之夺。

“在下希望尊驾真是有担当的英雄，希望阁下能光明正大在校场打交道，而不须先混战一通，再横眉竖目理论是非。”

“呵呵！看样子，你们确是有诚意捧晁某做英雄呢！好吧！英雄来也。”

语音在耳。人已登上瓦面。

四个黑影飞掠而走，从屋前飘落，向巷口外的荒草丛生校场急走。

北校场事实是方圆数里的旷野。

那时。民壮每月操练三次的规定，已形同具文，半年也难得检验一次，事实上北校场除了用来处决罪犯的用途外，毫无其他用途。

四个黑影仅掠出百步左右。便止步回身相候。

黑夜中看不清相貌，但晁凌风已经可以肯定地估计，他不曾见过这四个人。自然不知道对方的来路底细。

他赤手空拳，站在四个来意不善的人面前，镇定的举止就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。

“你们其他的人，何不现身相见？”他背着手，神情显得轻松无比。

“该现身时，他们会现身的。”一个黑袍人冷冷地说，大概是主事的人。

“也好，反正晁某不管你们是何来路，又是些什么人，何时现身在下一点也不介意。

晁某的处世原则宗旨。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。谁想要我的命。他也必须冒被我杀死的凶险，阁下，晁某表示得够明白吧？”

“够明白了……”

“那就好，挑明了说，免得怨天尤人，今天在场的人想必都知道自己的处境，当出手的刹那间，生死荣辱自己负责，可不要事后指责在下心狠手辣的。现在，我在等你们表明来意。”

“西雨呢？”黑袍人问。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“杀掉他灭口了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“你击败了游僧和天地一笔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他们是去捉西雨的，所以你如愿地阻止了他们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们……”

“你击溃了太极堂的人，他们也是去捉西雨的。”

“也不错……”

“你与飞燕杨娟，击走了要捉西雨的葛少堡主。”

“那混蛋……”

“你一直就在兴风作浪，阻止咱们追查凶魔们伏击景夫人的内情。”那人一直不让他把话说完。

这种问话的技巧，是经过老谋深算的行家，有计划地布下的陷阱，每一件事都有主题的。

这主题的答案前半段必定是肯定的。

比方说，击败了游僧和天地一笔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，至于下文说这两个名宿是去捉西雨的，要解释就得费工夫口舌了。而却不给答话的人有回答的机会，因此主题肯定的回答，有如是全部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

有如早有成见的酷吏问案，只要一回答就落实了罪名。

晁凌风并不笨。立即醒悟。

“你这个混蛋加九级的狗东西！”他并不冒火，但骂得很毒：“你用这种断章取义的问话手段，在晁某面前耍花招弄手段，用心可诛……”

“诸位，听清楚了吧？”黑袍人不让他把话说完，嗓门提高了三倍：“他已经承认了所有的事实，可没有人冤枉他，可见他确是天绝谷的爪牙，存心向侠义道英雄挑战，挑起江湖人士火并，以便广制纠纷从中取利。”

四面八方的草丛中，先后有十余个黑影长身而起。

后面民宅方向，悄悄跟来的十余名黑影也纷纷现身。

总数超过二十大关，他陷入重围。

“原来如此！”他恍然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原来是侠义道的高手名宿，冷剑景青云的一群人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那人厉声问。

“笑你带来的这群人。”他大声答。

“他们有何可笑？”

“他们本来就可笑，不明不白被人骗来替你卖命。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追根问底的要求，一个个手落在刀剑上，挺着胸膛认为自己在行侠，在主持正义，岂不可笑？你阁下必定是了不起的侠义道名宿，贵姓呀？”

“在下董浩。”

“就算你是董浩，是侠义道名宿吧？”

“哼！”另一名穿劲装的人接口：“任何一位武林朋友，都知道董前辈是辈高位尊的侠义道风云人物，提起四海游龙董前辈的名号，宵小歹徒丧胆而走。”

“哦！有这么厉害？你呢？”

“在下葛天刚。”

“哦！是葛天龙的兄弟。”

“不错。”葛天刚傲然地说：“是堂兄弟。”

“我算是完全明白了。喂！董前辈，冷剑景青云来了吗？何不请他出来谈谈？”

“你还不配。”四海游龙接口。

“呵呵！你们这些人，谁配与晁某平起平坐说话？你四海游龙配吗？别忘了，晁某已经取代了游僧的武林地位，游僧名列宇内五大高手的第五位。”

“董前辈名列武林十高手，排名……”葛天刚抢着说：“宇内五大高手与武林十高手，不是自己可以拍胸膛自称的，你算老几？”

四海游龙在武林十高手中排名第九，所以葛天刚似乎不好意思出口。

葛天刚的老爹西极神熊排名第八，比四海游龙高上那么一点点。

“我晁凌风不想把自己称老几。姓董的，把你的来意说出来吧！等什么？”

“你是天绝谷的什么人？”四海游龙厉声问。

“无可奉告。”

“你否认……”

“在下只等你说出你的图谋，概不回答阁下的狗屁问题，你不配问，在下不想浪费口舌。”

话说得太狂傲，立即引起反感。

一名穿青袍的佩剑人哼了一声，举步从右方接近。

“晁某再次郑重声明。”晁凌风心底怒火渐升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谁胆敢在晁某面前动爪子，后果自行负责。”

“在下朱永清。”青袍人阴森森地说：“武林朋友抬爱，赠送在下风雷剑客的绰号。”

虽然排名不在武林十高手之列，自信拳剑不逊于当代诸高手名家。”

“有自信是应该的，当然你剑客的绰号决不至于浪得虚名。”晁凌风仍然背着手说话，似乎毫无戒心：“你气势汹汹，想来不至于是出来讲理的。”

“你已经无理可讲了。”

“真的呀？你代表侠义道英雄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侠义道英雄应该讲理的。”

“你已经承认了一切，目下唯一可做的事，是请你去向天下侠义道英雄分辩你的罪状。显然你已经不准备接受邀请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要来硬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快人快语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侠义道口中的硬，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你好像没带兵刃。”

“我用不着带，因为我相信讲理用不着藉刀剑。”

“朱某……”

“你可以随时拔你的剑，发挥你风雷剑客的绝学。”

“老夫不想占你的便宜，就用拳掌硬请。”

“那就上吧！不必等。”

风雷剑客哼了一声，被晁凌风满不在乎的神态，与近乎狂妄的话所激怒，一拉马步，双掌一错，脚步徐徐移位接近，伸在前面的左掌似乎涨大了一倍，而且肌色自肉红逐渐变成淡紫色。

19

远在八尺外，晁凌风便感觉出绵绵不绝压来的无形掌劲，似有直迫肌骨，令人气逆血滞，身躯无法站牢的威力。

好可怕的可伤人于体外，力可摧枯拉朽的神奥掌功，假使全力吐出，很可能在一丈以内震裂对手的内腑，对手即使具有相当火候的体护气功，也会被震飞。

晁凌风背着的手放下来了，所穿的一袭青衫，大袖与衣快开始向后飘动、扬举。

“好精纯的内家至高掌力。”晁凌风脱口喝采：“八尺内断石开碑，虚空摧枯拉朽。”

你阁下比游僧毫不逊色。想必是名列武林十高手的名豪。”

一声沉叱，四海游龙在旁出声助威。

风雷剑客真听话，应声疾进，左掌吐出。右掌自外侧反兜。

凌厉无匹的掌劲，自中间如浊浪排空向前一涌，右面的奇异怪劲，反而向后抱收，力道相反，气流激旋发出可怖的异鸣。

狂风骤发。劲流激旋。

晁凌风袖快飘飘，双手不住拂动，身形在罡风劲气中闪动挪移，作小幅度的易位，似乎整个人在狂风中旋动，风雷声更为慑人心魄。

如果用剑，风雷声恐怕要强烈十倍。

共发出六掌，无法将晁凌风震飞或吸回。

再一声沉叱，风雷剑客扑上近身了，远攻无效，必须近身发挥威力逼攻。双掌连环劈出，用上了全力，风雷声平空响亮三倍。

晁凌风已试出对方的掌劲不足为害，双掌一变，拂动的空间反而缩小，而及体的掌劲却自行向左右消散。

风雷剑客竟然不曾看出危机，也没看出他的掌势变化，狂野地切入，仓卒间还不曾发现自己的掌劲已经消散了，挥掌向他的小腹丹田要害。如果击实，腹腰很可能成为一堆散肉碎腑。

“噼啪噼啪！”四记耳光声，压下了风雷声。

拍向晁凌风腹部的掌，像是拍在柔软的棉花上，而且向外滑出，小腹丝毫不受力。

“呃……哎……”风雷剑客狂乱地惊叫着后退，狼狈万分，但觉眼前星斗满天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退了四步，猛地伸手拔剑。

双肩一震，被一双大钢爪扣住了。

“噗！”被扣住向下按的上身，被晁凌风用右膝狠顶在胸口的敝骨上，同时放手向上掀。

“哎……”风雷剑客会飞，仰面翻飞而起，飞出两丈外，砰一声摔了个手脚朝天，挣扎难起，似乎手脚全松了，口角有血沁出。

片刻工夫，就被摆平了。

“公平比挤，在下手下留情。”晁凌风将长衫的下摆在腰带上掖妥：“换一个像样的来。”

黎明前的阵黑已过，东方发白了。

四海游龙哼了一声，迈步上前。

右首的另一位黑袍人伸手虚拦，也哼了一声。

“董兄。割鸡焉用牛刀，让我擒他。”黑袍人冷冷的阴森语音十分刺耳：“这种为祸天下的小辈，早一天除去便少一分祸害。”

“上官兄小心了。”四海游龙关切地叮咛。

“兄弟理会得。”上官兄的语音更为阴森，阴森森地向晁凌风走去，大袖内的双手十指不住伸屈，脸色逐渐由血红色转变为青灰。

这人由一张血红的面孔，转变成青灰十分吓人。

晁凌风脸上的微笑消失了，也变得阴森而冷漠。

“侠义道中，竟然有这种神情狞恶，鬼气冲天没有人味的人，真是异数。”他的声调却不冷森，显示出心情并不波动：“难得的是，今天到场的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理性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无理性的事，委实令人怀疑，什么是侠义？诸位玷辱了这两个字。”

上官兄不理睬他的冷嘲热讽，接近至丈四五，一双大袖缓缓向上抬起，三角眼中，放射出无比冷厉的特殊光芒，像反射着星光的兽类眼睛。

人群逐渐合围，所幸的是还没有一拥而上的行动表现，这些人毕竟要保持身份，不至于像太极堂的人一样倚多为胜。

“五鬼阴风！”晁凌风突然轻呼。

阴风乍起，有如从地狱深处刮起一阵狂风，阴寒中带着淡淡的血腥味。

上官兄的一双大袖开始拂挥狂舞，又长又大的袖桩，像两把巨型的风扇，风声犹如阵阵午夜的怒涛，奔腾澎湃一阵紧似一阵。

晁凌风的衣衫在阵阵阴风中飘扬，刺肌砭骨的阴寒劲流。似乎要将他刮上九天，似要真的凌风飞去。

但他双足订牢了地面，落地生根屹立如山。

他的双手，推揉拂拨不慌不忙，涌来的袖风在他的四周形成诡奇的旋转气流，与连续袭来的袖风激荡不已，发出令人心悸的奇异呼啸声浪。

大袖速度倍增，阴风的威力也倍增。

已经进入三丈圆周内的群雄，先后悚然后退，似难禁受外泄的阴风吹撼，纷纷辟易。

片刻间，阴风强劲的力道未减，晁凌风的身形也稳如泰山，阴风是撼动不了山岳的。

一声鬼啸，鹰爪似的青灰色手爪，突然从袖桩内伸出，连续闪电似的向前抓出。

异啸乍起，劲气破空声锐利刺耳。

似乎，十只爪尖前有怪异的青灰色芒影吐出。

一声沉喝，晁凌风反击了，在身前揉拂布下防卫网的双掌，无畏地连续向前拍出。

他的掌势毫无凶猛凌厉的威势，也没有声息发出，但袖风与爪劲所发的气流破空锐啸，突然声势更雄，更震耳，更动魄惊心。

阴风爪劲是折向侧刮的，速度倍增，所以声浪更为骇人，但已不足为害。

相反地，上官兄突然身形连晃。

第三掌拍出，第四掌神奇的劲道疾吐。

上官兄身形突然飞起，上升，衣袍四张，形状可怖，在连声鬼啸中，向晁凌风下扑，半空中连抓九爪之多，身形却无法扑下，势尽翩然向后沉落。

这瞬间，晁凌风感到身后有异物及体，穿透护体神功的异啸锐利刺耳。

有专破内家气功的暗器，乘机向他的背部袭击。

仅有一枚暗器，一枚就够了。

他恰好右掌扭身全力向前拍出，暗器发出可怕的怪响，斜贯入他的右背肋。

一声怒吼，他的左掌一圈一扬。

阴风爪劲突然不再向侧逸散，而是回头反奔。

“哎……”上官兄惊叫一声，刚沾地的身躯，突然向后飞摔而出。

长啸震天，晁凌风的身影突然消失。

长啸声余音袅袅，向东消逝。

晓色朦胧，四周的群雄竟然不知他是如何走的，仅能从啸声消逝的方向，知道他是向东走了。

“快跟去找！”有人怪叫：“他中了百毒无常锥，支持不了百步。一流高手也只能支持十步左右，他死定了，生见人死见尸。”

群雄向东如飞而去，去找尸体。

天亮了，一直不曾再看到这群侠义英雄返回。

校场东面不远处，是万河北出的水道。

啸声传来的方向没有桥，河宽四五丈势难飞渡。

附近有小巷，早起的市民坚称曾听到震耳的水声，有重物掉落河中。

人多口杂，秘密是守不住的。

第一天，第二天，晁凌风中剧毒暗器，跌落万河身死的消息便传出了。而这两天，找他的人真不少。

消息一传出，急坏了不少人。最感到悲痛的是飞燕杨娟。

府后街西段的一栋大宅内，天一黑便很少有人走动，表面上看不出异

处，进入后便可感觉出危险的气氛。

密室中灯火通明，飞燕杨娟高坐堂上神色冷森。四侍女左右分立，神色凛然。

两名大汉将一个中年人压跪在堂下。中年人口角溢血气息奄奄。

“左丘明，谁请你赶来武昌聚会的？”飞燕的语气阴冷无比：“在侠义道风云人物中，你满天星左丘明是颇具人望的名人，你应该明白利害，胡乱招供你知道将会有些什么后果？说。”

“在下应……应天地一笔冯……冯堡主之召，赶……赶来武昌会合的。”满天星不敢不招供。

“那就怪了，你为何不与他们那些人住在一起？”

“冯……冯堡主的意思，以……以分散隐……隐起行踪为宜。天绝谷的人已经潜伏在武昌，必定有许多眼线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不问你们与天绝谷的事。江湖朋友中，盛传晁凌风被一群侠义道高手名宿暗算，被杀弃尸市河，是不是有你一份？”

“天老爷！我根本不……不知道这回事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否认没有用，你们还有哪些人参与其事的？你最好从实招来，主事的人是谁？”

“我真的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“用刑！”飞燕厉叱。

两大汉立即拳打脚踢，把满天星打得仆而又起，叫号声，凄厉刺耳，全身都软了。

“招！还有哪些人参加？”

“天哪！打死我也不知道……”

“用刑！”

“哎……哎唷……哎……”又是一阵痛打，满天星的叫号声一点也不像人声。

“冷剑是主事人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哎……啃……我真的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“是天地一笔吗？”

“决……决不是他……”

“你们侠义道的人，明暗中赶来聚会人数很多，你们这些人中，谁会使用毒药暗器呢？”

“姑娘，请……请不要逼在……在下胡招。”满天星惨然地叫：“我……我所认识的人中，确有几……几个暗器名……名家，但我……我敢保证、没……没有任……任何一个人使用毒……毒药暗器……”

“这老狗口风很紧，宁死不招，交给你们。”飞燕知道自己在急怒之下，没有耐心问口供，向两大汉吩咐：“慢慢地整治他，一定可以问出一些线索来，带走。”

“遵命。”两大汉同声答。

“离开囚房远一点。还有，同时向那些死囚套口风。也许有所收获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“不要把人弄死了，这些死囚要留作证人。”

“是的，属下自当小心。”

“带走。”

两名大汉把人拖走了，飞燕显得忧心如焚。

“我们再去捉人来问。”她向侍女们说：“一定要查证这件事的真假。”

“小姐，晁爷自从捉了神针玉女，悄然走掉之后，到现在已经四天三夜，音讯全无。”侍女春兰不安地说：“恐……恐怕……”

“恐怕什么？”

“恐怕是……是真的呢。”

“我不信……”飞燕跳起来烦躁地叫。

“这三天，那些侠义道人士，似乎不约而同都躲起来了，除了冷剑那几个人之外，都躲得稳稳地，此中大有可疑，恐怕……”

“你又是恐怕。”飞燕几乎在大叫了：“你去通知我们的人，今晚一定要捉几个人回来。”

“妙手空空那些人……”

“那些人暂时不要管，时机未到我们走。”

万河流出武胜门，自水门流入城河，城河的北岸散居着一些贫户，三五间简陋的房屋聚在一起，从不引人注目。

套用现代的术语，聊可称为违章建筑，有随时皆可能被强制拆除的命运。

不同的是，这些房屋在太平时期反而安全，动乱期间才会被拆除。

其中一家破落户后面的小柴房内，住着养伤的晁凌风。肩背的创口已经愈合，体内的剧毒正缓慢地排出体外。

他对毒性有相当的了解，玄门弟子对这种玩意多少有些修养，涉猎也相当广泛。虽则他并不完全了解那枚百毒无常锥的毒性。但万变不离宗。

所谓百毒，是骗外行的话，真要把多种毒物混在一起。那将连自己部无法了解毒性，不知会变成什么玩意，也可能毒性中和成了无毒的废物。

因此。最多只能用几种性质相同，或小有差异的毒物混合使用，才能配出独门解药，使自己不至于受害。

他知道毒性。自己也有解毒的药物，所以一发现中毒，便自闭经脉并吞服了辟毒丹，倾全力脱身跳河求生。

一流高手支持不了十步，他却远出百步外，还能跳水逃生，顺水顺流逃进城脱离险境了。

由于并不完全了解所中的毒物毒性，因此复元得相当慢，躲了三天，总算慢慢地将毒物排出体外。

宅主人是一个单身汉，平时在江边做挑夫。这几天，这位挑夫不再到码头干活，替晁凌风跑腿，到城里各客栈，打听落店的武林朋友动静。

走多了夜路会碰上鬼，这位挑夫虽然在码头见过不少世面，毕竟经验不够，这天午后跑了几家客栈，便被人发现可疑。他一出城，便被两个人在后面盯牢了。

推开门踏入门限，用手反掩的门被抵住了，扭头一看，门外站着两名大汉，其中之一的脚踏在门限上，自然而然地抵住了门。

“咦！你们是……”主人的语气似感惊讶，但神情却毫不感意外。

“咱们是从城里跟来的。”脚抵门的大汉阴笑：“跟了老半天，很辛苦。老兄，不请咱们进去喝口茶解渴？不至于穷得连待客的茶都没有吧？”

“呵呵！再穷嘛！毕竟年轻力壮，肯干活，柴米油盐酱醋茶仍然可以赚

到的。”另一名大汉也狞笑着说。

“是啊！人要活下去，就必须肯干苦干，而且得冒风险。”主人不介意对方充满凶兆的话；“我很想请两位进里面喝茶，甚至喝酒，但得先问我的朋友肯是不肯。”

“你在客店里打听哪些旅客带了刀剑，想必也是练家子武朋友。”

“很抱歉，我没有时间练，也不会武。”

“那一定是你的朋友会武的，贵友是谁呀？”

“新交的……”

“在屋子里？咱们要见见他。”

“在那里，”主人向两个不速之客身后一指。

两大汉反应不侵，顺手转头，大吃一惊。

晁凌风就站在两人身后，伸手可及，脸色仍有点苍白，一双寒星似的虎目似乎更大更黑亮。

“咦！你像个鬼一样无声无息。”站在稍后面的大汉侧跳丈外戒备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“你们不是找我吗？”晁凌风泰然地问。

“你阁下是……”

“你老兄应该先亮身份，对不对，你们是客人，客人该知道作客的规矩。”

“在下姓刘，刘福……”

“哦……你刘老兄不是吃水饭的青龙帮混混吗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在下是大洪山天罡庄的人，天罡庄汤庄主是侠义道名宿，你怎么……”

“哦！失敬失敬。”晁凌风打断对方的话，脸上有飘忽的笑意：“在下正在设法与侠义道英雄攀交情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两位请进，你们够资格喝茶了。”

“你阁下是……”

“咦！你们不认识我？”

“你？你是谁？咱们该认识吗？你是老几？”

“奇怪！你们不可能不认识我。”

“你阁下到底是哪座庙的神佛大菩萨？”

“咦！你们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晁凌风呀！那你们跟来干什么？”

刘福两人吓了一大跳。晁凌风三个字真有震撼人心的无穷魔力。

“你……你是晁……晁凌风？”刘福脸无人色往后退，似乎话中之意，希望对方不是晁凌风。

“如假包换，不需另找有头有脸的人来证明我的身份真伪。进去啦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走不了的，刘老兄。”

刘福迅疾地转身，一窜三丈，身形突然一顿，上体向后仰，砰一声摔倒在地，倒了就起不来了。

另一名大汉从相反的方向飞跃，运气不错，三两跃便远出六七丈外，逃生有望。

第四次跃起，突觉头部一震，顶门的发结被人抓住了。身形仍向前跃起，脑袋却要向后仰，这滋味真不好受，立即双脚向前，上体后倒，直挺挺平摔在地上，摔得全身骨头似要崩散了。

两人被摆平在堂屋中，昆凌风拖张长凳摆在一旁坐下，手中把玩着从两人腰内搜出的两把尺二短匕首。脸上有令两人心寒的怪异笑容。

“四天前，北校场侠义道群雄夜袭，可见的共有二十二个人。”晁凌风的语音倒也温和，不带丝毫火气戾气：“贵堡主参加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？”刘福可怜兮兮地哀叫：“我只是堡主的一……一个长随，那天……”

“那天，你没去？但堡主去了，没错吧？”

“堡主去了没有我不知道，我留在客店……”

“好，那么，你对我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，宰了你往河里一丢，一了百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要……”刘福征叫：“堡主很……很可能参……参加了，但我不……不能乱说。”

“是谁使用百毒无常锥？”

“百毒无常锥？没……没听说过。”

“唔！看来你们所知有限，问不出什么头绪来。现在，把四海游龙董浩，风雷剑客朱永清那几个为首的人，躲在何处享福，告诉我，我放你们一马。另一件重要的事，是那位具有五鬼阴风绝学，姓上官的人是何来路，你们应该从实招来。”

“我……我招……”刘福声嘶力竭地叫。

望山门内的宾阳老店，住进不少侠义道的高手名宿，每天都有人赶到，三进院包下的所有上房，几乎在这几天客满。

这些人中，既没有四海游龙，也没有风雷剑客，也没有姓上官的人。

客院是冷剑景青云夫妇包下的，自从到达府城，夫妇俩一直住在这里不曾搬迁。

他们是侠义道英雄的拔尖人物，在官府不曾落案，所以不必藏头露尾。

比起另一位白道风云人物妙手空空柏大空，冷剑这几个人实在正大光明多多，宇内五大高手的第一高手，盛名决非幸致的。

妙手空空行踪如谜，迄今为止，连冷剑也不知道这位江湖飘忽如神龙的柏大侠，到底在何处落脚，根本无法连络，有事商量也无处可寻。

二更初，宾阳老店外进仍在忙，晚落店的旅客陆续投宿，食厅的食客川流不息。

而三进院却显得清静，二十余位侠义道声誉甚隆的侠字号高手名宿，大多数已经在自己房中歇息了。

院厅灯光明亮，冷剑夫妇，夜游神陆光、紫霄散仙玄真、中州老槐庄庄主定一刀徐国良、游僧昙本、九宫山望云山庄庄主电剑严涛，皆在厅中品茗。

宇内五大高手全在座，加上排名武林十高手排名第七的电剑严涛，天下间胆敢前来讨野火的人，可能还没出生呢！

假使再加上客房中赶来助拳的二十余位高手名宿，实力之强大空前绝后，来了三两百高手袭击，绝对讨不了好，来得去不得。

外面的院子很大，设了石凳和一些盆栽，让旅客交际或散步歇凉。

这些高手名宿几乎已练至寒暑不侵境界，因此天气虽热，院子里也没有人歇凉，显得冷清空旷。

两盏长明廓灯光芒朦胧，不时有一两位店伙从走廊进出而已。

“景施主，咱们不能再等了。”排名宇内五大高手第三名的紫霄散仙老眉深锁，神情有点不安：“郝老魔不知躲在何处，他在暗中布置，套牢了咱们，咱们先机尽失。目下唯一可做的事，是赶快查出他的落脚处，主动找他了断；不然……后果堪虞。”

“问题是。咱们无法查出他的下落。”冷剑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连号称游神的陆兄也感束手，奈何？”

“可是，不能坐等呀！”

“柏老哥已经派人前来知会，这三五天之内，他一定可以查出郝老魔的隐身所在。”

柏老哥人缘特佳，朋友满天下，都是些老江湖，包括有黑道人士，消息比咱们灵通多多，所以除了等待之外，委实……”

“柏施主确是交游广阔，他的牛黄马宝也怪多的。”游僧摇头苦笑：“据贫僧所知，咱们具名所散的英雄柬，接到后赶来共襄盛举的朋友，倒有一半不与咱们照面，反而与柏施主搭上线隐藏起来，消息当然比咱们灵通多多。连一直与咱们同进退的万松堡主天地一笔，近来也经常独自出去找他。”

“还有，西极神熊的儿子葛天龙，也在柏老哥身边走动。”夜游神是相当冷静的人，这时也神色有点忧虑：“可知西极神熊也一定来了，只是不愿与咱们在一起同进退而已。”

总之，我不喜欢这种密云不雨，波诡云谲的局面？对咱们的威胁太大。”

“这也难怪，毕竟敢与天绝谷公然叫阵的人太少太少了。”冷剑不由失声长叹：“咱们是公然叫阵的人。而柏老哥不是，他仅在暗中与郝老魔为敌，成功固然好，失败也无损他的威望。咱们有一半的朋友投奔他，是可以谅解的。陆老哥，所获得的谣言消息，可信程度如何？”

“晁凌风被杀的事？”夜游神问。

“是呀！”

“恐怕是谣言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侠义道子弟，不可能向他寻仇。至少咱们宾阳客栈内的人。就不曾知道丝毫风声，更没有人参予。而且，侠义道门人子弟，决不会使用恶毒的暗器百毒无常锥。那是死去将近半甲子，不曾调教过门人的百毒天尊游方，独步武林的霸道绝伦暗器。三十年来，从没听说过有人使用这种歹毒绝伦的百毒无常锥，可知定是心怀叵测的人，在兴风作浪造谣生事，恐怕是郝老魔玩的把戏呢？”

“就让老魔搬弄鬼把戏好了，咱们以不变应万变，以免自乱脚步，被老魔所乘。”老槐庄庄主定一刀沉静地说。

这位爷一直就是个沉着稳定的老江湖，所以绰号叫定一刀，在宇内五大高手手中虽然排名第四，其实他的刀法并不比冷剑的剑术差多少。

厅外，突然传入一声呼哨。

众人一惊，不约而同站起。

是警哨所传的信号，有人闯入。

还来不及有所行动，厅门已进来一个人。

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

一个人被抛入，砰一声着地向里滚，传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滚至厅中

心停住了。

“晁凌风！”冷剑与游借几乎同声叫出。

晁凌风脸色阴沉，缓步入厅。

厅门立即被赶来察看的人堵住了。其中有冷剑的爱女景春莺。

五六个人堵住厅门，晁凌风走不了啦！

夜游神急急抢出，扶起了被掷入的人。

“天罡庄的汤老哥！”夜游神惊叫：“汤老哥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你几时赶到的呢？”

天罡庄汤庄主头青脸肿，显然吃足了苦头，而且身柱穴僵硬，督脉被神奥的制脉手法制住了，腰脊发僵，当然失去活动能力。

“他比你们还要早到十日，不要说你们不知道。”晁凌风语气阴森无比：

“他带了天罡庄七星，以及四名长随，前来给你们助拳对付天绝谷主。景青云，你却为怀疑在下是天绝谷的人，泥人暗中唆使他纠合了三十二个你们侠义道的高手名宿，在北校场向在下袭击。他已经招了供，在下相信你是个有胆量的人，你必须召集四海游龙风雷剑客那三十二个人，还我公道。”

“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”冷剑不胜惊讶。

“你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”晁凌风向天罡庄汤庄主一指：“我把人留给你问个明白，三天后午正，我在鸚鵡洲弥衡庙等你们了断。”

“铮”一声脆响，他丢下那把六寸长的百毒无常锥，灯光下，锥发出蓝灰色的反光。

“这个人，他必须站出来。”他继续说：“凡是使用毒物的人，难脱三江船行沉船毒杀五十一条人命的嫌疑，尤其这个人向我下毒手，灭口的意图明显。三十二个人的名单，在下已经列出一半，在下会逐一追查出来，躲不掉的，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做的罪行负责。”

他转身向厅门走，厅门已经有十几个人迎门堵住了。

“闪开！”他沉喝，声如雷震。

景春莺独自举步跨入厅门，神色惊疑。

“晁爷，请平心静气坐下来谈谈好不好？”景姑娘用恳求的口吻说：“家父不会怀疑你是天绝谷的人，我们曾经拜望过逍遥仙客……”

“一点也不好。”他断然拒绝：“经过多日来的处世经验，我发觉决不可以和一群自以为了不起的人，面对面讲理，有理决难讲清。游僧与天地一笔两个人在一起，已经不可理喻了，你们这许多武林了不起的拔尖人物在一起，我一张嘴说破了也没有人肯听的。你不打算让路吗？”

“晁爷……”

“闪开！”他一掌反拂而出。

景姑娘没料到他出手，毫无防备，发觉不对，已来不及闪避，双方面面相对，手一动便已及体。

“噗”一声响。掌背拂在姑娘的右肋下。

“哎呀！”姑娘惊叫，暴退出厅，背部撞在一位花甲老人身上，同时踉跄急退。

这一掌并不重，而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拂在前肋上，距右乳相差有限。

姑娘们这地方是禁区，与其说是她吃惊，不如说是羞恼还来得恰当些。

晁凌风一怔，没想到姑娘不闪避不出手封架，一击便中，立即感到歉然。

他的举动，立即激怒了一位中年人，一声怒叱，迎面一拳排空直入，黑虎偷心势沉力猛，速度与劲道十分惊人，全力发拳锐不可当。

这些赶来助拳的人，全是武林的一等一高手，不然岂敢公然与天绝谷了断？

这位中年人的拳劲，远在三尺外便已及体，浑雄的内家拳劲力可推山，挨实了，很可能洞穿胸腹，至少也内腑崩裂死路一条。

身在重围，晁凌风的警觉心提升至极限，对突袭暗算严加提防，毫不迟疑立加反击。

练拳千招，不如一快；快主宰了一切。

他出手、进步、扭身、攻击，一气呵成，快逾电光石火。

带马归槽接招，进步扭身一掌相送。

中年人感到自己的撼山拳劲毫无着力处，想收招已力不心，一手腕被扣住，无可抗拒的浑雄劲道，借力顺势向前带引，身不由己向前冲，再被附在背肩的凶猛掌力推送，惊叫一声向堂下的人冲去。

一声沉喝，晁凌风同时双掌一分，向前夺路，掌力似浊浪排空，向门外的人击去。

有人发招硬接。也有人急急的闪避。

人群一分，晁凌风的身影像逸电流光，从惊散的人丛中穿越，纵入厅前的院子，脱出重围，挡在厅外的人一冲四散。

暗影中抢出三个人，拳掌三面齐攻。

一声长啸，他连拍七掌，掌劲及体如击败革。三个人被击倒了两个，另一个连退七八步，仍未能稳下马步，几乎摔倒。

“老弟留步……”抢出的冷剑急叫。

人影如虚似幻，一晃便登上瓦面，传出一声阴阴的冷笑，再一晃形影俱消。

晁凌风大闹宾阳客店的消息，像平地一声雷。

有些人怒不可遏；有些人大喝其采；有些人不予置信；有些人大感震惊。

每个人的反应，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而呈现喜怒哀乐百态，激烈的程度也各有不同，亲痛仇快理所当然。

所谓侠义门人，真正名符其实的人十分有限，说穿了，如此而已，还不全是些自以为是，强者有理的货色？

只不过还不至于沦入匪类而已，以武犯禁实在侮辱了侠义二字，不足为法。

冷剑景青云也许真的配称白道侠义英雄，也许他的修养与襟怀足以称侠义。但其他的人可就距侠字有一大段距离；

人—多，意见更多，有一个人激动地嚷嚷，就会有一大群人附和，这就是群众心理，叫嚷的人—多，就没有什么理性好讲了。

万松堡冯堡主天地一笔，是激动得发疯领头叫嚷的一个。就有一大群人跟着起哄。

埋葬晁凌风的呼声愈叫愈高，誓雪侠义门人耻辱的叫嚷，压下了几个人要求冷静的呼吁。

这呼吁显得那么软弱无力，终于被叫嚷雪耻的叫嚷呐喊压得无影无踪。

与天绝谷了断的重要大事，因之而置之脑后，侠义门人的目标，转落在显凌风身上了。

第二天，那些已经到达，却又避不见面的助拳人，竟然纷纷现身住进宾阳老店，群情汹汹，呈现空前大团结的有利局面。

不但西极神熊葛雄来了，排名第九的四海游龙，第十的神力天王鲁奎也来了。

四海游龙并不否认他参与了北校场袭击事件，但诡称是前往与晁凌风讲理的，坚决表示除了偕同风雷剑客一同前往之外，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同道也有志一同前往，到底有多少人，他斩钉截铁表示不知道，黑夜中谁知道来的些什么人？反正晁凌风指称有三十二个，谁敢相信？

敌人的话，能相信吗？

那枚作证的百毒无常锥，证据不值一驳。

冷剑禁不起众多嗓门的叫嚷压力，压不下众多激动的群雄情绪，逼得只有一条路可走：把心一横，与晁凌风用强硬的手段了断。

20

鸚鵡洲是一座十里长的大洲，地近汉阳府。中间隔了一条汉流，称里河，河岸就是城根。

这里，是洞庭上江来的木排集散地，临江一面与里河，泊有上千上万的木排，每一长排上皆建了木屋。

那些三湘上江的伐木人就住在排上。

由于人数多，三湘子弟也好武成风，伐木人全是必须与苗蛮猛兽玩命的山野狂夫，不但团结，而且好勇斗狠，因此有人称他们为排帮。

像青龙帮、太极堂等等江湖黑道帮派，也不敢招惹这些三湘子弟。

洲上有两座小村落。

每村有三二十户人家。

弥衡庙在洲心的小村西首，站在洲上可以看到对岸的汉阳城。

向东南望，隔江的武昌府城历历在目，龟山蛇山隔江对峙，扼住滚滚洪流向东狂泻的大江。

午初，小小的弥衡庙附近。已经涌集了好几百人。

有一半是闻风而来看风色的武林豪客江湖好汉，有一半是好奇前来看热闹的三湘子弟——排帮的人。

晁凌风到底是何来路？

这是所有的人，最感兴趣的话题，所有的人都向那些自称消息灵通的人打听。

午正前一刻，一条小舟泊上了洲东下游的滩岸。

晁凌风跳上岸。接着下来了七个垂头丧气的人，气色一个比一个差，真像斗败了的公鸡，更像一群被牵上法场的死囚。

“跟我来。”晁凌风向七个俘虏沉声说：“诸位如果打主意逃走，认为一哄而散定可脱身，不妨试试看。也许你们可以逃掉三两个，但逃掉并不等于

是幸运。”

“你尽管说大话吧！”一名中年俘虏咬牙说。

“晁某从不说大话唬人。”晁凌风冷冷一笑：“武当的点穴术内家拳剑独步武林，紫霄散仙玄真，是武当紫霄宫三老之一。但他如果能解得了在下所施的禁制，在下也不会与他直接打交道了。闲话交代清楚，走吧！”

距小村足有四里地，没有路，全是芦苇与及腰的荒草，往里走里余，才看到广阔的及膝野草地。

刚进入草地二十余步，对面草丛中连续升起九个高大的劲装人影。

晁凌风的记性极佳，过目不忘，首先便认出一个人：葛天龙。

另一位年轻人脸色苍黄，似有病容，但五官端立，一双虎目更是精光四射，一点也不像个病鬼，留了八字胡，眉毛似乎特别粗而带苍褐的不健康色泽，佩了一把狭锋刀，是唯一没穿劲装的人。

他的外袄内似乎隐藏着贴身暗带的短兵刃，气色与蕴藏的骠悍气势完全不同。

另七人一色黑劲装，一式长剑，同样的黑巾包头。

七个人身材、外形、穿章打扮，几乎完全相同。像是化身，不同的是相貌而已，年岁皆在三十上下，阴森的神情与阴森冷厉的眼神相当慑人。

九个人弧形排开列阵。迎面挡住去路。

“是你呀？”晁凌风泰然自若止步：“一定又在打算玩弄阴谋诡计，我看透你了，你要不出什么花样来的，还是免了的好。”

“用不着玩弄阴谋了，阁下。”葛天龙狞笑。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半点不假。咱们唯一可做的事，是救出被你掳走劫持的朋友，尽快杀掉你，你不知道你已经是神憎鬼厌，侠义道的公敌吗？”

“唔！说得好，公敌！”晁凌风鼓掌三下表示高兴：“看来，我想否认也不可能了。”

“你否认也没有用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一点用也没有。所以，我不打算再和你们这些人多说半句理。现在，有什么门道，你就摆出来吧！有人肯亮名号吗？”

“无此必要，阁下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不敢亮名号，怕在下日后指名报复。你瞧你那位同伴，连易容都用上了，他这张病鬼面孔，易得毫不传神，一看就知道是假面孔。”

“搬开武林公义不谈，在私人恩怨方面，在下也有找你决算的正当理由。”葛天龙一面将左手的爪套戴上，一面向前接近：“我承认你的武功比我高明，不介意咱们倚多为胜吧？”

“你他娘的有屁的武林公义。”晁凌风笑骂；“北校场你们三十二个人，在下也不介意，你何必臭美？至少你倒还像个人样，敢公然承认自己武功差劲，所以我对你们颇有好感，当然不介意你们九个人众打群殴啦！”

“那你就认命吧！阁下。”

一声剑吟，长剑出鞘，剑向前一挥，七名剑手几乎同时向前疾掠。

脚下步伐如一，半途拔剑的速度与手法如一，七个人的外露神情如一。

那位化了装易了容的人，则与葛天龙分向左右超越、绕走，刀出捎脚下奇快，原来是要抄后路形成合围。

半弧形的剑阵乍合，蓦地风吼雷鸣，剑光激射，七支剑向中间一点聚

合。

这瞬间，六个人的左手，闪电似的搭在左邻的同伴右肩上。最左首的人，左手则搭在自己的剑把上，有如双手运剑。

剑光的亮度倍增，风吼雷鸣声倍增。

晁凌风一声长啸，人化轻烟，突然在剑尖汇聚的前一刹那消失了，是从中间的人头顶上空飞跃而过的。

太快了，七名剑手即使看到了，也无法变相袭击。

他先前站立处，野草折断、飞散，八尺方圆内，凌厉无匹的剑气发出可怖的劲流，把狂风也无法吹折的野草，绞碎成细屑向四方飘散。

剑阵再神奥，也奈何不了逸走的人。

他远出四丈外，朗然飘落疾转回身，看到了七剑汇聚的可怕景象，感到心中暗惊。

幸好自己不逞强，不向后退而向上方走避。七人聚剑气一击，他真禁受不起。

“好！”他脱口叫：“比武当的天罡剑阵更具威力，你们的导劲聚力术委实炉火纯青，但缺乏天罡剑阵的神奥，无奈我何。”

“哈哈！至少，一照面咱们就把人救到手了。”葛天龙得意地狂笑。

“诸位！还不快走？”化装易容的人向七名俘虏挥手高叫。

“要是能走，咱们早就走了。”那位先前与晁凌风打交道的人苦笑，没有走的意思：“你们如果把晁小辈看成笨蛋，那你们一定是笨蛋中的笨蛋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咱们被制了经脉，气海无法汇聚先天真气。”

“何穴被制？”

“不是制穴，是制脉。”

“别怕，紫霄散仙、景大侠、游僧几位前辈，都是行家中的行家。”

“晁小辈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别听他唬人的大话，快走，咱们掩护你们。”

“好吧！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”

七名俘虏撒腿便跑，基本功夫仍在。

“好走！诸位。”远处的晁凌风大声送客，一面徐徐后退，避免陷入向他迈进的剑阵内：“你们已经选择了死路，后会无期，哈哈……”

长笑声中，冲上的七支剑再次攻击落空，他已远出剑阵右侧五六丈外，徐徐绕走。

葛天龙与那位化装易容的人，也截错了相反的方向，不敢从剑阵中穿越。改从外侧兜截，相当辛苦而收效有限，无法跟上晁凌风绕走的速度。

七支剑不敢分散，根本不可能行动一致，剑阵变换不够灵活。再神奇的阵势，也奈何不了不入阵的人。

“你们怎么这样愚蠢？”绕走中的晁凌风语声震耳欲聋：“就凭你们几个人，就能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围住我？我可怜你们。”

七支剑反而被引诱得乱了阵脚，加快的移动，也加快消耗体力。

葛天龙两个人在阵外堵截，也白费心机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晁凌风脚下逐渐加快：“你们想缠住我，不让我赴约，真是妙想天开愚不可及。时候不早，少陪。”

人影似逸电流光，贴草梢向西冉冉飞腾而逝。

—接近洲中心，便有树丛生长，人一进入里面，便形影俱消。

九个人全力狂追，追过旷野，追入树林。

葛天龙的轻功最高明，但不敢放胆狂追，明知武功比晁凌风相差远甚，怎敢远超在前面冒险？

在晁凌风朦胧的身影隐入树林之后，葛天龙发出一声长啸。

晁凌风当然也听得到啸声，甚至知道啸声是葛天龙所发，知道啸声的含义。

他刚向右一折，隐伏在一堆灌木丛下，西面已传出穿枝拔草的簌簌声响，虽然无法看到，听声息便知有人现身窜走，而且人数不少。

终于，他看到从四五丈外急速窜过的一个人影，看不清面貌，乍隐乍现，一瞥即逝，身法极为灵活快速。

“这些人情急，要不顾一切截击了。”他想。

他用不着从这一面接近弥衡庙，犯不着和这些人死缠不休。

葛天龙九个人，距最近的树丛还有二三十步，树丛一线已先后窜出十一个人。

“咦！你们没把人拦住？”葛天龙身形加快，掠近向出现的人急问。

“没看到有人呀？”一位年约花甲的老人不胜惊讶：“葛贤侄，你发信号要咱们急速拦截，咱们应声现身，并没看到有人选过来呀。”

“糟！这小辈身法太快，神乎其神，一定窜走了。”葛天龙顿足懊丧不已；“咱们失败了，赶快到弥衡庙布伏，不除掉他，将是心腹大患。”

共有二十人之多，实力空前雄厚，不再在原地逗留，匆匆向西急走。

走了百余步，合而又分。

葛天龙与那位化妆易容的人，带了七名剑手向南面的小径绕走。

小径是通向另一座小村的道路，两侧长满了茂草与灌木丛，在这种地方。没有列阵回旋的空间。

“晁小狗愈来愈精明，咱们实在对付不了他。”葛天龙向化妆易容的人发牢骚：“把希望寄托在咱们这些人身上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，他们老一辈的人，真该挺身而出群策群力除掉他的。”

“葛兄。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化妆易容的人苦笑：“老一辈的人诸多顾忌。时机未臻成熟，他们不便出面。以这次的事来说，如果晁小狗不中圈套激起公愤，景大侠那些老一辈的人，还愿出头呢！”

“老一辈的人锐气已尽，真该让年轻的新秀闯出十番事业的。但他们又不肯放弃声望恋栈不去，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么一回事。刀头面血出生入死，没有冲劲勇气是不行的呀。他们上了年纪，冲劲和勇气都日渐消沉，办起事来畏首畏尾，实在让人泄气。

像晁小辈的事，只要景大侠抓住任何一点理由出面问罪，晁小辈必定成为众手所指的败类，哪有他容身之地？”

“景大侠不是已经出头了吗？”

“哼！目下言之过早。”

“我认为已成定局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，希望不要让我而言中。”葛天龙悻悻地说：“我准备在火上添油，促成其事。”

“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随机应变呀！毕竟我是年轻新秀中，颇具份量的人，至少我的话就比

晁小辈够份量。”

后面鱼贯而行的七剑手，一直就闷声不响埋头赶路，似乎也没留意葛天龙两人的谈话内容。

走在最后的人忽略了身后，即使留意了也毫无用处，后面跟来的晁凌风真像个无质有形的鬼魂，无声无息地到了那人身后。

经过了多次受到众打群殴之后，晁凌风已经不把这些所谓侠义门人当作英雄看待。

英雄应该是光明正大的，天大的事一身当。

而这些人……简直就是毫无道义，毫无英雄气概的下三滥混混，他当然不愿用光明正大的英雄气概与这些人打交道。

他伸手指轻触那人的右耳轮，那人本能地急速扭头回顾，反应出乎本能，不需要经过大脑思索指挥。

刚扭转头，刚看到人影，后背便挨了一记力道恰到好处的一击，咽喉也被勒住了，身躯也离地。

前面的人，竟然不知道同伴少了一个，依然神气地往前走。

弥衡庙小得可怜，两进小殿堂，后面住了两个穷庙祝。自己种些菜蔬过苦日子，一年到头，没有几个香客来烧两炷香，绝大多数的人，不知道这位称神的弥衡是老几，所以收不到香火钱。

庙前的广场倒还广阔，本来就是村民们活动的中心，孩子们的游乐场。

附近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那些粗犷的放排三湘子弟，嗓门似乎特别大，浓浓的乡音理语，连武昌各府的人都很难听得懂。

他们坐在北首，有些在村中走动，随时光的飞逝，紧张的气氛也逐渐浓厚。

前殿内，以冷剑为首的二十余位高手名宿，正在郑重地商量对策。

殿外，也有二十余位侠义英雄，三两成群七嘴八舌，谈论有关晁凌风的传闻。

七个逃得性命的俘虏出现时，立即引起一阵骚动。

看热闹的江湖群豪中，有些认得这七位仁兄的人，不约而同发出惊讶的叫声。

“他们脱险了……”有人高声大叫。

以冷剑为首的人共有四十位之多，兴奋地迎入这七位可怜虫。

七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有些住在客栈，有些寄住在朋友家中，被晁凌风悄然潜入袭击，擒住囚禁在城南长街的一座民宅内，如此而已。

听完了众人的叙述，冷剑楞住了。

“葛兄，令郎怎么带人抢救这几位朋友？”冷剑脸色不正常，向又高又壮的西极神熊愕然问：“这岂不是火上加油吗？晁凌风本来就要把他们送来的。”

“景老哥，如果让他大模大样送来，咱们今后还用混，还用叫字号吗？”西极神熊嗓门大得像打雷：“对付这种胆大包天的狂妄小辈，实在用不着太宠他的，唯一的办法是杀杀他的傲气，让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”

“不错。”天地一笔随声附和：“他把天罡庄主押到客栈示威，眼中哪有咱们这些人在？再任由他猖狂，日后将出现另一个为祸天下的天绝谷主。”

夜游神陆光是个嫉恶如仇的人，一双有紫棱的大眼，出现含怒的光芒。

“起初是三十余位好朋友北校场黎明围攻，然后是在约会地点附近抢救被押送来的朋友。”夜游神有掩不住的失望：“看来，咱们这些人真够光彩的。”

“陆兄，你这样说就不公平了。”四海游龙大声抗议；“兄弟到北校场找他，原意是与他理论的，他根本不加理睬，而且抢先动手行凶，在场的朋友，都可以作证。他胆敢四出掳人，咱们为何不能救人？”

“对，对……”有不少人跟着起哄。

“我们等他来，就是要听他的解释……”

“你算了吧！陆兄。”天地一笔冷笑：“连游僧昙本大师那么好修养的人，与他讲理时也弄了个灰头土脸，和这种强横无礼的猖狂小辈打交道，你还寄望有什么奇迹发生？”

“诸位先不必争论……”冷剑急急出声阻止。

“景老哥，已经骑上了虎背，你就不必二心两意了。”西极神熊沉声抢着说：“你老哥再不下决断，恐怕跟随你的朋友就没有几个了。”

“噢！葛兄之意……”

“景老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中州老槐庄定一刀徐国良苦笑：“赶来武昌助拳的好朋友们，到底有多少前来宾阳客店与你我共进退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冷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了。

“他们大多数改与妙手空空柏老哥取得连络和谅解，他们愿意追随柏老哥与天绝谷周旋。今天在座的三四十位朋友，最少也有一半人心里明白，他们对你我的稳健作风不以为然，你我这种君子作风实在所冒的风险太大。”

“不瞒景老哥说，你这种等贼上门讲理的作风，兄弟委实不敢苟同。”西极神熊诚恳地说：“妙手空空柏老哥就十分积极，他在暗中布网，制造有利情势与时机，所以兄弟赞成他的作法。景老哥，你如果再不改弦易辙，恐怕真会被天绝谷所消灭，道消魔长，不堪设想。”

你一句我一句，冷剑听得心乱如麻。

众人正在辩论，却被紫霄散仙的一声叹息所吸引。

“贫道无能为力。”紫霄散仙向已经检查过的七个人说：“贫道只知道任督两脉确有异象，但无法知道原因。任督两脉，是玄门弟子员精谳的经脉，贫道居然找不出变异的原因，实在惭愧。”

“这……这这……”一位仁兄脸都急白了：“仙长，咱……咱们岂不是绝……绝望了？”

“抱歉，贫道无法回答。”

“会不会是晁小辈唬人的？”另一位仁兄似乎还有希望，希望老道走眼。

“施主全身用不上劲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气海丹田似无损象，但真气不聚神不动，还不够明白吗？贫道学艺不精，不知道这是何种手法所制，无能为力。”

“老天！我……我……”一位虬须中年人绝望地叫：“我要回去找晁小辈，我……”

“你们明知救不了我们，为何要在半途抢救？天老爷！你们到底在杀我们呢，抑或是真想救我们？”那位瘦得像干猴的人厉叫：“葛天龙呢？我要听他怎么说，我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西极神熊沉叱：“只有杀错人，哪有救错人的道理？你少给我胡说八道。我给你检查检查，天下间哪有解不了的神奥制脉手法？”

哼！”

紫霄散仙冷冷一笑，退至一旁袖手旁观。

西极神熊出身崆峒门下。而崆峒也是玄门弟子，历史比武当早了千余年，源远流长，门下弟子骄傲自负势难避免。

神熊排名在紫霄之下，本来就耿耿于心，这时有机会表现自己，岂肯放弃？

检查再检查，不久，西极神熊的脸，变成了猪肝色，也许是运气过度，也可能是又羞又急所致。

而被检查的七个人，更是吃尽了苦头，一个个浑身抽筋，冷汗彻体，强忍痛楚不住呻吟。

终于，西极神熊颓然罢手。

“怎样？”那位虬须中年人大声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西极神熊恼羞成怒：“等会儿晁小辈要来的，急什么？”

“葛前辈，如果他不来呢？”

“他约定了的，怎能不来？哼！”

“你们在半途拦截他，他有不来的正大理由。”

“胡说！哼！”

“他如果不来呢？”

“你又不是他，怎知他不来？”

“好，我等他。”虬须中年人咬牙说：“令郎葛天龙已经保证我们七人的安全，在下等令郎的保证，北校场袭击，是前辈的次公子葛天刚兄要我去的……”

“你一点也不像个英雄好汉。”西极神熊冒火了：“如果贪生怕死，你为何不回家种庄稼抱孩子，何必在江湖玩命称雄？哼！”

起了内哄，不是好现象，立即有人七嘴八舌劝解，闹哄哄难以收拾。

外面，突然起了骚动。

“午正！”有人大叫：“晁凌风来了，晁凌风……”呼叫声解除了府内的困境。

众人急急抢出，在庙门外列阵。

晁凌风堂堂正正出现在天下群雄面前。

举目四顾，他大感惊讶，怎么来了这许多人？是谁放出的风声？

这些人，除了庙外的侠义群雄怀有敌意之外，其他三方数百双眼睛，看出几乎全部涌现友好的神情，从欢呼声中，也让他感到温暖和鼓舞。

不可能是侠义群雄放出风声引来的人，理屈的一方是不可能张扬出去的。

他的目光，在南面找到了目标。

飞燕和四侍女，站在人丛中显得十分抢眼，五女全向他微笑，飞燕更向他挥手示意。

一阵心感，他觉得欠了飞燕一些什么。

“原来是她在暗中策动的。”他心中恍然。

来了这许多人看热闹，这些侠义英雄怎敢再忽视正义与公理？

难怪葛天龙那些人在半途行凶情急走险，原来知道如果双方一照面。就没有向他倚众群殴的机会了。

他向飞燕挥手示意。泰然通过人群让出的过道，大踏步进入广场。

他手中，有取自剑手的连鞘长剑。

“你可以走了。”他将押来的剑手向前一推，声如洪钟：“你是天罡庄七星之一，你们七个人，是唯一有正当理由向在下半途袭击的人，替主人雪耻，无可厚非，所以我宽恕了你。”

剑手默默地向他抱拳行礼，默默地瞥了庙前的侠义群雄一眼，默默地由原路大踏步走了。

他继续向前走，在群雄对面三丈左右止步。

“景前辈。”他向脸色不正常的冷剑持剑行礼：“在下已经将人证天罡庄汤庄主交给前辈了、目下葛天龙也带了大批高手散布在半途，救走了在下押来的七位人证，前辈应该可以了解北校场向在下袭击的经过了，不知前辈何以教我？”

所有的目光，皆向他和冷剑集中，人声静止，四周鸦雀无声，气氛渐紧。

“如果老朽说此事与景某无关，台端是否相信？”冷剑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。

“可能。”他点头：“在下所擒获的凶手中，几乎众口一词，是受人邀往的，无一奉前辈的指使前往。虽则其中两人，曾经攀咬前辈，但不久便技穷实供了，天罡庄汤庄主便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台端必定认为景某指使他们的了，所以才找上宾阳客店？”

“不无可疑，在前辈正式表明之前，在下不得不作此想，所以在此恭聆答复。”

“他们都是接到老朽的侠义柬，赶来助拳的朋友；所以，他们的作为，不管是否受到老朽指使，老朽皆需负道义上的责任。”

“不然。”他郑重地说：“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他们都不是三尺以下的无知小童，而且都是江湖上名号响亮，有身份有地位，从刀山剑海中闯出名头来的英雄。前辈如果铁肩担道义替他们这些狗屁英雄承担罪恶，对前辈对他们，都是一种侮辱，在下相信他们不至于接受你的好意，而会拍胸膛像个人样站出来与在下了断。”

他这番话极有份量，立即博得看热闹的人满堂喝彩。

“很抱歉，老朽必须承担责任。”冷剑沉声说。

“前辈包揽了这场是非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前辈承认这些人行凶了。”

“不错，他们的理由虽然不怎么充份，但情有可原，台端幸而安然无恙，总算不幸中的大幸，老朽愿当天下英雄之面，向台端陪礼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天地一笔厉声说：“景老哥，你不需如此委曲求全。这小辈所行所事，在在皆显示出他是天绝谷的爪牙余孽，双方皆是生死对头，没有陪礼的必要。”

“姓冯的，你凭什么指证在下是天绝谷的人？”他也厉声问。

“你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，你满意了吗？”

“哼！你当然不敢承认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阴森森地说。

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“只要把在下硬指是天绝谷的人，你们的一切卑劣无耻的行为都是成为合道义的了。”

“哼！不要说题外话。”

“姓冯的，你希望在下承认是天绝谷的人。”

“哼！你本来就是。”

“我明白的是，你有那些江湖无耻败类的同样嘴脸。太极堂的人，也曾派了大批人手，逼迫在下承认是青龙帮的人。现在，你也不顾身份，空口说白话要在下承认在下是天绝谷的人，阁下，你要答复吗？”

“什么答复？”

“你所希望的答复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好，你听着。”他拔剑出鞘，丢掉剑鞘高举长剑，环顾四周众人一眼，声如雷震：“既然这些自命侠义道的人，认为与天绝谷的人是生死对头，双方用任何卑鄙恶毒的手法杀掉对方，都是合乎道义的事。我晁凌风受够了这些狗屁英雄的迫害，已经忍无可忍，为了表示晁某宰杀他们报复他们是合乎道义的，所以让他们如愿，在下正式宣告，晁某是天绝谷的人。你们，满意了吗？”

他这一不顾后果的宣布，冷剑那些人反而楞住了。

“晁凌风，你为何如此宣告？”冷剑沉声问。

“这不是你们所希望的答复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才有宰杀你们的藉口，双方皆如愿以偿，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？从现在开始，我晁凌风决不放过你们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。”

一声长啸，他人化电火流光，在数百双锐利眼睛的注视下，从上面逸走，飞越排帮围观的人上空，像是化电逸走了。

惊讶的叫声、突然爆发出来。

冷剑僵在当地，感到手脚发汗。

游僧死瞪了天地一笔一眼，深深吸了一口长气。

“冯施主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可喜可贺。”老和尚沉声说。

“大师意何所指？”天地一笔也沉声问。

“替天绝谷增加一位功臻化境的小魔王，替咱们这些人树立一个追魂夺命的强敌，每个人都有杀身之祸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施主明白贫僧的意思。可是，施主似乎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晁凌风的第一个目标，很可能是你。”

天地一笔这才真正感到毛骨悚然，感到事态严重。

“我等他。”天地一笔大声为自己壮胆。

“那是一定的，施主，如果我是你，一定赶快立即乘船离开返回潜山，愈快愈好。”

“笑话！大师认为咱们这些武林拔尖高手，对付不了他？”

“施主没忘了他说任何卑鄙恶毒的手段，都是合乎道义的事了？他不会光明正大叫阵，咱们怎样对付他？别忘了，还有真正的天绝谷的人在旁虎视

耿耿。”

“你们什么人都伯。”天地一笔不客气地说：“所以万事但求稳当，也就万事无成。

你放心，我不会倚赖你们，我会找任何不伯的人联手。”

“柏大空？”

“不错，柏老兄柏大空。”

“难怪。”

“难怪什么？”

“景施主总感觉到孤掌难鸣，原来是许多朋友都背弃了他，而且不断地替他制造纠纷和困难，使他日渐孤立。南无阿弥陀佛！道义确是不值多少钱了。哀哉！”游僧感慨地说完，向冷剑走去。

冷剑正在安抚那七个经脉被制的人，劝说他们搬到宾阳客店居住，以便设法找高手替他们解除禁制。

冷剑的声望与武林地位，鸚鵡洲会后一落千丈。

宾阳客店只剩下十二个人，幸好宇内五大高手全在，加上妻女与电剑，还剩下四位有生死交情的朋友。

鯨鱼套青龙帮的总舵，当天便成了英雄好汉们的聚会目标，主人帮主龙王公冶长虹，成为妙手空空柏大空的亲密盟友。

侠义门人与青龙帮终于结成联盟。

也就是说：白道与黑道结成一体了。

天一黑，小洪山太极堂的总坛成了空屋，一夕之间，太极堂像是烟消火灭了，子弟逃避一空，再也没有人打出太极堂的旗号称好汉。

虽然不曾宣告散会撤堂，事实上太极堂已名存实亡，青龙帮接收了太极堂的地盘，一帮一堂火并总算有了结果，强存弱亡。

妙手空空不再像往昔一样神秘，他成了取代冷剑地位的领袖人物，在外走动时，身边总有一大群高手名宿前呼后拥。这些人中，有葛天龙葛天刚兄弟，有天地一笔，有四海游龙，有……

实力空前强大，青龙帮总舵成了对付天绝谷的指挥中心，果真是黑白道豪杰归心，没有人敢前来讨野火。

可是，对付天绝谷的事，光说不练，也没派人踩探天绝谷群魔的下落。

柏大空说得好，在实力还不够强大时，不宜进取，目下可做的事，是等候陆续赶来的各路英雄共袭盛举，等有了充足的实力再与天绝谷群魔一决雌雄。

相反地，宾阳客店中冷冷清清，十二个人，旦夕提防晁凌风前来袭击。安顿在后面客房的七个人，一个个气息奄奄坐以待毙。

这天午后不久，妙手空空带了十二个人，包括了葛天龙葛天刚兄弟，神气地踏入店门，直趋三进客院。

冷剑与夜游神、电剑，三个人在院厅中品茗。

“景老哥，兄弟来促驾的，呵呵……”妙手空空大笑着入厅，十二位神气的随从则在院子里等候。

三人离座迎客，表面上也笑容可掬。

“柏大侠请坐。”冷剑笑笑伸手肃客：“促驾？要在下迁出客店吗？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妙手空空得意地说：“迁到青龙帮的总舵。那地方易守难

攻，不但晁小辈不敢去找死，更可作为向天绝谷结算的根本。诸位人孤势单，在客店防不胜防，太危险了。”

“很抱歉，这是道魔之争，是侠义道与天绝谷魔道的恩怨，与黑道无关，在下不会与黑道的青龙帮走在一起，更不愿拖他们下水。”冷剑一口拒绝；“想当年，血手灭绝郝老魔残害侠义道门人子弟，我景家不是受害人，荆门山庄也没遭郝老魔的毒手，景某之所以毅然仗剑主持公道，与群雄攻破天绝谷，纯粹是应侠义道朋友的请求，基于武林道义而奋不顾身全力以赴。今天，假使我景青云贪生怕死，迫于情势而与黑道人士联手，一旦面对血手天绝郝老魔，愧都愧死了，哪有脸见他与他拼死？”

“景老哥，不要拗于成见……”

“不，柏大侠，一个人如果处事没有原则，把道义公理置于脑后，哪还有什么好混的？经过昨天鹦鹉洲的变故，在下感慨万端，已错不可再错。”

“景老哥之意……”

“昨日鹦鹉洲之会，似乎与当年侠义门人和天绝谷的人结怨。有些相似的地方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血手天绝为人固然凶残恶毒，但还不至于肆意滥杀无辜。起因好像是咱们一些侠义门人，攘臂而起声称除魔卫道，与天绝谷的人冲突。前后五载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天绝谷的惨烈报复也愈来愈烈，景某与陆老哥这才不得不应朋友的促请，传侠义柬号召群雄攻天绝谷，毁了血手天绝的根基。”

“这次晁凌风的事，显然是故事重演。”夜游神陆光冷冷地说：“不管他是不是天绝谷的人，至少这期间，他与咱们侠义道朋友并没有深仇大恨，景老哥已经不介意他出现咸宁道的巧合事故，而且从逍遥仙客处，获知他根本就不算是江湖人。而咱们这些好朋友们，却打起问罪的旗号，失去理性向他袭击，似乎有人唯恐天下不乱。想当年，侠义门人子弟打起除魔卫道的旗号，向天绝谷的人寻仇，性质似乎大同小异，晁凌风不会甘心的，他的报复恐怕可怖的程度要比血手天绝更烈。”

“陆老哥何苦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？这次武昌聚会，实力比当年袭击天绝谷更强大，晁小辈……”

“晁凌风的武功，兄弟敢说比血手天绝更为高明。”夜游神抢着说：“假使他一怒之下，与天绝谷联手。柏兄，你想到后果吗？”

“米粒之珠，光华有限。”妙手空空冷笑：“而且，我已经算定他是天绝谷的人，早晚要与他了断的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他如果不是血手天绝的化身，那就是血手天绝已经不在人世了，由天绝四使者漏网余孽将他捧出来，与咱们明暗中结算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目下唯一可做的事是众志成城，先利用青龙帮稳固根基，再逼他们出来彻底了断，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“柏老兄，你就不要多说了。”电剑严涛语气冷森：“事不可强，志不可夺；咱们对是非的看法不尽相同，对道义的价值认定有异，决不会在危急之秋，找黑道人士结盟自保。我们要在此地等血手天绝的信息，等晁凌风来报复，生死已不放在心上，祸福从不计及，你走吧！”

“陆老哥……”

“咱们也算曾经共过患难，朋友一场情义仍在，所以，请不要勉强。”冷剑也下逐客令：“请转告其他的朋友，不要再来打扰，柏大侠的好意，咱们心领了，而且深感盛情，你请吧！”

妙手空空冷冷一笑，识趣地离座。

“诸位既然愿意孤军奋战，柏某不好勉强。”妙手空空的笑意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出自内心的得意狞笑：“诸位多保重。但柏某衷诚地希望，诸位前往鲶鱼套共襄盛举，景老哥仍是侠义道朋友的仁义领袖。”

“不再是了，柏大侠。”冷剑抱拳送客：“好走，不送了。”

“告辞。”

站在厅口，目送十二个神气的人，拥簇着妙手空空，消失在院口的走道。

“这是一个可怕的老狐狸。”夜游神摇头苦笑。

“他是示威来的。”电剑说：“混帐！”

“不错。”夜游神冷冷一笑：“葛天龙这十二个人，竟然不进来相见，未免做得太明显了。”

“呵呵！咱们真该跟他去的。”冷剑大笑。

“什么？”夜游神不悦地问。

“这样，可以看清他的嘴脸呀！”冷剑说：“假仁假义的人我看过很多，我真想看看这位柏大侠的嘴脸，与那些假仁假义的人有何不同。让他去做仁义领袖吧！看来是非他莫属了。”

“他不会做仁义领袖。”夜游神咬牙说：“他结交江湖各色各样的朋友，牛鬼蛇神都称兄道弟，朋友满天下，你以为他以侠义道仁义领袖为满足？哼！他要做领袖江湖的霸主，侠义道也是江湖人。”

“不要管他了。”冷剑叹口气：“咱们定下心来，收拾这烂摊子吧！我算定这两天之内，天绝使者一定会来传信的，晁凌风也必定会来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咱们认命吧！尽其在我。”

青龙帮的总舵，在陈公套而非鲶鱼套，鲶鱼套有帮主龙王公冶长虹的宅院而已。

陈公套对面是反沙洲，帮内的大小船只皆停泊在该处，发出信号，片刻便可驶到。

总舵的码头，则泊有平时应用的十余艘中小型快船。

总舵已经不是黑道人进出的重地，但也不算是侠义群雄的招待站，而是江湖人聚会场。

天没黑，这里已是戒备森严，不许不明身份的人接近的禁地。

妙手空空成了这里的事实上的主宰，司令人。帮主龙王公冶长虹大权旁落，甚至已经不能随便差遣帮内重要人物办事。

总舵令主八极灵官程啸天，成为妙手空空最得力的助手，也等于是事实上的帮主，龙王只是有名无实起不了作用的帮主而已。

妙手空空到底带来了多少人，龙王也不知底细，反正人数真不少，而且陆陆续续赶来，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，有访多人都是生面孔，青龙帮两三百名江湖混混交游面广，居然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。

近江一面设有宾馆，因为贵宾通常是乘船来的。目下宾馆自然而然地，成了妙手空空三四十名死党的行馆，天一黑灯火辉煌，到处都有青龙帮的人负责警卫。二十余间华丽的客房，安顿着这些主脑人物。

三更初，宾馆酒筵刚散。有些人还不想睡，三三两两在花木扶疏的大院子里歇凉聊天，在亭子里沏茶畅谈江湖见闻以及平生的得意事。

谁也没留意，院子里的花圃旁，多出一个陌生而又不算陌生的人，穿一袭青衫，衣袂掖在腰带上，背着手，缓步走向院角的小凉亭。

亭中有四个人，分坐四方正在品茗。

“冷剑十几个人在宾阳老店等灾祸临头，真是愚不可及。”东首的人向同伴说：“死抱住侠义招牌不放，宁死不挠，真是可怜，他们真该迁来的。”

“迁来看咱们这些人的脸色，也不好受，许兄。”西首的人说：“现在已经没有人肯听他的了，柏大侠也不可能恭请他领导群伦，他迁来做什么？”

“这才算是有担当的人。”坐在南首的人口气有点感慨：“诸位，咱们也许不该抛下他的。”

“哼！你算了吧！”东首的人嗤之以鼻：“在下就看不惯他的懦弱态度。老实说，咱们这些在刀口上玩命的人，如果真要规规矩矩讲仁义，根本就不必玩命，回家安安份份奉公守法做良民，岂不平安大吉？”

“是啊！你们玩命的人，自己知道不会平安大吉，倒是有先见之明。”到达亭口的青衫客朗声说：“喂！谁知道冯堡主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心里高兴多喝了几杯，可能睡了！”南面的人信口说：“以往他在景青云身边，低声下气只有跟着起哄的份量，现在成了柏大侠的得力臂膀，言听计从，心里高兴难怪多喝了几杯。”

“高兴，他实在应该发愁才对。”青衫客信步入亭，接近东北角。

“他为何该发愁？”

“晁凌风要找他呀！”

“晁凌风独木成不了林，他一点也不愁，柏大侠保证他的安全。”

“哈哈！外行话。”青衫客大笑：“连老天爷都保不了任何人的安全。”

“少废话，你不是找他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找他有事？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晁凌风。”

四个人大吃一惊。跳起来。

“砰！”倒了两个，是东面和北面的两个，坐在青衫客晁凌风的左右，手一动就倒了。

同一瞬间，晁凌风已上了亭桌，双手左右分张，指尖及体，跳起来不及有所举动的西、南两个人，应指发僵也倒了。

出其不意淬然袭击，出手便是狠着，手到擒来，有如摧枯拉朽。

亭中有变，立即惊动了附近歇凉的人。

有人抢入亭中，晁凌风已经不见了。

四个人有两个被打昏的，两个被制了左期门穴，手法普通平常。

可是，四个人的双膝骨，都被可伯的掌力拍碎了，这辈子废定啦！碎了的膝骨，再好的仙丹妙药，也不可能把碎骨和变了形的筋复原。

晁凌风已经潜入的消息，让总舵大乱，闹了一夜，人人自危。而大乱中，首脑妙手空空却不见出面。

妙手空空出现在东湖附近的一座古宅内，身边共有十六名跟班。

跟班之中有天地一笔在内，这家伙藉酒装睡，其实早就与妙手空空悄悄到了二十里外的东湖。

古宅花木扶疏，夜间灯火全无，显得特别阴森；古宅通常就是这种鬼样子。

十七个人，排列在正厅外面黑沉沉的大院子里，一个个神色阴森冷漠，与古宅的阴森气息十分调和。

黑暗的门阶上，站着一个戴了鬼面具的黑袍人。

鬼面具没画有獠牙，黑夜中不易看得到。

“你妙手空空果然非常了不起。”黑袍人阴森的语音十分刺耳地说：“咱们每夜变更宿处，居然被阁下准确地查出来，委实令人佩服。”

“夸奖夸奖。”妙手空空语气颇为得意说；“在下的确花费无穷的精力心机。”

“这就是一帮一堂火拼的致祸根源，太极堂如期被你逐散，青龙帮就成了你得力的臂助，有大量的人手供给你布网张罗，说实话，你的武功比冷剑差，机诈阴险的枭雄才干，冷剑望尘莫及。你得到了你所希望得到的了，还来找我有何固谋？”

“希望与谷主开诚布公谈谈。”

“实力已足，羽翼已成，所以你敢要求谈谈……”

“谷主别弄错了，论实力，在未获得青龙帮协助之前，柏某的实力已经超过贵谷了。”

“呵呵！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别忘了我宰了你不少党羽，已经完全摸清你的底，你夸口是毫无作用的。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发讯号，要你的人动手开始袭击，看他们有多少人可以平安接近这座正宅的四周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天绝谷的无情杀手，已经反包围了你潜伏在三方的人，你这一面十七个人，并不是最强劲的一方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在片刻间，杀掉你们一半以上。相大空，你以为我的消息不比你灵通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“柏某是……”

“想走险，但并无必胜把握，所以想谈谈。”

“就算是吧！郝谷主，你不觉得两败俱伤，是最不值得的事吗？”

“二十年前，你们毁了老夫的天绝谷；这次，你们又大举出动，老夫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好谈的。直至昨天鸚鵡洲事故之后，我这个冷眼旁观的人，才完全了解你的阴谋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已经暗中积极布置三年以上了，原以为你是专为对付我的，没想到料错了。”

“谷主既然知道了，所以就有谈的必要了。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只要谷主不再使用天绝令号令江湖，柏某保证双方和平相处。谷主可以重建天绝谷，江湖同道不会阻扰，谷主意下如何？”

天绝谷毁灭的前十二年，天绝令所下处，违抗的人有死无生，因此而引起侠义道的公愤，提起天绝令莫不咬牙切齿。

假使天绝谷主能放弃使用天绝令，等于是放弃号令江湖停止杀戮，江湖朋友谁又愿意多管闲事，冒万千凶险向天绝谷讨野火？

双方如果取得谅解，拍大空可就神气了。

“时机成熟，老夫会与你们谈。”天绝谷主口气软了，条件确是优厚，颇值得考虑，道：“你回去告诉冷剑景老兄，等我的消息。”

“郝谷主，景青云已经不配代表同道说话了。”妙手空空傲然地说；“柏某不才，受同道拥戴，推举柏某为全权代表，不但代表侠义道，也是江湖朋友的代言人。”

“你又在夸口了。”天绝谷主冷笑道：“这次发侠义柬，是景青云、陆光、紫霄散仙玄真三人具名的，他们说话才算数。你，哼！凭你的人再多，但是你的声望仍然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吧！”

“郝谷主……”

“原则上，老夫同意你所提的条件。”天绝谷主抢着说道：而且，天绝谷是否要重建的事，老夫还没考虑到呢！后会有期……”

期字余音未绝，黑色的身影已经平空消失了。

十七位自以为是功臻化境的高手，居然不曾看清天绝谷主是怎么消失的，全都大吃一惊，心中惶惶。

四方八面，远远地传来飘忽不定的连绵鬼啸声，令人闻之毛发森立，心中发虚。

“这老魔可怕。”妙手空空悚然说；“这鬼宅子里根本没有人，咱们走。”

晁凌风已经发现青龙帮的总舵里，不但没有妙手空空在内，也没有天地一笔，重要的人都不在，在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三流人物。

他回头奔返府城，十几里路片刻即到，飞越城关偷渡，三更正刚过而已。

宾阳客店静悄悄，三进院更是寂静如死。

院厅口悬了一盏灯笼，厅内也有一盏长明灯，发出朦胧幽光。

厅门是敞开的，门户洞开任人出入。

晁凌风出现在厅中，信手把长明灯挑亮些。

挪了挪插在腰带上的连鞘长剑，他冷冷一笑向外走。

厅内没有人，没有动静。

但外面的院子里，已有三个黑影站在院中心等候他。

他在两丈外止步，气氛一紧。

冷剑、夜游神、紫霄散仙，侠义柬的三位具名人，宇内五大高手的前三名，那股迫人的气势就可以令胆气不够的人变色却步。

晁凌风不受对方的气势所震撼，他自己的气势足以和对方相抗衡。

“你们摆出已强一弱的局面，委实令在下莫测高深。”晁凌风语气森冷地道：“在下刚从陈公套青龙帮的总舵来，你们那一大伙强硬派的主脑都不在，更令人诧异。在下以为他们潜伏在这附近，但附近并无任何埋伏，诸位到底在弄什么玄虚，在下深感迷惑。”

“晁小友，我这里没有什么玄虚。”冷剑沉静地说：“这次侠义同道聚集武昌，由老朽出面，意在与天绝谷郝谷主了断二十年前的恩怨。因为二十年前天绝谷正邪决战，也是由老年主持其事的。二十载恩怨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老朽要找的人是郝谷主，与你无关。”

“你们不是指证在下是天绝谷的人吗？”

“正相反，老朽认为你只是一个适逢其会的受害人，遗憾的是，阴错阳差，彼此一直没有当面恳谈的机会。老朽承认，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二十年，不是一个短日子，我景青云这种老朽，已经不适宜再在江湖浮沉。对当年自己的所行所事，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和衡量的标准，所以被同道认为是软弱派，已不适于领袖群伦，那些同道们另组强硬派是可以谅解的。”

“你要我相信你的话。”

“晁小友，你曾否给我说话的机会？就以鸚鵡洲之会来说吧！你只与几个抢着发言的人叫嚷，年轻气盛，受不了激就一口承认是天绝谷的人，你要老朽如何向你解释？事情已发生了，我不管你怎样想，反正宾阳客店留下这几个人，他们都不会与你为敌的。”

当然，朋友都是我请来的，他们的行为不论好坏，我都应该负责，你要怎么办，但请明示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一定会让你满意。至于交出百毒无常锺的凶手，非常抱歉，我无能为力，委实查不出这个人的底细，我只能答应你继续查。”

“四海游龙那些人……”

“老弟，你必须明白，鸚鵡洲之会以前所发生的事故，老朽道义在肩必须负责。以后，除了宾阳客店内的十二个人之外，其他的人已非老朽所能控制，与老朽无关。人各有志，正如你所说，他们已非三岁无知孩童，他们的行为该自己负责。老朽要不是守信，在这里等候天绝谷主的回音，早就离开府城回荆门山庄了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的话。”晁凌风的气消了：“你们在这里的人……”

冷剑一打手式，厅内出来了九个人。

所有的人，都没带兵刃。

“我们的目标是天绝谷主，与你无关。”领先到达的定一刀徐二庄主朗声说道：“希望老弟台不介意往昔的误会，除非老弟真是郝谷主的人。”

“我是吗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游僧昙本大声说道：“郝谷主是一代魔中之雄，为人凶暴残忍，但从不玩弄阴谋诡计，是个有担当有气概的汉子。他敢作敢当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决不会派你一个功臻化境的年轻小伙子瞒起身份兴风作浪，这不是他的作风。他建立威望全凭自己的实力，告诉你，天绝谷的人，即使是一个仆役，也不会隐瞒或否认自己的身份。”

“由于他是条汉子，所以老朽愿意在这里等他的回音。”冷剑加以补充道：“老朽相信他是个守信的人。人的一生，能有几个二十年？再不了断这场恩怨，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大家都是来日不多的人啦！呵呵！如果你不嫌麻烦，我可以在黄鹤楼前江湖人注目的地方，请来许多朋友，将宇内第一高手的荣衔公开奉让。”

晁凌风傻了眼，寻仇的希望落空。

